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五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

事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貳佰戶賜紫衣金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 天台 胡三省 音註

魏紀七 起柔兆攝提格盡  
玄默涒灘凡七年

邵陵厲公中

正始七年春二月吳車騎將軍朱然寇祖中 祖讀如  
祖楊正

衡側殺畧數千人而去 幽州刺史毋丘儉以高句

驪王位宮數為侵叛 句如字又音駒驪力  
知翻數所角翻下同督諸軍討

本傳儉進軍泲  
泲水上即今泲  
流河大戰梁  
曰梁音渴即漢

吳赤烏  
九年

遼東西安平  
之安平

吳云九都疑今鴨綠  
江東北唱爾堡地

吳云買溝疑今  
長白山北海蘭河

之位宮敗走儉遂屠九都

高句驪都於九都之下多  
大山深谷母丘儉傳謂懸

車束馬以上九都可知矣唐志自鴨綠江口舟行百  
餘里乃小舫泝流東北行凡五百三十里而至九都

城斬獲首虜以千數句驪之臣得來數諫位宮位宮

不從得來歎曰立見此地將生蓬蒿遂不食而死儉

令諸軍不壞其墓壞音怪不伐其樹得其妻子皆放遣

之位宮單將妻子逃竄儉引軍還未幾復擊之幾居  
豈翻

復扶位宮遂犇買溝後漢書東夷傳買溝婁北沃沮  
之地去南沃沮八百餘里句驪

又翻名城為溝婁杜佑曰北沃沮一名買溝婁又曰高句  
麗居紇升骨城漢為縣屬玄菟郡賜以衣幘朝服鼓

吹常從郡受之後稍驕恣不復詣郡但於東界築小  
城以受之遂名此城為幘溝婁溝婁者高麗名城也

建安中其王伊夷模更作新國都於九都山下在沸  
流水西魏正始中母丘儉屠九都銘不耐城而還又

吳云沃沮疑今吉林  
東南松花江源處

塔  
吳云南慎今安南古

吳云南折今武昌府  
士加魚如西

曰東沃沮在蓋馬大山之東北沃沮一名  
儉遣玄菟  
買溝淩去南沃沮八百餘里與挹婁接

太守王頎追之過沃沮千有餘里  
沃沮之地在蓋馬  
大山之東漢武帝

滅朝鮮開置玄菟郡治沃沮城後玄菟內徙沃沮更  
屬樂浪光武廢省就以其渠帥為縣侯其國小迫於

句驪遂臣屬焉菟同都至肅慎氏南界  
魏東夷挹婁  
翻頎渠希翻沮千余翻

慎氏刻石紀功而還所誅納八千餘口  
言誅殺者及  
納降者總入

千餘口還從論功受賞侯者百餘人  
秋九月吳主

以驃騎將軍步騭為丞相  
妙翻車騎將軍朱然為左

大司馬衛將軍全琮為右大司馬分荊州為二部以

鎮南將軍呂岱為上大將軍督右部自武昌以西至

蒲圻  
水經注陸水出長沙下雋縣西逕蒲圻縣北又  
逕蒲磯山北入大江謂之陸口江水又逕蒲磯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正德九年 吳主孫休

山北對蒲巖洲頭即蒲圻縣治武昌志曰蒲巖山

今在嘉魚縣境蓋蒲圻縣初置于此宋白曰蒲圻縣

漢沙羨縣地吳黃武二年於沙羨縣置以威北將軍

蒲圻縣在荆江口因湖以稱故曰蒲圻

諸葛恪為大將軍督左部代陸遜鎮武昌漢大赦

大司農河南孟光光河南洛陽人於眾中責費禕曰

夫赦者偏枯之物木之一邊碩茂一偏焦槁者謂之

姦惡之人抵法而獲免於罪良善之人受抑而不獲伸故謂之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

也衰敝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權而行之耳今主

上仁賢百僚稱職何有旦夕之急而數施非常之恩

稱尺證翻以惠姦宄之惡乎禕但顧謝踖蹠而已子

六翻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荅曰治世以

漢延熙九年

大德不以小惠

治直之翻

故匡衡吳漢不願為赦

匡衡疏見三十

八卷元帝永光二年吳漢言見四十三卷光武建武二十年

見

先帝亦言吾周旋陳

元方鄭康成間

陳紀字元方鄭玄字康成

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

矣曾不語赦也

治直吏翻

若劉景升季玉父子

劉琮字季玉

歲

歲赦宥何益於治

治直吏翻

由是蜀人稱亮之賢知禕不

及焉

蜀人賢孔明而劣費禕固不特惜赦一事而已

陳壽評曰諸葛亮為

政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

數所角翻下同下遐稼翻

不亦卓乎

吳人不便大錢乃罷之

青龍四年吳鑄大錢一當五百景初二年吳又鑄大錢一

當千

漢主以涼州刺史姜維為衛將軍與大將軍費

禕並錄尚書事

費父

汶山平康夷反維討平之

漢武帝元

吳平康當在四川茂州未詳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正始七年

正始九年

志郡後漢書丹  
駱秉傳晉書地  
志志以靈帝  
立華陽國志作  
安帝立胡漢宋  
志未得其朔

封二年分蜀郡北部置汶山郡宣帝地節三年合蜀

郡蜀又分為汶山郡又立平康縣屬焉杜佑曰汶山

郡今蜀郡西北通化郡地冉駝所居也宋白曰茂州

通化郡古汶山郡劉昫曰維州薛城縣蜀將姜維討

汶山叛羌即此地也今州漢主數出遊觀增廣聲樂

城即姜維故壘汶讀曰岷

太子家令巴西譙周上疏諫曰昔王莽之敗豪桀並

起以爭神器才智之士思望所歸未必以其勢之廣

陋惟其德之厚薄也於時更始公孫述等多已廣大

更工然莫不快情恣欲怠於為善世祖初入河北馮

衡翻異等勸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為者遂務理冤獄崇節

儉北州歌歎聲布四遠於是鄧禹自南陽追之事見

九卷漢更吳漢寇恂素未之識舉兵助之其餘望風

始元年



慕德邳彤耿純劉植之徒至於輿病齋棺襁負而至

不可勝數事並見更始二年彤余中翻勝音升故能以弱為彊而成帝

業及在洛陽嘗欲小出鈹期進諫即時還車鈹期傳曰光武

嘗與期門近出期頓首車前曰臣聞古今之誠變生不意誠不願陛下微行數出帝為之回輿而還鈹音

姚及穎川盜起寇恂請世祖身往臨賊聞言即行事

四十二卷故非急務欲小出不敢至於急務欲自安

不為帝者之欲善如此故傳曰百姓不徒附誠以德

先之也傳直戀翻今漢遭厄運天下三分雄哲之士

思望之時也言思望賢臣願陛下復行人所不能為

者以副人望復扶且承事宗廟所以率民尊上也今

四時之祀。或有不臨。而池苑之觀。或有仍出。臣之愚

滯私不自安。夫憂責在身者。不暇盡樂。樂音洛先帝

之志。堂構未成。書大誥曰。若考作室。既底。乃弗肯堂。矧肯構。誠非盡樂

之時。願省減樂官。後宮凡所增造。但奉脩先帝所施

施式支。翻設也。下為子孫節儉之教。漢主不聽。

八年春正月。吳全琮卒。二月。日有食之。時尚書何

晏等朋附曹爽。好變改法度。太尉蔣濟上疏曰。昔大

舜佐治。戒在比周。舜之佐堯也。驩兜共工。自相稱引。則流放之。讒說殄行。則聖之戒比。

周公輔政。慎於其朋。書洛誥。周

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孔安國注曰。少。子慎其朋。黨少子慎其朋。黨戒其自今已往。夫為國

案此本左氏文六年傳史克語

吳赤烏七年

漢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張其綱維以垂於後豈中下  
之吏所宜改易哉終無益於治適足傷民宜使文武  
之臣各守其職率以清平則和氣祥瑞可感而致也

吳主詔徙武昌宮材瓦繕修建業宮有司奏言武

昌宮已二十八歲吳以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恐不

堪用宜下所在下遐通更伐致伐致謂伐材木而致

也然吳主曰大禹以卑宮為美今軍事未已所在賦斂

斂力若更通伐妨損農桑徙武昌材瓦自可用也乃

徙居南宮三月改作太初宮晉太康地記曰吳有令

諸將及州郡皆義作以下奉上義大將軍爽用何晏鄧颺丁謐

之謀遷太后於永寧宮

據後魏起永寧寺於銅駝街西意即前魏永寧殿故處也

又據陳壽志太后稱永寧宮非徙也意者晉諸臣欲增曹爽之惡以遷字加之耳晉書五行志曰爽遷太

后於永寧宮太后與帝相泣而別蓋亦承晉諸臣所記也專擅朝政朝直多樹親

黨屢改制度太傅懿不能禁與爽有隙五月懿始稱

疾不與政事為司馬懿誅曹爽等張本與讀曰預吳丞相步騭卒

帝好褻近羣小近其遊宴後園秋七月尚書何晏上

言自今御幸式乾殿參考魏晉所記式乾殿當在皇

天下母以乾為式從夫之義也及遊豫後園宜皆從大臣詢謀政事

講論經義為萬世灋冬十二月散騎常侍諫議大夫

孔又上言秦置諫大夫掌論議後漢增為諫議大夫今天下已平陛下可

孔父上言後漢增為讓議大夫

絕後園習騎乘馬寄騎出必御輦乘車天下之福臣

子之願也帝皆不聽吳主大發眾集建業揚聲欲

入寇揚州刺史諸葛誕使安豐太守王基策之安豐縣漢

屬六安國後漢屬廬江郡魏分置基曰今陸遜等已

死孫權年老內無賢嗣中無謀主權自出則懼內釁

卒起卒讀癰疽發潰遣將則舊將已盡新將未信千

余翻將此不過欲補綻支黨綻文澗還自保護耳已

而吳果不出是歲雍涼羌胡叛降漢雍於用翻漢

姜維將兵出隴右以應之與雍州刺史郭淮討蜀護

軍夏侯霸戰于洮西水經注洮水與蜀白水俱出西

史記及海陸本釋又  
綻衣縫解也  
禮記內則衣裘綻裂  
綻自謂衣縫解若  
此補綻者言以補綻為  
義在官定政論補  
綻缺壞枝柱邪傾  
韓愈詩破襖請  
來綻

吳三洮西水出甘肅  
洮州廢後外西傾山北  
徑洮州廢岷州於道州

正始八年延熹十年

漢延熹十年

是蘭州河此之北也  
今華昌府岷州西也

李松雖用老重而論也  
謂之王公文非用官官  
修古文尚事也

水源洮水東流逕吐谷渾中又東逕臨洮安故狄道  
又北至枹罕入于河諸縣皆在洮東若洮西則羌虜  
所居也洮  
土刀翻  
胡王白虎文治無戴等率部落降維維徙

之入蜀蜀志曰居于繁縣據姜維傳則白虎文與治無戴二人也又魏志曹真討破叛胡治元多

蓋諸胡有治姓也淮進擊羌胡餘黨皆平之

九年春二月中書令孫資癸巳中書監劉放三月甲

午司徒衛臻各遜位以疾就第位特進鷄棲樹之言固中而三馬

食一增矣夏四月以司空高柔為司徒光祿大夫徐邈

為司空邈嘆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缺書曰三

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豈可以老病忝之哉忝辱遂固辭

不受五月漢費禕出屯漢中自蔣琬及禕雖身居

漢延熙  
十一年

於外慶賞刑威皆遙先諮斷

斷丁亂翻諮斷者  
諮之使斷決也

然後

乃行禕雅性謙素當國功名畧與琬比

秋九月以

車騎將軍王凌為司空

涪陵夷反

涪陵縣漢屬巴郡蜀分置涪陵

郡唐之涪州宋白曰涪州涪陵郡漢為涪陵縣地蜀

先主以地控江源於此立涪陵郡領漢平漢葭二縣

四夷縣道記云故城在蜀江之南涪江之西其涪江

南自黔中來由城之西泝蜀江十五里有雞鳴峽上

有枳城即漢枳縣也李雄據蜀後枳縣荒廢桓温定

蜀別立枳縣於今郡東北十里周武帝保定四年涪

陵首領田思鶴歸化於故枳城立涪陵鎮隋開皇三

年移漢平縣於鎮城仍改漢平為涪陵縣因鎮為名

唐為涪州元和三年以涪州疆理與黔中接近勅隸

黔中按華陽國志云涪陵巴之南鄙從枳縣入泝涪

水秦司馬錯由之取楚黔中地漢興常為都尉理山

險水灘人多獾蝥唯出丹漆蜜枳縣即涪州所理漢

建安中涪陵謝本以涪陵廣大白州牧劉璋分置丹

興漢葭二縣以為郡璋乃分涪陵立永寧兼丹興漢

通鑑五十二 正始九年 延興二年 兼丹興漢

葭合四縣置屬國都尉理涪陵蜀先主改為郡改永  
 寧曰萬寧又增立漢復縣後主又立漢平縣晉太康  
 地志省丹興縣郡移理漢復又言萬寧在郡南水道  
 九百里其萬寧蓋今費州是蜀後主延熙中涪陵大  
 姓徐巨反鄧芝討平之漢涪陵蓋在今涪州東南三  
 百三十里黔州是其故理在江之東又言漢復縣北  
 至涪陵九十里蓋今黔州所管洪杜縣是其故理又  
 言漢葭在郡東百里澧源出界蓋今州東九十里故  
 黔州城是其丹興縣蓋在今黔州東二百里黔江縣  
 是又按漢平縣在今涪州東百二十里羅浮山之北  
 岷江之南白水入江處側近又按十三州志枳在郡  
 東北涪陵在郡東按今黔州亦與巴郡東南相抵據  
 謝本所論晉志所云今夷費思播及黔府等五州悉  
 是涪陵故地又隋圖經黔中是武陵郡西陽縣地按  
 漢西陽在今溪州犬鄉縣界與黔州約相去千餘里  
 今三亭縣西北九百餘里別有西陽城乃劉蜀所置  
 非漢之西陽隋圖經及貞觀地志並言蜀所置西陽  
 為漢西陽蓋誤認漢涪陵之地也自永嘉後沒於夷  
 獠元魏後圖記不傳至後周田思鶴歸化初於其地  
 立奉州續改黔州大業中又改黔安郡因問隋州郡



名遂與秦漢黔中郡交牙難辨其秦黔中郡理在今辰州西二十里黔中故城是漢改黔中為武陵郡移治義陵即今辰州淑浦縣是後漢移理臨沅即今朗州所理是今辰錦叙獎溪澧朗施八州是秦漢黔中郡地與今黔州及夷費思播隔越峻嶺東有沅江水及諸溪並合而東注洞庭湖嶺西有巴江水一名涪陵江自牂柯北歷播費思黔等州北注岷江以山川言之巴郡之涪陵與黔中故地炳然自分矣漢

車騎將軍鄧芝討平之大將軍爽驕奢無度飲食

衣服擬於乘輿乘繩證翻尚方珍玩充牣其家又私取先

帝才人以為伎樂伎渠綺翻作窟室綺䟽四周窟室掘地為室也賢

曰綺䟽謂鏤為綺文數與其黨何晏等縱酒其中弟羲深以為

憂數涕泣諫止之爽不聽爽兄弟數俱出遊數所角翻司

農沛國桓範謂曰總萬機典禁兵不宜並出若有閉

城門誰復內入者復扶又爽曰誰敢爾邪初清河平

原爭界八年不能決冀州刺史孫禮請天府所藏烈

祖封平原時圖以決之烈祖明帝也封平原王畫壤

天府鄭玄注云掌祖廟之寶藏又賢能之書及功書皆藏于天府爽信清河之訴云

圖不可用禮上疏自辨辭頗剛切爽大怒劾禮怨望

結刑五歲結刑五歲者但結以徒作五歲之罪而久

而復為并州刺史往見太傅懿有忿色而無言懿曰

卿得并州少邪恚理分界失分乎魏并州統太原上

冀州大於諸州并州遠接荒外故意其缺望懿多權

禮曰何明公言之乖也禮雖不德豈以官位往事為

史瓘釋文結結也  
謂刑不解者五歲  
釋送刑法家謂結  
正非名之結非結也  
久而不解作久之

禮曰何明公言之乖也禮雖不德豈以官位往事為  
意邪本謂明公齊蹤伊呂匡輔魏室上報明帝之託

下建萬世之勲今社稷將危天下覓覓覓許拱翻此禮之

所以不悅也因涕泣橫流懿曰且止忍不可忍至此禮入

懿數中矣冬河南尹李勝出為荊州刺史過辭太傅懿懿

令兩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懿不持杯而

飲粥皆流出霑習勝曰眾情謂明公舊風發動魏武之辟

懿也懿辭以風痺故勝以為舊風發動何意尊體乃爾懿使聲氣免屬

詐為羸憊之狀也屬之欲翻說年老枕疾死在旦夕枕之鳩翻君當屈

并州并州近胡近其斬翻好為之備恐不復相見以子師

昭兄弟為託勝曰當還忝本州李勝南陽人故謂荊州為本州非并

州懿乃錯亂其辭曰君方到并州勝復曰當忝荊州

懿曰年老意荒不鮮君言鮮戶買翻曉也今還為本州盛德

壯烈好建功勲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

已離不足慮矣言其形神已離惟尸在而餘殘喘耳他日又向爽等垂

泣曰無聲而出涕曰垂泣太傅病不可復濟令人愴然故爽等

不復設備何晏聞平原管輅明於術數請與相見十

二月丙戌輅往詣晏晏與之論易時鄧颺在坐坐徂卧翻

謂輅曰君自謂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中辭義何也輅

曰夫善易者不言易也晏含笑贊之曰可謂要言不

煩也因謂輅曰試為作一卦為于偽翻知位當至三公不

不讀又問連夢見青蠅數十來集鼻上驅之不去何

也輅曰昔元凱輔舜左傳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

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

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

狸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周公佐周皆以和惠謙恭享

有多福此非卜筮所能明也今君侯位尊執重而懷

德者鮮鮮息畏威者眾殆非小心求福之道也又鼻

者天中之山相書以鼻為天中自唇以上為人中裴

山象故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今青蠅臭惡而集

之位峻者顛輕豪者亡不可不深思也願君侯哀多

益寡哀蒲侯翻與培同取也爾雅哀鳩樓聚也徐云

樓斂也此言晏據權勢揆分為多當思自減損

正始九年延熹十年未烏十二年

也非禮勿履然後三公可至青蠅可驅也颺曰此老

生之常譚輅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譚者見不譚必

見其死也輅還邑舍邑舍平原具以語其舅語牛舅

責輅言太切至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邪舅大怒以

輅為狂吳交趾九真夷賊攻沒城邑交部騷動吳

主以衡陽督軍都尉陸胤為交州刺史安南校尉胤

入境喻以恩信降者五萬餘家州境復清太傅懿

陰與其子中護軍師散騎常侍昭謀誅曹爽懿雖稱

置二子於要地矣

嘉平元年是年四月春正月甲午帝謁高平陵高平陵

吳嘉馬十年

皇高平陵今河南府洛陽縣

帝陵也。水經注：大石山在洛陽南山阿，有魏大將軍

明帝高平陵。孫盛曰：高平陵去洛城九十里。爽與弟中領軍義武衛將軍訓散騎常侍彥皆從。

爽與弟中領軍義武衛將軍訓散騎常侍彥皆從。用大傳懿以皇太后令閉諸城門，勒兵據武庫，授兵

出屯洛水浮橋。水經注：洛城南出西頭第二門曰宣陽門，漢之小苑門也。對閭闔南直洛

水浮。召司徒高柔假節行大將軍事，據爽營。太僕王

觀行中領軍事，據義營。因奏爽罪惡於帝，曰：臣昔從

遼東還，先帝詔陛下秦王及臣升御床，把臣臂，深以

後事為念。事見上卷。明臣言太祖高祖亦屬臣以後

事。屬之欲翻。按晉紀：懿自為文帝所信重，太祖未嘗以後事屬之也。若文帝則以明帝屬懿。此自

陛下所見，無所憂苦。萬一有不如意，臣當以死奉明

詔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

背蒲妹翻陸德明曰顧音古

敗亂國典

內則僭擬外則專權破壞諸營

敗補邁翻壞音怪

盡據禁兵

羣官要職皆置所親殿中宿衛易以私人根據盤互

縱恣日甚又以黃門張當為都監

監古衙翻

伺察至尊離

間二宮

伺相吏翻間古覓翻

傷害骨肉天下洶洶人懷危懼陛

下便為寄坐

寄坐謂雖處天子之位猶寄寓也

豈得久安此非先帝

詔陛下及臣升御牀之本意也臣雖朽邁

朽邁謂年老衰朽日

月已過也敢忘往言太尉臣濟等皆以爽為有無君之心

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求寧宮皇太后令敕臣如奏

施行臣輒敕主者及黃門令罷爽義訓吏兵以俟就



曾文正公不通謂不  
上之帝所也

第不得逗留以稽車駕敢有稽留便以軍灋從事臣

輒力疾將兵屯洛水浮橋伺察非常輒專也懿雖挾太后以臨爽而

其奏自言輒者至再爽得懿奏事不通迫窘不知所

為留車駕宿伊水南水經注來需之水出于半石之山西南流逕大石山又西至高

都城東西入伊水伊水又東北過伊關中又東北至洛陽縣南北入于洛伐木為鹿角發

屯田兵數千人以為衛魏武創業令州郡例置田官故洛陽亦有屯田兵懿

使侍中高陽許允及尚書陳泰說爽宜早自歸罪說

為又使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謂爽唯免官而已翻

魏晉之制有殿中將軍中郎校尉司馬尹大目說爽猶未疑司馬氏也至其追語文欽乃覺耳以洛

水為誓泰羣之子也初爽以桓範鄉里老宿人譙沛國

鄉里也老者也宿舊也於九卿中特禮之然不甚親也及懿起

兵以太后令召範欲使行中領軍範欲應命其子止

之曰車駕在外不如南出範乃出至平昌城門水經注平

昌門故平門也洛城南出西頭第三門城門已閉門候司蕃故範舉吏

也司姓也左傳鄭有司臣範舉手中版示之矯曰有詔召我卿

促開門蕃欲求見詔書以此觀之此時猶用版詔至晉時則有青紙詔矣範

呵之曰卿非我故吏邪何以敢爾乃開之範出城顧

謂蕃曰太傅圖逆卿從我去蕃徒行不能及遂避側

避於道旁也懿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則智矣然駑

馬戀棧豆爽必不能用也駑音奴言爽顧戀室家而慮不及遠必不能用範計

馬總心棧豆爽必不能用也慮不及遠必不能用範計

棧士限翻範至勸爽兄弟以天子詣許昌發四方兵以自

輔爽疑未決範謂羲曰此事昭然卿用讀書何為邪

於今日卿等門戶求貧賤復可得乎復扶又翻且匹夫質

一人尚欲望活此謂漢末劫質也質音致卿與天子相隨令於天

下誰敢不應也俱不言範又謂羲曰卿別營近在闕

南中領軍營懿已遣王觀據之惟別營在耳洛陽典農治在城外洛陽典農中郎

將典農都尉所治也呼召如意今詣許昌不過中宿中宿次宿也左傳曰

命汝三宿汝中宿至陸德明曰中丁仲翻許昌別庫足相被假許昌別庫貯兵甲洛

陽有武庫故曰別庫被假謂授兵也被皮義翻所憂當在穀食而大司農印

章在我身羲兄弟默然不從自甲夜至五鼓甲夜初夜也夜

直五二二五嘉平二年延鳳平二年未馬千二

有五更一更為甲夜二更為乙夜三更為丙夜四更為丁夜五更為戊夜

爽乃投刀於地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

范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猪犢耳曹真字子丹猪與豚同何圖今日坐汝等

族滅也爽乃通懿奏事白帝下詔免已官奉帝還宮

爽兄弟歸家懿發洛陽吏卒圍守之洛陽令所主吏卒也四角

作高樓令人在樓上祭視爽兄弟舉動爽挾彈到後

園中彈徒案翻樓上便唱言故大將軍東南行爽愁悶不知

為計戊戌有司奏黃門張當私以所擇才人與爽疑

有姦收當付廷尉考實辭云爽與尚書何晏鄧颺丁

謚司隸校尉畢軌荊州刺史李勝等陰謀反逆須三

月中發於是收爽義訓晏颺謚軌勝并桓範皆下獄

劾以大逆不道下遐稼翻劾戸與張當俱夷三族考

異曰魏氏春秋曰宣王使晏典治爽等獄晏窮治黨與冀以獲宥宣王曰凡有入族晏疏丁鄧等七姓宣

王曰未也晏窮急乃曰豈謂晏乎宣王曰是也乃收晏按宣王方治爽黨安肯使晏典其獄就令有之晏

豈不自知與爽最親而冀獨免乎此殆孫盛承說者之妄耳初爽之出也司馬魯

芝留在府聞有變將營騎斫津門出赴爽營騎大將軍營騎士

也津門洛城南出西頭第一門也亦曰建城門騎奇寄翻及爽解印綬綬音受將出

主簿楊綜止之曰公挾主握權捨此以至東市乎言必

將見誅於市也有司奏收芝綜治罪治直翻太傅懿曰彼各為

其主也為于偽翻宥之頃之以芝為御史中丞綜為尚書

郎魯芝將出呼參軍辛敞欲與俱去敞毗之子也其

姊憲英為太常羊耽妻敞與之謀曰天子在外太傅

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爾猶云憲

英曰以吾度之度徒洛翻太傅此舉不過以誅曹爽耳敞

曰然則事就乎憲英曰得無殆就也殆近爽之才非太

傅之偶也偶匹也敞曰然則敞可以無出乎憲英曰安

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難乃旦翻猶或郵

之為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莫大焉且為人任為人

死親昵之職也昵尼質翻左傳晏子曰君為社稷死

之昵私愛也此言親者則可為之死從眾而已敞遂出事定

之呢私愛也此言親者則可為之死從眾而已尚遂出事定

之後啟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幾居希翻先是爽辟

王沈及太山羊祜沈勸祜應命祜曰委質事人復何容

易先悉薦翻沈持林翻下同質沈遂行及爽敗沈以

故吏免乃謂祜曰吾不忘卿前語祜曰此非始慮所及

也言始慮亦不料爽至此爽從弟文叔妻夏戾令女

夏戾氏之女名早寡而無子其父文寧欲嫁之令女

刀截兩耳以自誓居常依爽爽誅其家上書絕昏強

迎以歸復將嫁之強其兩翻復令女竊入寢室引刀

自斷其鼻斷丁管翻其家驚惋惋烏貫翻謂之曰人生世

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至自苦乃爾且夫家夷滅已

通五十一 嘉平元年 延熹三年 赤烏十二年

盡守此欲誰為哉為于偽翻令女曰吾聞仁者不以盛衰

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

况今衰亡何忍棄之此禽獸之行吾豈為乎司馬懿聞

而賢之聽使乞子字養為曹氏後何晏等方用事自

以為一時才傑人莫能及晏嘗為名士品目曰唯深

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幾也故能成

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

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欲以神况諸已也夏侯玄字泰初

司馬師字子元晏引易大傳之辭以為品目幾居希翻選部郎劉陶睦之子也

少有口辯少詩照翻鄧颺之徒稱之以為伊呂陶嘗謂傳



玄曰仲尼不聖何以知之智者於羣愚如弄一丸於

掌中而不能得天下何以爲聖玄不復難難乃但語

之曰語牛天下之變無常也今見卿窮及曹爽敗陶

退居里舍乃謝其言之過管輅之舅謂輅曰爾前何

以知何鄧之敗輅曰鄧之行步筋不束骨脉不制肉

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爲鬼躁何之視候則覓不守

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槁木此爲鬼幽二者皆

非遐福之象也管輅之與何鄧言也其陳義近於古

者之說耳何前何晏性自喜喜許粉白不去手以自

後之相矣也也行步顧影尤好老莊之書好呼與夏侯玄荀粲及

通五七二五嘉平元年延熹九年未鳥十三年

山陽王弼之徒競為清談祖尚虛無謂六經為聖人

糟粕莊子曰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

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

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矣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

死矣糟酒滓也司馬云爛食曰粕又云糟爛為

粕許慎曰粕已漉龕糟也音匹各翻又普白翻由是

天下士大夫爭慕效之遂成風流不可復制焉清談

始此粲或之子也 丙午大赦 丁未以太傅懿為丞

相加九錫懿固辭不受 初右將軍夏侯霸為曹爽

所厚以其父淵死於蜀事見六十八卷漢獻常切齒

有報仇之志為討蜀護軍屯於隴西統屬征西屬征

軍府征西將軍夏侯玄霸之從子爽之外弟也曹氏

所統征西將軍夏侯玄之從子爽之父也夏族

氏之出也玄父尚又娶於爽既誅司馬懿召玄詣京

曹氏故玄於爽為外弟師為後司馬師殺玄張本以雍州刺史郭淮代之霸素與淮不

叶以為禍必相及大懼遂犇漢漢主謂曰卿父自遇

害於行間耳行戶剛翻非我先人之手刃也遇之甚厚姜

維問於霸曰司馬懿既得彼政當復有征伐之志不

復扶又翻不讀曰否霸曰彼方營立家門未遑外事有鍾士季

者其人雖少少詩照翻若管朝政吳蜀之憂也朝直遙翻士季者

鍾繇之子尚書郎會也為司馬昭用會以伐蜀張本三月吳左

大司馬朱然卒然長不盈七尺氣候分明內行脩潔

行下孟翻終日欽欽若在戰場毛萇曰欽欽言使人樂進也臨急膽定

吳赤烏十二年

通志卷之二十一 嘉平元年 延保元年 赤烏三年

過絕於人雖世無事每朝夕嚴鼓嚴鼓疾擊鼓也今人謂之播鼓兵

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以此玩敵使不知所備故出輒

有功雖不出兵而常為行備敵人之覘然寢疾增篤

吳主晝為減膳夜為不寐為于偽翻下同中使醫藥口食之

物相望於道然每遣使表疾病消息吳主輒召見口

自問訊入賜酒食出賜布帛及卒吳主為之哀慟

夏四月乙丑改元曹爽誅後方改元嘉平曹爽之在伊南也

昌陵景侯蔣濟與之書謚法由義而濟曰景景首意大慮曰景言太傅之

旨不過免官而已爽誅濟進封都鄉侯上䟽固辭不

許濟病其言之失以失言於爽為已病也遂發病丙子卒秋

吳昌陵景侯

漢新平軍姜維寇雍州山陰一戎魏山蓋在羌

麴山在平昌府  
岷州 平昌在平昌府  
岷州東

漢衛將軍姜維寇雍州依麴山築二城麴山蓋在羌中魏雍州西

南界據郭淮傳麴山在翅上翅為翅也為翅要地也魏屯兵守之使牙門將句安李

歆等守之句音鉤又古候翻姓也姓譜句芒氏聚羌

胡質任侵偪諸郡質音致征西將軍郭淮與雍州刺史

陳泰禦之泰曰麴城雖固去蜀險遠當須運糧羌夷

患維勞役必未肯附今圍而取之可不血刃而拔其

城雖其有救山道阻險非行兵之地也淮乃使泰率

討蜀護軍徐質南安太守鄧艾進兵圍麴城斷其運

道及城外流水安等挑戰不許斷丁管翻挑徒了翻將士困窘

分糧聚雪以引日月窘巨隕翻維引兵救之出自牛頭山

漢延熙十年

通鑑卷之五十五 魏書卷之五十五 延熙十年

牛頭山在引地形志五代  
去卷云在成州非善  
在禮部西南  
曰云牛頭山在成州西

章之渠洮河在岷州東  
北准軍洮水將截牛  
頭山

白水今在成州西固廳  
南今之美水下涼白  
水也

吳云白水出甘肅岷州

東北羅福普刺山即

西傾山也經西固廳

岷州又於那化入西漢

水即也此白水在

正史卷之五

牛頭山蓋在洮水之南以形名山魏收地形志後魏  
真君四年置仇池郡治階陵縣縣有牛頭山五代志

牛頭山在成與秦相對秦曰兵灋貴在不戰而屈人

州上祿縣界與秦相對秦曰兵灋貴在不戰而屈人  
孫子曰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  
也不戰而屈人善之善者也  
今絕牛頭維無反道

則我之禽也敕諸軍各堅壘勿與戰遣使白淮使淮

趣牛頭截其還路趣七喻翻淮從之進軍洮水洮土刀翻維懼

遁走安等孤絕遂降淮因西擊諸羌鄧艾曰賊去未

遠或能復還復扶又翻宜分諸軍以備不虞於是留艾屯

白水北水經注白水出隴西臨洮縣西南西傾山東

故以三日維遣其將廖化自白水南向艾結營廖力

今力艾謂諸將維今卒還卒讀吾軍人少少詩照翻灋當

來度而不作喬北佳更山寺五不尋最佳公自東

西陵山角也往西曰陵  
涿城在岷州北  
吳之涿城在今涿  
州靡西南

涿城在岷州北

吳之涿城在今涿  
州靡西南

平阿今屬陽府  
之懷遠也

白馬今衛輝府  
滑州

來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化持吾令不得還維必自東

襲取涿城涿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即夜潛軍徑

到維果來渡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敗漢軍遂還 充

州刺史令狐愚

姓譜周文王之子高封於畢其後有畢萬萬子犇封於魏為魏氏犇子顛

封於令狐為令狐氏令力呈翻

司空王凌之甥也屯於平阿水經注

當塗縣北又北沙水注之淮之西有平阿淮水過縣故城晉志平阿縣屬淮南郡有塗山甥舅並典

重兵專淮南之任凌與愚陰謀以帝闇弱制於彊臣

聞楚王彪有智勇欲共立之迎都許昌九月愚遣其

將張式至白馬與彪相聞

楚王彪武帝子黃初三年徙王白馬白馬縣屬東郡

凌又遣舍人勞精詣洛陽

勞姓也精名也姓譜其先居東海勞山因氏焉後漢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魏紀五 王凌傳

有琅邪勞丙

語其子廣

語牛倨翻

廣曰凡舉大事應本人情曹

爽以驕奢失民何平叔虛華不治

何晏字平叔

丁畢桓鄧

雖並有宿望皆專競於世加變易朝典

朝直遙翻下同

政令數

改

數所角翻

所存雖高而事不下接

言雖存心於高曠而不切事情與下不接

也民習於舊眾莫之從故雖勢傾四海聲震天下同

日斬戮名士減半而百姓安之莫之或哀失民故也

今司馬懿情雖難量

量音良

事未有逆而擢用賢能廣

樹勝已

謂蔣濟高柔孫禮陳泰郭淮鄧艾等

脩先朝之政令

朝直遙翻

副眾

心之所求爽之所以為惡者彼莫不必改

必當作畢

夙夜

匪懈以恤民為先

懈古隘翻

父子兄弟並握兵要未易亡



也易以凌不從 冬十一月令狐愚復遣張式詣楚

王復扶未還會愚病卒 十二月辛卯即拜王凌為

太尉即拜者就壽庚子以司隸校尉孫禮為司空

光祿大夫徐邈卒邈以清節著名盧欽嘗著書稱邈

曰徐公志高行潔行下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

狷狷吉潔而不介博而守約猛而能寬聖人以清為

難而徐公之所易也易以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

人以為通自為涼州刺史明帝太和初邈及還京師

人以為介何也欽荅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

清素之士于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事見六十五

通五十一 漢獻帝建

安十三年毛玠字

孝先崔琰字季珪

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為通比

來天下奢靡轉相倣效

比毗寐翻近也此來猶言近來也

而徐公雅

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

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欽毓之子也

毓余六翻

一年夏五月以征西將軍郭淮為車騎將軍初會

稽潘夫人有寵於吳主

會古外翻

生少子亮

少詩照翻

吳主愛

之矣公主既與太子和有隙

事見上卷正始六年

欲豫自結數稱

亮美以其夫之兄子尚女妻之

為後孫綝殺尚廢亮遷全公主張本數所

角翻妻七細翻

吳主以魯王霸結朋黨以害其兄心亦惡之

惡烏謂侍中孫峻曰子弟不睦臣下分部

分部謂各分部黨若

吳赤烏十三年

亞鳥謂侍中孫峻曰子弟不睦臣下分部

漢甘陵將有袁氏之敗事見六十四卷建安七年為天下笑若使

一人立者安得不亂乎遂有廢和立亮之意然猶沈

吟者歷年沈吟者欲決而未決之意峻靜之曾孫也

孫靜堅之季弟見六卷建安元年秋吳主遂幽太子和驃騎將軍

朱據諫曰太子國之本根加以雅性仁孝天下歸心

昔晉獻用驪姬而申生不存注已見前漢武信江充而戾

太子寃死事見二十二卷漢武帝征和二年臣竊懼太子不堪其憂

雖立思子之宮無所復及矣吳主不聽據與尚書僕

射屈晃屈居勿翻率諸將吏泥頭自縛連日詣闕請和吳

主登白爵觀見甚惡之白爵觀在建業宮中觀古玩翻救據晃等無

嘉平二年延熹十三年赤烏十三年

此為明代休關廷杖  
之先聲

故障今湖州府安吉  
也

事忽忽忽忽不急遽無難督陳正五營督陳象各上書

切諫吳主置左右無難營兵又據晃亦固諫不已吳

主大怒族誅正象牽據晃入殿據晃猶口諫叩頭流

血辭氣不撓撓奴教翻吳主杖之各一百左遷據為新都

郡丞晃斥歸田里羣司坐諫誅放者以十數遂廢太

子和為庶人徙故鄣故鄣縣屬丹陽郡賢曰秦鄣郡所治也在今湖州安吉縣界師

古曰鄣音章賜魯王霸死殺楊竺流其尸於江又誅全寄

吳安孫竒皆以其黨霸譖和故也黨霸譖和事見上卷正始六年初

楊竺少獲聲名少詩照翻而陸遜謂之終敗勸竺兄穆令

與之別族別彼列也及竺敗穆以數諫戒竺得免死數所

與之別族翻彼列也及卒敗穆以數諫戒竺得免死

角朱據未至官中書令孫弘以詔書追賜死 冬十

月廬江太守文欽偽叛以誘吳偏將軍朱異誘音西欲

使異自將兵迎己異知其詐表吳主以為欽不可迎

吳主曰方今北土未一欽欲歸命宜且迎之若嫌其

有譎者譎古穴翻但當設計網以羅之盛重兵以防之耳

乃遣偏將軍呂據督二萬人與異并力至北界北界謂魏

吳分界之地在魏廬江郡南於吳為北 欽果不降降戶江翻異桓之子據範

之子也 十一月大利景族孫禮卒據孫禮傳禮封大利亭侯

吳主立子亮為太子 吳主遣軍十萬作堂邑塗塘

以淹北道堂邑縣前漢屬臨淮郡後漢屬廣陵郡魏吳在兩界之間為棄地賢曰堂邑今揚州

大利今利平府

吳之除水出廬州府合把都東南注金椒除州六合入江比塞今六合

角三五二二五 嘉平二年 延熙二年 赤烏十三年

淹也以下作涂作徐作  
塗皆同游字

巫今巫縣 秭歸今  
歸州

夷陵今宜昌府

正監一三五

二二二

六合縣杜佑曰揚州六合縣春秋楚之棠邑漢為堂  
邑淹北道以絕魏兵之窺建業吳主老矣良將多死  
為自保之規摹而已  
十二月甲辰東海定王霖卒

塗當作涂讀曰滁  
謚法純行不奕曰  
定安民法古曰定  
征南將軍王昶上言孫權流放

良臣良臣謂朱據適庶分爭適讀曰嫡可乘釁擊吳朝廷

從之遣新城太守南陽州秦襲巫秭歸州姓也秦名

風俗通云其先食也晉有州綽荆州刺史王基向夷陵魏荆州刺

采於州因氏焉史與征南相向江陵引竹緮為橋渡水擊之緮居

府並屯宛時登翻相向江陵引竹緮為橋渡水擊之緮居

已徙屯新野大索也吳引沮漳之水浸江陵以北吳大將施績夜

遁入江陵績朱然之子也然本施氏朱治以相欲引  
致平地與戰乃先遣五軍案大道發還使吳望見而

致平地與戰乃先遣五軍案大道發還使吳望見而

吳云西平即卷三十九之  
西平案以西平似非  
汝官兩府之西平也

二月宋李作三月

涂水今滁水自合肥全椒  
滁江浦六合入江塞  
以為橋便限敵

史昭釋文涂同都切  
水名出漢益州牧靡  
南山西北至越嶲入  
麗水出馬湖合岷江  
釋送涂水在堂邑  
今滁州滁河涂讀  
曰滁即去年吳主

喜又以所獲鎧馬甲首環城以怒之鎧可亥翻設伏

兵以待之績果來追相與戰大破之斬其將鍾離茂

許旻漢姜維復寇西平不克復扶又翻

二年春正月王基州泰擊吳兵皆破之降者數千口

二月以尚書令司馬孚為司空夏四月甲申以

王昶為征南大將軍以破吳兵進律也壬辰大赦太尉王

凌聞吳人塞涂水即前所作堂邑塗塘也楊正衡曰

塞悉則翻欲因此發兵大嚴諸軍表求討賊詔報不聽凌

遣將軍楊弘以廢立事告兖州刺史黃華華弘連名

以白司馬懿懿將中軍乘水道討凌先下赦赦凌罪

吳太  
元五年

嘉平三年延熹十四年吳太元五年

遺軍所佔堂邑淮陰  
傳馬者漢漢添土  
於塗下為塗  
百尺堰築水入穀之  
堰在陳州府東  
吳云百尺在今穎州  
府阜陽物

邱頭今沈邱東北  
沈邱屬陳州府

淮中在穎州府城上  
吳云此淮水在陳州  
府沈邱縣南者

又為書諭凌已而大軍掩至百尺

水經注沙水東南  
過陳縣又東南流

注于穎謂之交口水次有大堰即古百尺堰司馬宣  
王討王凌大軍掩至百尺即此地杜佑曰百尺在陳  
州宛丘縣不意其至而曰掩至掩者掩其  
不備也我朝析汝陰之百尺鎮置萬壽縣凌自知

執窮乃乘船單出迎懿遣掾王或謝罪送印綬節鉞

掾俞懿軍到丘頭水經穎水過南頓縣又東逕丘頭  
綽翻面縛於此故號武丘杜凌面縛水次懿承認遣主簿

解其縛凌既蒙赦加恃舊好不復自疑好呼到翻  
復扶又翻徑

乘小船欲趨懿趨遼懿使人逆止之住船淮中水經  
注穎

水自丘頭東南至慎縣又東相去十餘丈凌知見外

南入于淮懿蓋進軍已近淮乃遙謂懿曰卿直



府沈邱縣南者

趨懿懿同為公初以為蒙赦而欲乃遙謂懿曰銀直

以折簡召我我當敢不至邪而乃引軍來乎懿曰以

卿非肯逐折簡者故也古者簡長二尺四寸短者半

蓋單執一札謂之簡折簡者折半之簡言其禮輕也

又按南史孔闇為孔珪草表珪以示謝朓朓嗟吟良

久手自折凌曰卿負我懿曰我寧負卿不負國家遂

遣步騎六百送凌西詣京師自潁河泝流凌試索棺

釘以觀懿意懿命給之給棺釘者示之以必五月甲

寅凌行到項遂飲藥死懿進至壽春張式等皆自首

首式懿窮治其事治直諸相連者悉夷三族發凌愚

冢剖棺暴尸於所近市三日近其燒其印綬章服親

土埋之孟子曰比化者毋使土親初令狐愚為白衣

全祖望曰索灰釘  
事必出史之証  
通鑑誤采之

項今項城縣屬陳州府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魏志平三年

延熹四年吳太元元年

時常有高志衆人謂愚必與令狐氏令力呈翻族父弘農

太守邵獨以為愚性倜儻倜他歷翻倜儻卓異也不脩德而願

大必滅我宗愚聞之心甚不平及邵為虎賁中郎將

而愚仕進已多所更歷更工衡翻所在有名稱稱昌孕翻凡名號謂

之稱孟子題辭曰子者男子之通稱愚從容謂邵曰從千容翻先時聞大人

謂愚為不繼先悉薦翻今竟云何邪邵熟視而不荅私謂

妻子曰公治性度猶如故也令狐愚字公治以吾觀之終當

敗滅但不知我父當坐之不邪不讀曰否將逮汝曹耳邵

沒後十餘年而愚族滅此晉人作魏史所書云爾愚在兗州辟山

陽單固為別駕單音善與治中楊康並為愚腹心及愚

史略釋文單多  
字美切姓也雜誤  
單姓之字在自善  
姓死出於周卿士

單三義公之後自拓跋  
魏興于代北其部帥  
有可單氏後孝文遷  
洛改為單氏是後魏  
太和之後始有都塞之  
單姓此時安有此姓

固云魏解本信故云

卒康應司徒辟至洛陽露愚陰事愚由是敗懿至壽

春見單固問曰令狐反乎曰無有楊康白事事與固

連康所白愚陰事遂收捕固及家屬皆繫廷尉考實

數十固固云無有上固其名下懿錄楊康錄收與固

對相詰詰去固辭窮乃罵康曰老傭傭崔也奴僕受

猶言老既負使君又滅我族使君謂令顧汝當活邪

康初自冀封侯後以辭頗參錯言獄辭與單亦并斬

之臨刑俱出獄固又罵康曰老奴汝死自分耳分扶

若令死者有知汝何面目以行地下乎詔以楊州刺

史諸葛誕為鎮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王凌死而

通鑑卷七十五 魏志 延康元年 吳太元二年

誕亦終於為魏以司馬懿之明達豈不知  
誕之乃心魏氏哉大敵在境帥難其才也  
吳主立

潘夫人為皇后大赦改元太元 六月賜楚王彪死

盡錄諸王公置鄴使有司察之不得與人交關慮復如楚

王彪為變也 秋七月壬戌皇后甄氏殂甄之 辛未以

司馬孚為太尉 八月戊寅舞陽宣文侯司馬懿卒

史以懿死為王凌之崇信乎儻其果能然固忠詔以

其子衛將軍師為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魏晉之制

衛將軍伏波撫軍都護鎮軍中軍四征四鎮龍驤典驃騎車騎

軍上軍輔國等大將軍位皆從公至錄尚書事則專制朝

政矣 初南匈奴自謂其先本漢室之甥因冒姓劉  
氏太祖留單于呼厨泉於鄴分其眾為五部居并州

千寶晉紀曰太傅有疾  
夢王凌賈逵為崇

事見六十七卷 漢獻 王為單于 夫羅之

境内事見六十七卷漢獻帝建安二十一年左賢王豹單于於扶羅之

子也為左部帥部族最彊帥所類翻城陽太守鄧艾前漢置城

陽國後漢省入琅邪國魏武帝平青州復置城陽郡上言單于在內羌夷失統

合散無主今單于之尊日疏而外土之威日重謂南單于

留鄴雖有尊名日與部落疏而左賢王豹居外部族最彊其威日重也則胡虜不可不

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為二國以分其

勢去卑功顯前朝謂去卑侍衛漢獻帝東還也事見六十一卷興平二年朝直遙翻

而子不繼業宜加其子顯號使居鴈門離國弱寇離

者離匈奴劉豹之國為二也追錄舊勳此御邊長計也又陳羌胡

與民同處者處昌呂翻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表外也使居編民之

案此注以崇古而致

外以崇廉恥之教塞姦宄之路塞悉則翻司馬師皆從之

鄧艾所陳先於徙戎論司馬師既從之矣然卒不能杜其亂華之漸抑所謂漸出之者行之而不究邪豈

天將啓胡羯氏羌非人之所能為也吳立節中郎將陸抗屯柴桑詣

建業治病病差差楚懈翻當還吳主涕泣與別謂曰

吾前聽用讒言與汝父大義不篤以此負汝前後所

問一焚滅之莫令人見也一焚滅之言一切悉焚滅之也責問陸遜事見上卷

正始六年是時吳主頗寤太子和之無罪冬十一月吳主

祀南郊還得風疾欲召和還全公主及侍中孫峻中

書令孫弘固爭之爭者恐和復立為已患也乃止吳主以太子亮

幼少議所付託孫峻薦大將軍諸葛恪可付大事此時

幼少議所付託孫峻薦大將軍諸葛恪可付大事時

通吳國上下皆以恪為才而峻薦之峻本無殺恪之心也恪死於峻手其罪在恪峻既竊權授之弟繚以亂吳國其罪在峻讀史者其審諸吳主嫌恪剛很自用很戶翻峻曰當

今朝臣之才無及恪者乃召恪於武昌恪將行上大

將軍呂岱戒之曰世方多難難乃旦翻子每事必十思恪

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思可矣見論語季文子

魯大夫季孫行父也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無以荅時

咸謂之失言 虞喜論曰夫託以天下至重也以人

臣行主威至難也兼二至而管萬機能勝之者鮮矣

勝音升鮮息淺翻呂侯國之元者元者猶言元老也志度經遠甫以

十思戒之而便以示劣見拒此元遜之䟽機神不俱

通鑑卷之六十五 魏志 孫資 孫資 孫資 孫資 孫資

者也

諸葛恪字元遜疏讀曰踈機者逢事會而發神者人之靈明逢事會而靈明無以應之則為不

俱若因十思之義廣諮當世之務聞善速於雷動從

諫急於風移豈得墮身殿堂死於凶豎之刃

謂恪後為孫峻

所殺也

世人竒其英辯造次可觀

造七到翻

而哂呂侯無對

為陋

哂矢忍翻

不思安危終始之慮是樂春藻之繁華

樂音

洛

忘秋實之甘口也昔魏人伐蜀蜀人禦之精嚴垂

發而費禕方與來敏對基意無厭倦敏以為必能辦

賊

事見上卷正始五年

言其明略內定貌無憂色也况長寧以

為君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論語記孔子之言而所謂

長寧者未知其為誰也

蜀為葦爾之國

葦祖外翻

而方向大敵所規



筆以則謝安  
圍棋亦後塔  
情餘說

所圖唯守與戰何可矜已有餘晏然無戚斯乃禕性

之寬簡不防細微卒為降人郭偕所害偕當作脩注見後卒子恤

翻豈非兆見於彼而禍成於此哉見賢往聞長寧之

甄文偉甄別也今覩元遜之逆呂侯二事體同皆足以

為世鑒也 恪至建業見吳主於卧内受詔牀下以

大將軍領太子太傅孫弘領少傅詔有司諸事一統

於恪惟殺生大事然後以聞為制羣官百司拜揖之

儀各有品序諸葛恪本盛氣者也吳主既任之又為制百司拜揖之儀品是其氣愈盛矣使

無東關之捷合肥之敗恪亦不能濟吳之國事也為于偽翻又以會稽太守北海

滕胤為太常胤吳主婿也為恪胤皆敗張本會古外翻十二月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吳主孫休三年 延熹元年 十二月

漢書今保節府昭化

此言氣者得毋陳祗黃皓使師

虎林今池州府貴池也  
案虎林城在襄北水東北二十五里見長安志

以光祿勳滎陽鄭冲為司空 漢費禕還成都費父

望氣者云都邑無宰相位乃復北屯漢壽以禕之才識乃復信

望氣者之說邪葭萌縣漢屬廣漢郡蜀先主改曰漢壽縣屬梓潼郡 是歲漢尚書令

呂乂卒以侍中陳祗守尚書令祗為尚書令黃皓自此愈用事矣

四年春正月癸卯以司馬師為大將軍 吳主立故

太子和為南陽王使居長沙仲姬子奮為齊王居武

昌王夫人子休為琅邪王居虎林虎林濱大江吳置督守之其後孫綝

遣朱異自虎林襲夏口兵至武昌而夏口督孫壹奔魏則虎林又在武昌之下 二月立皇

后張氏大赦后故涼州刺史既之孫東莞太守緝之

女也東莞縣漢屬琅邪郡魏分為郡沈約曰晉武帝泰始元年分琅邪立東莞郡當是魏既分而復

史記釋文東莞漢琅邪郡也入三國志

漢延熹  
七年

郡教分爲東其元  
郡其地在淮外  
吳守江而已安  
能越淮而有東  
其邪

合於琅邪晉又召緝拜光祿大夫爲下司馬師吳

改元神鳳大赦吳潘后性剛戾吳主疾病后使人

問孫弘以吕后稱制故事左右不勝其虐勝音伺其

昏睡縊殺之託言中惡縊於賜翻又於計翻中惡後

事泄坐死者六七人斯事也實吳用事之臣所爲也

相與從史爲之安有不勝其虐而縊殺之之理吳史

緣飾後人遂因而書之云爾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

書誠哉吳主病困召諸葛恪孫弘滕胤及將軍吕據侍

中孫峻入卧内屬以後事屬之夏四月吳主殂年七

孫弘素與諸葛恪不平懼爲恪所治治直祕不發喪

欲矯詔誅恪孫峻以告恪恪請弘咨事謀事於坐中

吳太元  
二年

殺之坐徂乃發喪謚吳主曰大皇帝沈約曰謚大

子亮即位孫亮字子明權少子大赦改元建興閏月

以諸葛恪為太傅滕胤為衛將軍呂岱為大司馬恪

乃命罷視聽息校官吳主權置校官典校諸官府及

校官即所謂原逋責除關稅古者關譏而不征後世

也除之崇恩澤眾莫不悅恪每出入百姓延頸思見

其狀恪不欲諸王處濱江兵馬之地處昌乃徙齊王

奮於豫章琅邪王休於丹陽奮休皆吳主奮不肯徙

恪為牋以遺奮曰遺于帝王之尊與天同位是以家

天下臣父兄仇讎有善不得不舉親戚有惡不得不

不少月從下宋本有  
又數越法度五字

天下臣父兄仇讎有善不得與親戚有惡不得

誅所以承天理物先國後家先後皆去聲蓋聖人立制百

代不易之道也昔漢初興多王子弟至於大彊輒為

不軌上則幾危社稷謂吳楚七國淮南濟北燕廣陵也王于况翻幾居希翻下

則骨肉相殘謂如廣川王去之類其後懲戒以為大諱自光武

以來諸王有制惟得自娛於宮內不得臨民干與政

事其與交通皆有重禁光武設科禁藩王不得交通賓客干與讀曰預遂以

全安各保福祚此則前世得失之驗也大行皇帝覽

古戒今防牙過萌牙與芽同慮於千載載于亥翻是以寢疾之

日分遣諸王各早就國詔策勤渠科禁嚴峻其所戒

敕無所不至誠欲上安宗廟下全諸王各早就國承

各早就國四字複纏嚴  
校據元別本張校據  
此字與下承字屬為句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漢紀六十五 吳漢建武二年

無凶國害家之悔也書洪範曰凶于而國害于而家承當作求大王宜上

惟太伯順父之志周太王三子長曰太伯次曰仲雍次曰季歷季歷之子曰昌有聖德

太王欲傳國季歷以及昌太伯仲雍遂逃之荆蠻讓國季歷以成父之志惟思也中念河間

獻王東海王彊恭順之節漢河間獻王德於武帝兄弟也東海王彊於明帝異母

兄也二王之事二帝極為恭順事並見漢紀下存前世驕恣荒亂之王以

為警戒而聞頃至武昌以來多違詔敕不拘制度擅

發諸將兵治護宮室治直之翻又左右常從有罪過者當

以表聞公付有司而擅私殺事不明白吳諸王有常從吏兵置常從

督以領之明顯也白奏也謂不顯中書楊融親受詔

奏其罪而擅殺之也從才用翻當如我何聞

敕所當恭肅乃云正自不聽禁謂不聽禁約也

此之日小大驚怪莫不寒心里語曰明鑑所以照形

古事所以知今大王宜深以魯王為戒謂魯王改易

其行行下戰戰兢兢盡禮朝廷如此則無求不得若

棄忘先帝灋教懷輕慢之心臣下寧負大王不敢負

先帝遺詔寧為大王所怨疾豈敢忘尊主之威而令

詔敕不行於藩臣邪向使魯王早納忠直之言懷驚

懼之慮驚當則享祚無窮豈有滅亡之禍哉夫良藥

苦口唯病者能甘之忠言逆耳唯達者能受之今者

恪等悽悽悽盧侯翻悽欲為大王除危殆於萌牙為

偽翻廣福慶之基原是以不自知言至至極也願蒙三

通鑑卷之五十五 嘉平三年 延熹二年 建興元年

吳之東與在今廬州府之巢如

胡孟白注言高湖內之船所敗句不明辨吳案東與堤以過巢湖欲使水不汎濫也敗以船得去隄防使水東溢已船得返使敵易好追也

吳之兩城者東城在巢如南曰東關西城在廬州府廬江界

思王得牋懼遂移南昌南昌縣豫章郡治所初吳大帝築東

興隄以遏巢湖吳主權黃龍二年築東興隄其後入寇淮南敗以

內船遂廢不復治謂正始二年芍陂之敗也遏巢湖所以利舟師而反為湖內之船所

敗故廢而不治復扶又翻治直之翻冬十月太傅恪會眾於東興更作

大隄左右結山俠築兩城今柵江口有兩山需須山在和州界謂之東關七寶

山在無為軍界謂之西關兩山對峙中為石梁鑿石通水唐志廬州巢縣東南四十里有故東關俠讀曰

夾古者俠夾二字通漢靈帝光和二年華山亭碑其文有云吏卒俠路晉宋書諸正有俠轂隊皆以夾為

俠各留千人使將軍全端守西城都尉留略守東城

留姓也漢功臣表有疆圉侯留肱姓譜曰衛大夫留封人之後漢末避地會稽遂居東陽為郡豪族引

軍而還鎮東將軍諸葛誕言於大將軍師曰今因吳

曾文曰東興堤成湖出湖外之船亦不得入吳寇淮南曰其堤內船以湖內敗毀也注云納胡注矣



軍而還鎮東將軍諸葛誕言於大將軍師曰今因吳

內侵使文舒逼江陵仲恭向武昌

王昶字文舒母  
丘儉字仲恭

以

羈吳之上流然後簡精卒攻其兩城比救至可大獲

也

比必寐翻

是時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

將軍毋丘儉等各獻征吳之計朝廷以三征計異

漢置

四征將軍謂征東征西征南征北也其後又置四鎮將軍有功進號則自鎮為征毋丘儉方為鎮南而曰

三征史詔問尚書傅嘏嘏對曰議者或欲汎舟徑濟

橫行江表或欲四道並進攻其城壘或欲大佃疆場

佃讀觀釁而動誠皆取賊之常計也然自治兵以來

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治直賊之為寇幾六十年

矣

自漢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戰吳魏始為寇敵至是年凡五十五年吳魏通者三年耳幾居希翻君

臣相保吉凶共患又喪其元帥喪息浪翻上下憂危設令

列船津要堅城據險橫行之計其殆難捷今邊壤之

守與賊相遠賊設羅落又特重密謂設烽燧遠候望以羅落邊面也羅

布也落與絡同聯絡也莊子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用此落字重直龍翻間諜

不行間古莧翻下同謀達協翻耳目無聞夫軍無耳目校察未詳

而舉大眾以臨巨險此為希幸微功微一遙翻先戰而後求

勝非全軍之長策也唯有進軍大佃最差完牢可詔

相遵等擇地居險審所錯置錯倉故翻及令三方一時前

守奪其肥壤使還堵土一也堵秦昔翻兵出民表寇鈔不

犯二也鈔楚交翻招懷近路降附日至三也降戶江翻羅落遠

犯二也交金翻招懷近路降附日至三也江翻羅落遠

設間構不來四也賊退其守羅落必淺佃作易立五

也易以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鼓翻釁隙時聞討襲速

決七也凡此七者軍事之急務也不據則賊擅便資

據之則利歸於國不可不察也夫屯壘相偏形勢已

交智勇得陳巧拙得用策之而知得失之計角之而

知有餘不足虜之情偽將焉所逃焉於夫以小敵大

則役煩力竭以貧敵富則斂重財價斂力故曰敵逸

能勞之飽能饑之孫武子兵此之謂也司馬師不從

十一月詔王昶等三道擊吳十二月王昶攻南郡毋

丘儉向武昌胡遵諸葛誕率眾七萬攻東興甲寅吳

通鑑卷之二十五 嘉平四年 延熹五年 建興元年

太傅恪將兵四萬晨夜兼行救東興胡遵等救諸軍

作浮橋以度陳於堤上陳讀曰陣分兵攻兩城城在高峻

不可卒拔卒讀曰猝諸葛恪使冠軍將軍丁奉與呂據留

贊唐咨為前部從山西上上時掌翻下同奉謂諸將曰今諸

軍行緩若賊據便地則難以爭鋒我請趨之趨七喻翻乃

辟諸軍使下道辟讀如闕辟諸軍使避路而已軍前進也奉自率麾下三

千人徑進時北風奉舉帆二日即至東關遂據徐塘

徐塘蓋近東關時天雪寒胡遵等方置酒高會奉見其前部

兵少謂其下曰取封侯爵賞正在今日乃使兵皆解

鎧去矛戟去羌呂翻但兜鍪刀楯兜鍪首鎧鍪食

辛案徐塘即徐塘在石谷之西逼近全椒故近東關吳云徐塘即濠塘在今巢縣東

史昭釋文揭於割切聲也說文聲間

有隙竊謀取志  
以壘水曰塌吳宗  
東興堤以壘  
湖故謂之塌七十七  
卷言向吳向甘露  
二年吳人欲向孫塌  
亦即此塌丁奉了  
兵務舟登岸以攻  
魏屯安有壁隙  
之可緣劫

少宗紀父考

尹翻倮魯果魏人望見大笑之不即嚴兵吳兵得上

翻塌阿葛翻便鼓譟斫破魏前屯呂據等繼至魏軍驚擾散走爭

渡浮橋橋壞絕自投於水更相蹈藉衡翻前部督韓

綜樂安太守桓嘉等皆沒死者數萬綜故吳叛將綜叛

明帝太和元年數為吳害數所角翻吳大帝常切齒恨之

諸葛恪命送其首以白大帝廟獲車乘牛馬騾驢各

以千數乘繩證翻資器山積振旅而歸初漢姜維

寇西平見上卷嘉獲中郎將郭循循徧考字書無其

少帝紀作郭脩蜀志張嶷傳亦作郭脩裴松之注亦

云脩字孝先費禕傳作郭循後主傳亦然今三國志

舊本凡書循者多從循余謂此循即脩字之誤也後

人以循字無所出又改人為循遂為循字耳盤洲洪

漢延熙十五年

氏曰自東漢以來凡盾字皆作循字又曰漢人以為

左將軍循欲刺漢主不得親近每因上壽且拜且前

刺七亦翻近其為左右所遏事輒不果為下循殺費禕張本

斬翻上時掌翻

書 圖 江 浙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六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  
事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貳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音註

魏紀八 起昭陽作靈盡旃 蒙大淵獻凡三年

邵陵厲公下

嘉平五年春正月朔蜀大將軍費禕與諸將大會於

漢壽郭循在坐 費父沸翻坐祖卧翻蜀 禕歡飲沈醉

循當作脩下 循起刺禕殺之 刺七 禕資性汎愛 汎字

同沈持林翻 亦翻 禕資性汎愛 汎字

漢延熹十六年

長樂今彰德府內黃

葛氏伐吳之議倡自諸葛誕諫止之者惟傅破礮字以關石不則公休當作蘭石不則不聽公休當作誤聽公休二者必有一誤

廣也言無所不愛也。不疑於人越。舊太守張疑。舊音隨疑嘗以

書戒之曰昔岑彭率師來歙杖節咸見害於刺客。彭岑

來歙事見四十二卷漢光武建武十一年歙許及翻。今明將軍位尊權重待信

新附太過宜鑒前事少以為警。少詩禕不從故及禍

詔追封郭偕為長樂鄉侯。樂音洛使其子襲爵。王昶

母仁儉聞東軍敗。時三道伐吳東關最在東故曰東軍昶丑兩翻各燒屯走

朝議欲貶黜諸將。朝直遙下同大將軍師曰我不聽公休

諸葛誕以至於此此我過也。諸將何罪悉宥之。師弟

安東將軍昭時為監軍唯削昭爵而已。監工銜翻以諸葛

誕為鎮南將軍都督豫州。母仁儉為鎮東將軍都督



新興今山西太原府  
崞嵐州嵐州等處

揚州是歲雍州刺史陳泰求敕并州并力討胡雍於

師從之未集而新興鴈門二郡胡以遠役遂驚反州

在并州西南而鴈門新興二郡并州北鄙也其道里  
相去遠漢末曹公集塞下荒地為新興郡宋白曰曹

公立新興郡於樓煩郡唐  
為嵐州漢為汾陽縣地師又謝朝士曰此我過也

非陳雍州之責是以人皆愧悅司馬師承父懿之後  
大臣未附引咎責躬

所以愧服天下之心而固其  
權耳盜亦有道况盜國乎習鑿齒論曰司馬大

將軍引二敗以為已過二敗謂東關師敗  
及并州胡反也過消而業

隆可謂智矣若乃諱敗推過推吐  
雷翻歸咎萬物常執其

功而隱其喪喪息  
浪翻上下離心賢愚解體謬之甚矣嗚呼

此賈相國之  
所以敗也君人者苟統斯理以御國行失而名揚

曰吳之陽都今沂州府之沂水郡

行下孟翻兵挫而戰勝雖百敗可也况於再乎光祿大

夫張緝言於師曰恪雖克捷見誅不久師曰何故緝

曰威震其主功蓋一國求不死得乎緝料恪雖中緝亦卒為師所殺

師方專政忌才智而疾異已况以緝而耀明於師乎二月吳軍還自東興進

封太傅恪陽都侯加荊揚州牧督中外諸軍事恪遂

有輕敵之心復欲出軍復扶又翻諸大臣以為數出罷勞

數所角翻罷讀曰疲同辭諫恪恪不聽中散大夫蔣延固爭漢制

大夫議郎皆掌顧問應對無常事中散大夫秩六百石在諫議大夫上按中散大夫王莽所置後漢因之

散悉亶翻恪命扶出因著論以諭眾曰凡敵國欲相吞即

仇讎欲相除也有讎而長之長知兩翻左傳晉先軫曰墮軍實而長寇讎

禍不在已則在後人不可不為遠慮也昔秦但得關

西耳謂函谷關以西也尚以并吞六國今以魏比古之秦土

地數倍以吳與蜀比古六國不能半也然今所以能

敵之者但以操時兵眾於今適盡而後生者未及長

大正是賊衰少未盛之時是時魏興三十餘年生聚教訓精兵良將分鎮方面

諸葛蔣費陸遜朱然相繼凋謝吳蜀蓋小懦矣恪不能兢懼以保勝恃一戰之捷遽謂魏人為衰少未盛

之時其輕敵甚矣長加司馬懿先誅王凌續自隕斃

知兩翻少詩沼翻其事見上卷其子幼弱而專彼大任雖有智計之士未

得施用當今伐之是其厄會既以司馬師為幼弱又謂其未能用人茲可謂

不善料敵者矣聖人急於趨時趨七誠謂今日若順眾人之

情懷偷安之計以為長江之險可以傳世不論魏之

終始而以今日遂輕其後此吾所以長歎息者也自恪

謂其才足以辦魏不欲以賊遺後人吾不知其自視與叔父亮果何如也孔明累出師以攻魏每言一州

之地不足以與賊支久卒無成功齎志以沒恪無孔明之才而輕用其民不唯不足以強吳適足以滅其

身滅其家而已今聞眾人或以百姓尚貧欲務閑息此不知

慮其大危而愛其小勤者也昔漢祖幸已自有三秦

之地何不閉關守險以自娛樂空出攻楚身被劓瘃

事見漢高帝紀樂音洛介胄生蟣蝨居將士厭困

被皮義翻劓初良翻苦豈甘鋒刃而忘安寧哉慮於長久不得兩存者耳

每鑒荆邯說公孫述以進取之圖事見四十二卷漢光武建武六年邯

每鑿荆邯說公孫述以進取之圖光武建武六年

下甘翻說輸芮翻近見家叔父表陳與賊爭競之計謂諸葛

亮亮表見七十一卷明帝太和二年未嘗不喟然歎息也夙夜反側所

慮如此故聊疏愚言以達一二君子之末若朝隕沒

志畫不立貴令來世知我所憂可思於後耳衆人雖

皆心以為不可然莫敢復難復扶又翻下丹陽太守

聶友素與恪善以書諫恪曰大行皇帝本有過東關

之計吳主之喪未踰年故稱之計未施行寇遠自送

謂魏兵遠來而自送死也將士憑賴威德出身用命一旦有非常

之功豈非宗廟神靈社稷之福邪聶友此言所以抑

當有古朋友切悝之義焉宜且案兵養銳案抑觀釁而動今乘此

計未施行下字本有  
十一字曰今公輔贊大  
業成先帝之志

通鑑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建武六年

勢欲復大出復扶又翻天時未可而苟任盛意私心以為

不安恪題論後為書荅友曰即前所著以喻眾之論也足下雖有

自然之理然未見大數謂勝負存亡之大數也孰省此論可以

開悟矣恪之所以待舊友者驕倨如此吳主權嫌其剛狠自用蓋已見之矣省悉景翻滕胤

謂恪曰君受伊霍之託入安本朝朝直遙翻出摧彊敵名

聲振於海內天下莫不震動萬姓之心冀得蒙君而

息今猥以勞役之後勞役謂內有山陵營作外有東關之師也與師出征

民疲力屈遠主有備左傳秦大夫蹇叔諫穆公曰勞師以襲遠師勞力屈遠主備之

無乃不可乎若攻城不克野略無獲是喪前勞而招後責

也喪息浪翻不如案甲息師觀隙而動且兵者大事左傳曰國

也浪翻息不如案甲息師觀隙而動且兵者大事日在國

之大事在祀與戎事以衆濟衆苟不悅君獨安之謂深切矣

恪曰諸云不可皆不見計筭懷居苟安者也而子復

以為然復扶又吾何望乎夫以曹芳闇劣劣弱也而政

在私門私門謂司馬氏彼之民臣固有離心今吾因國家之

資藉戰勝之威則何往而不克哉談何容易三月恪大發

州郡二十萬衆復入寇復扶又翻以滕胤為都下督掌統

留事夏四月大赦漢姜維自以練西方風俗維

本天水冀人故自以為兼負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以

為羽翼誘音西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斷丁管翻每欲興軍

大舉費禕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曰吾等不

通鑑二十六卷五十年建興二年

漢延熙  
十二年

注其堊亭在華昌府  
定都南石營之在其西南  
狄道今為州屬甘肅州  
二府  
吳云石營今在華昌府隴  
西州

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謂諸葛亮丞相猶不能定中夏况吾

等乎不如且保國治民謹守社稷治直之翻如其功業以

俟能者無為希冀微倖堯翻决成敗於一舉若不如

志悔之無及及禕死維得行其志費禕死蜀諸臣皆出維下故不能裁

制乃將數萬人出石營圍狄道石營在董亭西南維蓋自武都出石營也

狄道縣屬隴西郡為維以勞民亡蜀張本吳諸葛恪入寇淮南驅畧民

人諸將或謂恪曰今引軍深入疆場之民必相率遠

遁恐兵勞而功少場音亦少詩沼翻不如止圍新城合肥新城也

新城困救必至至而圖之乃可大獲此即諸葛誕言於司馬師之計

也見上卷上年恪從其計五月還軍圍新城詔太尉司馬孚



也見上格從其計五月還軍圍新城詔太尉司馬

督軍二十萬往赴之大將軍師問於虞松曰今東西

有事二方皆急謂吳攻淮南而諸將意沮若之何在

呂松曰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吳楚自敗事見十六卷漢景帝

年三事有似弱而彊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銳眾足以

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戰耳致者猶古所謂致師也若攻

城不拔請戰不可師老眾疲勢將自走諸將之不徑

進乃公之利也姜維有重兵而縣軍應恪縣讀曰懸投食

我麥謂維軍後無轉餉投兵非深根之寇也且謂我

并力於東西方必虛是以徑進今若使關中諸軍倍

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師曰善乃使郭淮陳泰

通五二一上卷平五卷延熹年卒建興

洛門在伏美路  
吳三洛門人亦事呂所伏  
美則  
張特目劬在張持

悉關中之衆解狄道之圍敕毋丘儉案兵自守以新

城委吳母音無陳泰進至洛門即天水冀縣落門聚姜維糧盡退

還果如虞松所料揚州牙門將涿郡張特守新城吳人攻之

連月城中兵合三千人疾病戰死者過半而恪起土

山急攻城將陷不可護特乃謂吳人曰今我無心復

戰也復扶又翻然魏灋被攻過百日而救不至者雖降家

不坐言雖身降而其家不坐罪也自受敵以來已九十

餘日矣此城中本有四千餘人戰死者已過半城雖

陷尚有半人不欲降我當還為相語條別善惡為干偽翻

語牛倨翻明日早送名且以我印綬去為信乃投其

別語牛個翻明日早送名且以我印綬去為信乃投其

印綬與之吳人聽其辭而不取印綬受綬音特乃投夜

徹諸屋材柵補其缺為二重重直龍翻明日謂吳人曰我

但有關死耳吳人大怒進攻之不能拔會大暑吳士

疲勞飲水泄下流腫病者大半死傷塗地諸營吏日

白病者多恪以為詐欲斬之自是莫敢言恪內惟失

計惟思也而恥城不下忿形于色將軍朱異以軍事迂

恪迂五故翻逆也恪立奪其兵斥還建業都尉蔡林數陳軍

計數所翻恪不能用策馬來犇諸將伺知吳兵已疲乃

進救兵伺相翻秋七月恪引軍去士卒傷病流曳道路

或頓仆坑壑流者放而不能自收也曳者羸困不能自扶相牽引而行顛仆顛頓而僵仆也

頓如胡註則正受

通言五十一

潯陽今黃州府黃梅也

也壑溝或見略獲存亡哀痛大小嗟呼而恪晏然自若

出住江渚一月渚水中圖起田於潯陽漢潯陽故縣地也

之北尋陽記曰尋陽春秋為吳之西境楚之東境本在大江之北今鄞州界古蘭城是也詔召相

銜言召命相繼也舟行以舳舻不絕為相銜徐乃旋師由

是眾庶失望怨讟興矣痛怨而謗曰讟讟徒木翻汝南太守鄧艾

言於司馬師曰孫權已没大臣未附吳名宗大族皆

有部曲阻兵仗勢足以違命諸葛恪新秉國政而內

無其主不念撫恤上下以立根基競於外事虛用其

民悉國之眾頓於堅城死者萬數載禍而歸此恪獲

罪之日也昔子胥吳起商鞅樂毅皆見任時君主没

虛用之幸也虛用

罪之日也昔子胥吳起商鞅樂毅皆見任時君主沒

猶敗

伍子胥見任於吳王闔閭闔閭死夫差不能用其言而殺之吳起事見一卷周安王二十一年

商鞅

事見二卷顯王三十一年况恪才非四賢而不

慮大患其亡可待也

張緝鄧艾皆料諸葛恪必誅緝死而艾存者緝附李豐而艾為

師用也然艾不死於師而死於昭者功名之際難居重以鍾會之搆間也

八月吳軍還建

業諸葛恪陳兵導從

從才用翻歸入府館府館即

書令孫嘿厲聲謂曰卿等何敢數妄作詔

怒其數作詔召之也

數所嘿惶懼辭出因病還家恪征行之後曹所奏署

令長職司一更罷選

曹選曹也罷選者罷而更選也長知兩翻愈治威嚴

多所罪責當進見者無不竦息

治直之翻又改易宿衛用

其親近復赦兵嚴欲向青徐

凡此者皆恪所以速死復赦兵嚴者戒兵士使

若曰一更罷選改一罷更選

通鑑七十一 晉紀五十五 吳主孫休 吳主孫休 吳主孫休

嚴裝也復孫峻因民之多怨衆之所嫌構恪於吳主

云欲為變冬十月孫峻與吳主謀置酒請恪恪將入

之夜精爽擾動左傳鄭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

有精爽至於神明杜預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又家數

有妖怪數所恪疑之旦日駐車宮門峻已伏兵於帷

中恐恪不時入事泄乃自出見恪曰使君若尊體不

安自可須後須待峻當具白主上欲以嘗知恪意嘗

也恪曰當自力入言當自力疾而入見吳主也散騎常侍張約朱

恩等密書與恪曰今日張設非常張竹疑有他故恪

以書示滕胤胤勸恪還恪曰兒輩何能為正恐因酒



吳云石子岡在今江寧南  
府江寧南影原穴皆門外

人追殺之以葦席裹恪尸茂東晉投之石子岡恪傳曰建

業南有長陵名石子岡葬者依焉按今高座寺後即

石子岡寺在建康城南門外宋白曰原岡在臺城南

四十里蓋今建康城非臺城也又遣無難督施寬就將軍施績孫壹

軍施績時在江陵孫壹時在夏口殺恪弟奮威將軍融於公安及其

三子恪外甥都鄉侯張震常侍朱恩皆夷三族臨淮

臧均表乞收葬恪曰震雷電激不崇一朝鄭康成曰

不終朝也大風衝發希有極日然猶繼之以雲雨因以

潤物是則天地之威不可經日浹辰浹即協翻周也

二日辰一帝王之怒不宜訖情盡意訖亦盡也臣以

狂愚不知忌諱敢冒破滅之罪謂破家滅身之罪以邀風雨



狂愚不知已諱敢冒破滅之罪身之罪以邀風雨

之會伏念故太傅諸葛恪罪積惡盈自致夷滅父子

三首梟市積日梟堅觀者數萬言聲成風國之大刑

無所不震長老孩幼無不畢見長知人情之於品物

品衆也樂極則哀生樂音見恪貴盛世莫與貳身處

台輔處昌中間歷年今之誅夷無異禽獸觀訖情反

能不憺然憺七感且已死之人與土壤同城鑿掘斫

刺無所復加刺七亦翻復願聖朝稽則乾坤稽考也

怒不極旬使其鄉邑若故吏民收以士伍之服秦漢

奪官爵者為士伍惠以三寸之棺禮記曰夫子制於中都四

注云此庶人之制也按禮上大夫棺八寸椁六寸下

大夫棺六寸椁四寸無三寸棺制也孟子曰中古棺

七寸。椁稱之。墨子尚儉。桐棺三寸。左傳趙簡子曰。桐棺三寸。不設屬辟。下卿之罰也。昔項籍受

殯葬之施。韓信獲收斂之恩。斯則漢高發神明之譽

也。葬項籍事見十一卷。漢高帝五年。斂韓信事。今史

也。無所考。史云。帝聞信死。且喜且憐之。是必收斂之

也。施式智翻。惟陛下敦三皇之仁。上古送死棄之中

斂力贍翻。以棺椁此所謂三皇之仁也。垂哀矜之心。使國澤加於辜戮之骸

復受不已之恩。於以揚聲遐方。沮勸天下。豈不大哉。

沮在。昔藥布矯命彭越。事見十二卷。漢臣竊恨之不

先請主上而專名以肆情。其得不誅實為幸耳。今臣

不敢章宣愚情。以露天恩。謹伏手書。冒昧陳聞。古之

進言於君。率曰冒死。曰昧死。謂人君之威難犯。冒昧其死罪而言也。乞聖明哀察。於是

君之言於君率曰冒死曰昧死謂人乞聖明哀察於是

吳主及孫峻聽恪故吏斂葬斂力初恪少有盛名詩少

照翻大帝深器重之而恪父瑾常以為戚曰非保家之

主也戚憂也瑾父友奮威將軍張承亦以為恪必敗

諸葛氏敗補陸遜嘗謂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

升在我下者則扶接之今觀君氣陵其上意蔑乎下

蔑者視非安德之基也漢侍中諸葛瞻亮之子也恪

再攻淮南越雋太守張嶷與瞻書曰東主初崩吳在蜀東

故謂其君為東主帝實幼弱帝謂吳太傅受寄託之

重諸葛恪為吳亦何容易易以親有周公之才猶有

管蔡流言之變謂周公之才而有叔父之親霍光受

通言五十二年五年建興二年

任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事見二十三卷漢昭帝元鳳元年賴成

昭之明以免斯難耳難乃旦翻昔每聞策主殺生賞罰不任

下人又今以垂沒之命卒召太傅屬以後事卒讀曰

欲誠實可慮加吳楚剽急乃昔所記周亞夫曰吳楚

楚俗剽輕易發怒自漢以來皆有是言剽匹妙翻而太傅離少主離力智翻

覆敵庭恐非良計長筭也雖云東家綱紀肅然上下

輯睦東家亦謂吳百有一失非明者之慮也取古則

今今則古也則子德翻則剽劇也樣也言取自非郎

君進忠言於太傅自漢以來門生故吏率誰復有盡

言者邪復扶又翻旋軍廣農務行德惠數年之中東西竝

言者邪復批又翻旋軍廣農農務行德惠數年之中東西並

舉實為不晚願深採察恪果以此敗吳羣臣共議上

奏推孫峻為太尉滕胤為司徒上時有媚峻者言曰

萬機宜在公族若承嗣為亞公滕胤字承嗣司徒位亞太尉故曰亞公

聲名素重眾心所附不可量也量音良乃表峻為丞相

大將軍督中外諸軍事又不置御史大夫由是士人

失望漢承秦制置御史大夫以副丞相理眾事今峻為丞相而不置御史大夫則專吳國之政故國

人失望滕胤女為恪子竦妻胤以此辭位孫峻曰鯨禹

罪不相及舜之罪也極鯨其舉也興禹滕矣何為峻與胤雖內不

沾洽言其情不而外相苞容進胤爵高密侯共事如

前齊王奮聞諸葛恪誅下住蕪湖欲至建業觀變傳

通五二二 嘉平五年 建興元年

章安今台州府章安縣

臨海章安瑯  
臨海郡之章  
安也

東南陽王和居  
長沙故民間  
有自武昌迎  
立之疑言

相謝慈等諫奮殺之坐廢為庶人徙章安章安前漢治縣也故

閩越地光武更名章安屬會稽郡沈約宋志曰臨海

太守本會稽東部都尉前漢治鄞後漢分會稽為吳

郡疑是都尉徙治章安也晉太康記曰章安本鄞縣

南之回浦鄉余謂太康志所云即吳臨海郡之章安

縣地今台州黃巖縣章安鎮是也奮徙章安即臨海之章安也南陽王和妃張氏諸

葛恪之甥也先是恪有遷都之意先悉薦翻使治武昌宮

治直之翻民間或言恪欲迎和立之及恪被誅丞相峻因

此奪和璽綬南陽王璽綬也璽斯氏翻綬音受徙新都又遣使者追

賜死初和妾何氏生子皓諸姬子德謙俊和將死與

張妃別妃曰吉凶當相隨終不獨生亦自殺何姬曰

若皆從死誰當字孤從才用翻說文曰字乳也愛也遂撫育皓及其

三弟皆賴以獲全

為後吳人立皓張本

高貴鄉公上

諱髦字彥士文帝孫東海定王霖子也正始五年封高貴鄉公高貴

鄉屬

館

正元元年

是年嘉平六年也冬十月高貴鄉公方改元正元通鑑以是年繫之高貴鄉公因書

正元元年

春二月殺中書令李豐初豐年十七八已有清

名海內翕然稱之其父太僕恢不願其然敕使閉門

斷客

斷讀曰短

曹爽專政司馬懿稱疾不出

事見上卷邵陵厲公正始

八年豐為尚書僕射依違二公間故不與爽同誅豐

子韜以選尚齊長公主

帝之姊妹曰長公主齊主蓋明帝女長知兩翻

司馬

師秉政以豐為中書令是時太常夏侯玄有天下重

名以曹爽親不得在執任居常快快

邵陵厲公嘉平元年玄自關右

召詣京師執任權執之任也快於兩翻

張緝以后父去郡家居

緝自東莞召見

上卷嘉平四年

亦不得意豐皆與之親善師雖擢用豐豐私

心常在玄豐在中書二歲帝數召豐與語數所不知

所說師知其議已請豐相見以詰豐

詰去吉翻

豐不以實

告師怒以刀鑲築殺之

鑲戶關翻刀把上有鑲築擣也

送尸付廷尉

遂收豐子韜及夏侯玄張緝等皆下廷尉

下退稼翻下及下同

鍾毓案治云豐與黃門監蘇鑠永寧署令樂敦

漢有黃門

今宦者為之黃門監蓋魏置也未寧宮魏太后宮名未寧署令太后宮官也亦宦者為之治直之翻穴

從僕射劉賢等

漢制中宮穴從僕射宦者為之主黃門穴從秩六百石沈約志曰漢東京



有中黃門冗從僕射魏出因其名而置穴從僕射穴而隴翻散也謀曰拜貴人日諸

營兵皆屯門屯宮城也陛下臨軒檐宇之末曰軒促御

因此同奉陛下將羣僚人兵就誅大將軍下將即陛

下儻不從人便當却將去耳又云謀以玄為大將軍

緝為車騎將軍玄輯皆知其謀此上皆庚戌誅韜玄

緝鑠敦賢皆夷三族夏矣霸之入蜀也見上卷嘉邀

玄欲與之俱玄不從及司馬懿薨中領軍高陽許允

謂玄曰無復憂矣復扶玄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

許允字士宗不見事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少

猶今人言不曉事也子元子上不吾容也司馬昭字子上及下獄玄不肯

照子元子上不吾容也司馬昭字子上及下獄玄不肯

嘉平六年延熹七年五鳳元年

下辭鍾毓自臨治之治直翻玄正色責毓曰吾當何罪

卿為令史責人也自漢以來公府有令史廷尉則有獄史耳玄蓋責毓以身為九卿乃

承公府指自臨治我是為公府令史而責人也卿便為吾作為于偽毓以玄

名士節高不可屈而獄當竟竟結竟也夜為作辭令與事

相附為作獄辭使與所案之事相附合也流涕以示玄玄視領之而已

及就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李豐弟翼為兗州刺

史司馬師遣使收之翼妻荀氏謂翼曰中書事發可

及詔書未至赴吳何為坐取死亡左右可同赴水火

者為誰赴水火者入必焦沒自非誓翼思未答妻曰

君在大州不知可與同死生者雖去亦不免翼曰二

君在大州不知可與同死生者雖去亦不免翼曰二

兒小吾不去今但從坐身死耳謂從兄坐罪止一身若奔吳不達禍及妻

也子二兒必免乃止死初李恢與尚書僕射杜畿及東

安太守郭智善東安縣前漢屬城陽國後漢屬琅邪國魏分為郡沈約曰晉惠帝分東莞

為東安郡蓋魏既分而又省併既省併而晉又分屬東莞又自東莞分為郡也智子冲有內

實而無外觀州里弗稱也冲嘗與李豐俱見畿既退

畿歎曰孝懿無子非徒無子殆將無家君謀為不死

也其子足繼其業李恢字孝懿郭智字君謀時人皆以畿為誤及

豐死冲為代郡太守卒繼父業卒子恤翻正始中夏侯玄

何晏鄧颺俱有盛名欲交尚書郎傅嘏嘏不受嘏友

人荀粲怪而問之嘏曰太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

東安今沂州府沂水縣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魏書卷之五十五 正始中

無實才夏英玄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所

謂利口覆邦國之人也論語孔子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何晏字平叔好呼到翻

鄧玄茂有為而無終外要名利內無關鑰貴同惡異

多言而妬前多言多釁妬前無親鄧颺字玄茂要一遙翻如前者忌前

也人忌勝已則無親之者要一遙翻惡烏路翻以吾觀此三人者皆將敗家

遠之猶恐禍及敗補邁翻况昵之乎昵尼質翻嘏又

與李豐不善謂同志曰豐飾偽而多疑矜小智而昧

於權利若任機事其死必矣 辛亥大赦 三月廢

皇后張氏曹操殺漢后伏氏而司馬師殺魏后張氏此不惟天道亦操之有以教之也夏

四月立皇后王氏奉車都尉夔之之女也 狄道長

四月立皇后王氏奉車都尉夔之之女也

李簡密書請降於漢長知兩翻六月姜維寇隴西

中領軍許允素與李豐夏侯玄善秋允為鎮北將軍

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晉有假節都督者與四征鎮

同四征鎮安平加大將軍不開府持節都督者品秩第二帝以允當出詔會羣臣

帝特引允以自近近其允當與帝別涕泣歔歔君臣

遂竝蹈失臣失身之禍音虛歔音希又許既翻歔未發有司奏允前放散

官物收付廷尉徙樂浪樂浪音未至道死 吳孫峻

驕矜淫暴國人側目司馬桓慮謀殺峻立太子登之

子吳侯英不克皆死 帝以李豐之死意殊不平安

東將軍司馬昭鎮許昌詔召之使擊姜維九月昭領

晉有元作晉志

漢延熙十七年

吳五鳳

兵入見帝幸平樂觀以臨軍過見賢遍翻樂音左右

勸帝因昭辭殺之勒兵以退大將軍已書詔於前帝

懼不敢發昭引兵入城大將軍師乃謀廢帝平樂觀在洛陽

城西昭已過軍復引入城帝事去矣甲戌師以皇太后令召羣臣會議

矯太后令以召羣臣以帝荒淫無度褻近倡優倡齒良翻倡優女樂也近其斬

翻不可以承天緒羣臣皆莫敢違乃奏收帝璽綬歸

藩于齊璽斯氏翻綬音受使郭芝入白太后太后方與帝對

坐芝謂帝曰大將軍欲廢陛下立彭城王據彭城王據文帝

子此何等語芝太后之從父也故使之入脅太后帝乃起去太后不悅芝曰

太后有子不能教今大將軍意已成又勒兵于外以

太后有子不能教今大將軍意已成又勒兵于外以

備非常但當順旨將復何言復扶太后曰我欲見大

將軍口有所說芝曰何可見邪但當速取璽綬王莽篡漢

遣王舜求璽於元后其辭氣何至如此太后意折折屈也音乃遣傍侍

御取璽綬著坐側太后侍御非止一人傍侍御謂當時侍御之在傍側者著直畧翻坐

祖卧芝報師師甚喜王莽司馬師蕭鸞同是心也國

戒之又遣使者授帝齊王印綬出就西宮帝與太后

垂涕而別乘王車從太極殿南出王車諸王所乘青蓋車也群

臣送者數十人司馬孚悲不自勝勝音餘多流涕帝發

時年二師又使使者請璽綬於太后太后曰彭城王

我之季叔也今來立我當何之之往且明皇帝當求

絕嗣乎高貴鄉公文帝之長孫明皇帝之弟子太后謂明

帝絕嗣蓋謂以據為後則兄死弟及又禮兄弟不得相入廟也文帝黃初三年初制封王之庶子為鄉公

嗣王之庶子為侯公於禮小宗有後大宗之義其詳

侯之庶子為亭伯宗禮王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丁丑師

議之世嫡為大宗支子之子各宗其父為小更召羣臣以太后令示之乃定迎高貴鄉公髦於元

城定迎者議始定而迎之也元城縣漢屬魏郡魏屬陽平郡時魏王公皆錄置鄴故出髦而就元城迎

之髦者東海定王霖之子也時年十四使太常王肅

持節迎之師又使請璽綬太后曰我見高貴鄉公小

時識之太后欲立高貴鄉公必見其小時意氣異於諸王子故欲立之豈知祿去帝室而終無益

乎我自欲以璽綬手授之冬十月癸丑高貴鄉公至



我自欲以璽綬手授之冬十月癸丑高貴鄉公至

玄武館酈道元曰魏氏立玄武館於芒垂蓋館在芒山之尾其地直洛城北羣臣奏請

舍前殿玄武館之前殿也公以先帝舊處避止西廂羣臣又

請以灋駕迎公不聽庚寅公入于洛陽羣臣迎拜西

掖門南公下輿荅拜儀不拜儀必刃翻贊不當荅拜也儀不儀不拜者謂於儀

公曰吾人臣也遂荅拜至止車門下輿

左右曰舊乘輿入公曰吾被皇太后徵未知所為唯言

天子可乘輿入止車門吾方被徵未知如何如不可以

天子自居也以余觀高貴鄉公蓋小慧而知書故能

為此若以為習於禮則余以為猶魯昭公也被皮義翻遂步至太極東堂見太

后其日即皇帝位於太極前殿百僚陪位者皆欣欣

焉謂公之足與有為也而卒死於權臣之手嗚呼余觀漢文帝入立之後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願南此

在河內重門  
在共城故城西  
北二十里猶秦  
處齊王建子共  
河關今蘭州附河州

及爽誅下  
欽已內懼四字

軍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周勃陳平朱虛東牟雖有大功其權去矣夫然後能自固魏朝百官皆欣欣者果何所  
大赦改元自此方是為齊王築宮于河內為

偽翻漢姜維自狄道進拔河間臨洮河間當作河關

金城郡後漢屬隴西郡以地里考之河關臨洮在狄道西姜維自狄道西拔河關臨洮意欲收魏之邊縣

以自將軍徐質與戰殺其盪寇將軍張疑沈約志四

盪寇第二十疑魚力翻漢兵乃還初揚州刺史文欽驍果絕

人曹爽以其鄉里故愛之欽爽邑人也欽恃爽執多

所陵傲及爽誅爽誅見上卷又好增虜級以邀功賞

好呼司馬師常抑之由是怨望鎮東將軍母上儉素

與夏侯玄李豐善玄等死儉亦不自安乃以計厚待

與夏侯玄李曲豈善玄等死儉亦不自安乃以計厚待

欽儉子治書侍御史旬謂儉曰大人居方嶽重任者古

天子巡狩四方其方之諸侯各會朝于方嶽之下堯

舜有四岳之官孔安國曰堯命羲和四子分掌四方

之諸侯故曰四岳魏晉之時征鎮安平總

督諸軍任專方面時因謂之方嶽重任國家傾覆

而晏然自守將受四海之責矣儉然之

二年春正月儉欽矯太后詔起兵於壽春移檄州郡

以討司馬師乃表言相國懿忠正有大勲於社稷宜

宥及後世請廢師以侯就第以弟昭代之太尉孚忠

孝小心護軍望忠公親事皆宜親寵授以要任望孚

之子也儉又遣使邀鎮南將軍諸葛誕誕斬其使時

都督儉欽將五六萬衆渡淮西至項儉堅守使欽在

豫州嘉平改元元年至項儉堅守使欽在

外為游兵司馬師問計於河南尹王肅肅曰昔關羽

虜于禁於漢濱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後孫權襲取其

將士家屬羽士眾一旦瓦解事見六十八卷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今

淮南將士父母妻子皆在內州魏制諸將出征及鎮守方面皆留質任時

淮南將士皆自內州出戍故家屬皆留內但急往禦衛禦儉欽之眾使不得進又衛其家屬

使不得前必有關羽士崩之勢矣時師新割日瘤創

甚瘤音留肱也肉起疾腫曰瘤創初良翻或以為大將軍不宜自行不

如這太尉孚拒之唯王肅與尚書傳嘏中書侍郎鍾

會魏初中書既置監令又置通事郎次黃門郎黃門郎已署事過通事郎乃署名已署奏以入為帝省

讀書可後改勸師自行師疑未決嘏曰淮楚兵勁壽壽

史如釋文瘤力  
救切赤瘤腫病  
也(釋)瘰癧者  
也(瘰)疣附贅  
類目之瘰癧之瘰癧  
人亦有之瘰音留

讀書可後改勸師自行師疑未決報曰淮楚兵勁壽

故楚都時為淮南重鎮而儉等負力遠鬪其鋒未易

當也易以若諸將戰有利鈍大勢一失則公事敗矣

師蹶然起曰我請輿疾而東蹶然急遽而起之貌戊

午師率中外諸軍以討儉欽中謂中軍外謂以弟昭

兼中領軍留鎮洛陽召三方兵會于陳許三方東師

問計於光祿勳鄭袤袤莫袤曰毋上儉好謀而不達

事情好呼文欽勇而無筭今大軍出其不意江淮之

卒銳而不能固宜深溝高壘以挫其氣此亞夫之長

策也漢周亞夫堅師稱善師以荊州刺史王基為行

監軍假節統許昌軍魏晉之制使持節都督諸軍為

假節都督諸軍為

又次之假節行監軍又次之魏受漢禪以許昌為別宮屯重兵以為東南二方根本監古銜翻基言

於師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亂也儉等誑誘迫脅畏

目下之戮是以尚屯聚耳誑居况翻誘音西若大兵一臨必

土崩瓦解儉欽之首不終朝而致於軍門矣師從之

以基為前軍既而復敕基停駐復扶又翻基以為儉等舉

軍足以深入而久不進者是其詐偽已露眾心疑沮

也沮在呂翻今不張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軍高壘有似

畏懦非用兵之勢也若儉欽虜略民人以自益又州郡

兵家為賊所得者更懷離心言州郡兵其家有為賊所得者必懷反顧而有

離散之心也儉等所迫脅者自顧罪重不敢復還此為錯

豫州時治潁川即今開封府開州

南頓在陳州府項城縣北

灑水流逕項城縣北  
吳云灑水陳州府西  
華北

為巧為字宋本無之

兵無用之地錯倉故翻置也停軍不而成姦宄之源

吳寇因之則淮南非國家之有譙沛汝豫危而不安

豫即潁川也豫州時治潁川故曰譙沛汝豫四郡皆屬豫州此計之大失也軍宜

速進據南頓南頓縣屬汝南郡故頓子國應劭曰頓迫於陳其後南徙故號南頓南頓

有大邸閣計足軍人四十日糧保堅城因積穀先人

有奪人之心左傳楚令尹孫叔敖之言也杜預注曰奪敵戰心先悉薦翻此平賊

之要也基屢請乃聽進據灑水水經注汝水東南過定陵縣又東南逕奇

雒城枝分別出世謂之大灑水灑水東流至南頓縣北入于潁師古曰灑於謹翻又音殷閏月甲

申師次于灑橋儉將史招李續相次來降王基復言

於師曰復扶又翻兵聞拙速未覩為巧之久也孫子之言方今

離散之儉等所迫脅者自顧罪重不敢復還此為錯

卷之二十一 五鳳二年

外有疆寇內有叛臣若不時決則事之深淺未可測

也言儉欽之變若不以時定恐吳寇乘之而來則禍之深淺有未可測者議者多言將

軍持重將軍持重是也停軍不進非也持重非不行

之謂也進而不可犯耳今保壁壘以積實資虜而遠

運軍糧甚非計也師猶未許基曰將在軍君令有所

不受孫子及司馬穰苴皆有是言彼得亦利我得亦利是謂爭地

孫子之言所謂九地爭地其一也南頓是也遂輒進據南頓儉等從

項亦欲往爭發十餘里發兵而行聞基先到乃復還

保項 癸未征西將軍郭淮卒以雍州刺史陳泰代

之雍於 吳丞相峻率驃騎將軍呂據左將軍會稽

項即項城也

吳五鳳



之用雍於翻  
吳丞相峻率驃騎將軍呂據左將軍會稽

留贄襲壽春

驃匹妙翻  
會工外翻

司馬師命諸軍皆深壁高壘

以待東軍之集

東軍青徐  
充之軍也

諸將請進軍攻項師曰諸

軍知其一未知其二

諸軍當  
作諸君

淮南將士本無反志儉

欽說誘與之舉事

說輸  
芮翻

謂遠近必應而事起之日淮

北不從

淮北謂  
豫兗也

史招李續前後瓦解內乖外叛自知

必敗困獸思鬪

左傳吳夫槩王  
曰困獸猶鬪

速戰更合其志雖云

必克傷人亦多且儉等欺誑將士詭變萬端小與持

久詐情自露此不戰而克之術也乃遣諸葛誕督豫

州諸軍自安風向壽春

安風縣前漢屬六安國後漢  
併屬廬江郡魏分安風等五

縣置安豐  
郡屬豫州

征東將軍胡遵督青徐諸軍出譙宋之間

安風今霍邱  
吳云安風今潁州府霍  
邱也

宋謂梁國之地梁國  
之亳州河南歸德府之

汝陽今陳州府高水

東嘉城在商水  
南去項城三十里

宋謂梁國之地梁國絕其歸路師屯汝陽汝陽縣屬

都睢陽故宋都也汝南郡在

汝水母丘儉文欽進不得鬪退恐壽春見襲計窮不

知所為淮南將士家皆在北衆心沮散降者相屬果

王肅之計惟淮南新附農民為之用儉之初起遣健

步齋書至兗州健步能疾走者今謂之兗州刺史鄧

艾斬之將兵萬餘人兼道前進先趨樂嘉城水經注

汝陽縣北又東南過南頓縣濇水注之又南逕博陽

故城東城在南頓縣北四十里漢宣帝封丙吉為侯

國王莽更名樂作浮橋以待師儉使文欽將兵襲之  
嘉趨七喻翻師自汝陽潛兵就艾於樂嘉欽猝見大軍驚愕未知  
所為欽子騫年十八勇力絕人謂欽曰及其未定擊

所為欽子鴛年十八勇力絕人謂欽曰及其未定擊

之可破也於是分為二隊夜夾攻軍鴛帥壯士先至

鼓譟帥讀軍中震擾師驚駭所病目突出恐眾知之

嚙被皆破齧被以忍疾欽失期不應會明鴛見兵盛

乃引還還從宣翻師與諸將曰賊走矣可追之諸將

曰欽父子驍猛未有所屈何苦而走師曰夫一鼓作

氣再而衰左傳魯曹鴛鼓譟失應其勢已屈不走何

待欽將引而東鴛曰不先折其勢不得去也乃與驍

騎十餘摧鋒陷陳陳讀所向皆披靡披普遂引去師

使左長史司馬班率驍騎八千翼而追之魏公府及

位從公者各置長史一人惟大將軍府及司徒府鴛

加置左右長史各一人翼者張左右翼而追之

正元二年五月

以匹馬入數千騎中輒殺傷百餘人乃出如此者六

七追騎莫敢逼殿中人尹大目小為曹氏家奴常在

天子左右大目時為殿中校尉師將與俱行將讀如鳳將雛雞冠距鳴將之將音

如大目知師一日已出啓云文欽本是明公腹心但

為人所誤耳又天子鄉里文欽譙人故鄉里素與大目相

信乞為公追解語之謂追欽而為師自解釋言令還

與公復好復還也反也好善也謂師許之大目單身

乘大馬被鎧胄被皮義翻追欽遙相與語大目心實欲為

曹氏為于偽翻謬言君疾何苦不可復忍數日中也蓋謂文欽

何不堅忍數日與師相持師病欲使欽解其旨解胡買翻

已篤必當有變也復扶又翻

何不堅忍數日與師相持師病欲使欽解其言買解

喻也曉也欽殊不悟乃更厲聲罵大目曰汝先帝家人不

念報恩反與司馬師作逆不顧上天天不祐汝張弓

傳矢欲射大目傳讀曰射而亦翻大目涕泣曰世事敗矣善

自努力是日母亡儉聞欽退恐懼夜走眾遂大潰欽

還至項以孤軍無繼不能自立欲還壽春壽春已潰

遂犇吳吳孫峻至東興聞儉等敗壬寅進至橐臯春秋

會吳于橐臯杜預曰在九江浚遒縣東南今其地在巢縣界亦謂之柘臯橐音託又讀為柘文欽

父子詣軍降降戶母亡儉走北至慎縣慎縣漢屬汝南郡魏分屬

汝陰郡賢曰慎縣故城在今穎州穎上縣西北余按儉自項走至慎慎在項南非北也北乃比字之誤比

必寐翻左右人兵稍棄儉去儉藏水邊草中甲辰安風

壽春今廬州府巢縣東北界

世宗紀

吳云慎今汝南府正陽縣

正元二年 延熹七年五月

海陵本釋 文堂臯音 柘姑音 海陵本從 孟康音也 春秋哀十 二年陸德明 經典釋文 橐音夜翻 又音託今 其地在無 為軍界猶 呼柘臯 讀如字不 音姑

津民張屬就殺儉水經注淮水東過安豐縣東北又

尉治後立霍丘戍杜佑曰傳首京師封屬為侯諸葛

誕至壽春壽春城中十餘萬口懼誅或流迸山澤或

散走入吳孟翻詔以誕為鎮東大將軍儀同三司都

督揚州諸軍事夷母丘儉三族儉黨七百餘人繫獄

侍御史杜友治之治直惟誅首事者十餘人餘皆奏

免之儉孫女適劉氏當死以孕繫廷尉司隸主簿程

咸議曰魏晉之制列卿各置丞女適人者若已產育

則成他家之母於防不足以懲姦亂之源防謂禁於

情則傷孝子之恩男不遇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

情則傷孝子之恩男不遇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

二門嬰當也二門謂父非所以哀矜女弱女陰類稟氣柔弱在

室從父母既嫁均灋制之大分也分扶臣以為在室問翻

之女可從父母之刑既醮之婦使從夫家之戮毛晃曰醮

冠娶祭名酌而無酬酢曰醮禮記曰醮於客位冠禮也父親醮子而命之迎婚禮也晉志曰古者昏冠皆

有醮鄭氏醮文三首具存醮子肖翻朝廷從之仍著於律令 舞陽忠

武侯司馬師疾篤還許昌留中郎將參軍事賈充監

諸軍事充達之子也賈達事武帝文衛將軍昭自洛

陽往省師魏制衛將軍班車騎將師令昭總統諸軍

辛亥師卒于許昌卒子中書侍郎鍾會從師典知密

事中詔敕尚書傳詔自中出上意也是時詔命皆以司馬氏之意行之此詔出於

通鑑七十一、正元二年、延熹二年

禁中之意故曰中詔以東南新定權留衛將軍昭屯許昌為內

外之援令嘏率諸軍還會與嘏謀使嘏表上上時輒

與昭俱發還到洛水南屯住二月丁巳詔以司馬昭

為大將軍錄尚書事會由是常有自矜之色嘏戒之

曰子志大其量而動業難為也可不慎哉為後鍾會作亂張本

吳孫峻聞諸葛誕已據壽春乃引兵還以文欽為

都護鎮北大將軍幽州牧漢置都護於西域於西域稱都護將軍然未嘗以為

將軍號至光武遂有都護將軍之官三國位從公晉

制在撫軍下鎮軍上吳置左右都護亦不以為將軍

號今以欽為都護蓋又在左右都護之上矣 三月立皇后卞氏大赦后 武宣皇后弟秉之曾孫女也 秋七月吳將軍孫儀



武宣皇后弟秉之曾孫女也 秋七月吳將軍孫儀

張怡林恂謀殺孫峻不克死者數十人全公主譖朱

公主於峻曰與儀同謀峻遂殺朱公主朱公主吳主權之女適朱

峻使衛尉馮朝城廣陵魏之廣陵郡治淮陰漢之廣陵故城廢棄不治

功費甚眾舉朝莫敢言唯滕胤諫止之峻不從功卒

不成卒子恤翻漢姜維復議出軍復扶又下同征西大將軍

張翼廷爭爭讀日諍以為國小民勞不宜黷武維不聽率

車騎將軍夏侯霸及翼同進八月維將數萬人至枹

罕枹罕縣前漢屬金城郡後漢屬隴西郡魏時廢省枹音膚趨狄道趨七喻翻征西將

軍陳泰救雍州刺史王經進屯狄道須泰軍到東西

合勢乃進泰軍陳倉經所統諸軍於故關與漢人戰

吳之此廣陵在今淮安府山陽縣

通鑑卷之二十一 正元二年 征西將軍

故關在今洮州西  
吳之故關在今隴州  
府狄道州

不利故關謂漢時故邊關也在洮水西經輒渡洮水秦以經不堅據

狄道必有他變率諸軍以繼之經已與維戰於洮西

大敗洮土刀翻以萬餘人還保狄道城餘皆犇散死者萬

計張翼謂維曰可以止矣不宜復進或毀此大功為

蛇畫足戰國策曰昭陽為楚伐魏覆軍殺將移師攻齊陳軫為齊王使見昭陽曰楚有祠者賜其

舍人酒一庀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各畫地為蛇先成者飲酒一人先成引酒飲

之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足為足未成一

人之蛇後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為之足

遂飲酒今君攻魏既勝復移師攻維大怒遂進圍狄

道辛未詔長水校尉鄧艾行安西將軍與陳泰并力

拒維晉志曰四安起於魏初在四鎮之下戊辰復以太尉孚為後繼泰

拒維晉志曰四安起於戊辰復以太尉字爲後繼泰

進軍隴西諸將皆曰王經新敗賊衆大盛將軍以烏

合之衆繼敗軍之後當乘勝之鋒殆必不可古人有

言蝮蛇螫手壯士解腕漢書田榮傳曰蝮蝨手則斬

名虺螫人手足則割去其肉不然則死師古曰爾雅及說文皆以爲蝮即虺也博三寸首大如擘而郭璞

云各自一種蛇其蝮蛇細頸大頭焦尾色如綬文之間有毛如猪鬣鼻上有針大者長七八尺一名反鼻

非虺之類也今以俗名證之郭說得矣虺若土色所在有之蝮蛇唯出南方蝮芳六翻螫式亦翻腕烏貫

翻陸佃埤雅蝮蛇怒時毒在頭尾螫手則手斷螫足則足斷蛇之尤毒烈者也孫子曰兵有

所不擊地有所不守蓋小有所失而大有所全故也

不如據險自保觀釁待敝然後進救此計之得者也

泰曰姜維提輕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戰

正元二年

檠陽今西安府臨潼縣

賴牀其下牀之在伏

之利王經當高壁深壘挫其銳氣今乃與戰使賊得

計經既破走維若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據檠陽積

穀之實檠陽縣前漢屬左馮翊後漢魏省余謂檠陽在長安東北維兵方至狄道安得便可東據

檠陽秦蓋言畧陽耳檠音藥藥畧聲相近因語訛而致傳寫字訛耳放兵收降降戶招

納羌胡東爭關隴傳檄四郡四郡謂隴西南安天水畧陽略陽時為廣魏郡

及晉乃更名畧陽此我之所惡也惡鳥路翻而乃以乘勝之兵挫

峻城之下銳氣之卒屈力致命攻守執殊客主不同

兵書曰脩櫓輶輶三月乃成拒堙三月而後已此孫子之

言也孫子之說以攻城為不得已魏武注曰脩治也

櫓大楯也輶輶者輶牀也輶牀其下四輪從中推之至城下也杜佑曰攻城戰具作四輪車車上以繩為脊生牛皮蒙之下可藏十人填隍推之直抵城下可

注首陽今渭源縣  
口吳之同城蓋今之蘭  
州府渭源物

以攻掘金火木石所不能敗謂之輜輶車注又曰距  
堙者踊土稍高而前以附其城也杜佑曰士山即孫  
子所謂距闡也應劭曰輜輶匈奴車非也蓋  
攻城之車耳師古曰輜扶云翻輶於云翻誠非輕

軍遠入之利也今維孤軍遠僑僑音喬寄糧穀不繼

是我速進破賊之時所謂疾雷不及掩耳文子之言淮南子亦

有是自然之勢也洮水帶其表維等在其內今乘高

據勢臨其項領不戰必走寇不可縱圍不可久君等

何言如是遂進軍度高城嶺水經注曰隴西首陽縣有高城嶺嶺上有城曰

渭源潛行夜至狄道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角

狄道城中將士見救至皆憤踊維不意救兵卒至卒讀

曰緣山急來攻之秦與交戰維退秦引兵揚言欲向

其還路維懼九月甲辰維遁走城中將士乃得出王

經歎曰糧不至旬向非救兵速至舉城屠裂覆喪一

州矣隴西略陽天水南安秦州也喪息浪翻泰慰勞將士前後遣還更

差軍守差擇也遣還王經所統將士更擇軍以守狄道勞力到翻差初佳翻并治城壘

治直還屯上邽泰每以一方有事輒以虛聲擾動天

下故希簡上事上時掌翻驛書不過六百里狄道東至洛陽二千二百

餘里而驛書不過六百里蓋傳入近裏郡縣使如常郵筒以達洛陽也大將軍昭曰陳

征西沈勇能斷沈持林翻荷方伯之重荷下可翻救將陷之城

而不求益兵又希簡上事必能辦賊者也都督大將

不當爾邪姜維退駐鍾提鍾提當在羌中蜀之涼州界也初吳大

鍾提在眼州西羌中  
吳云鍾提在公孫  
昌府眼州西

帝不立太廟以武... 長少太守... 吳

臨湘今長沙府善化縣

臨湘今長沙府善化縣

冬十月辛未作冬十二月

帝不立太廟以武烈嘗為長沙太守立廟於臨湘

帝謚其父堅曰武烈皇使太守奉祠而已冬十月始

作太廟於建業尊大帝為太祖考異曰吳歷太平元年正月立太祖廟

沈約宋書孫亮立明年正月立權廟今從吳志

浙江圖書

通鑑

正光二年 延熙元年 五鳳二年

不當爾邪姜維退駐鍾提鍾提嘗田在羌中初吳大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六

柔兆閏茂且月己卯點句

浙江圖書館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七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  
事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貳佰戶賜紫金番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魏紀九起柔兆困敦盡重光大荒落凡六年

高貴鄉公下

甘露元年是年六月改元春正月漢姜維進位大將軍 二

月丙辰帝宴羣臣於太極東堂與諸儒論夏少康漢

高祖優劣以少康為優帝謂少康生於滅亡之後降

為諸侯之謀能飾其德而兆

漢延  
元年

其謀卒滅過戈克復禹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非至德弘仁豈濟斯勲漢祖因土崩之執杖一時之權專任智力以成功業行事動靜多違聖檢為天子則數危其親為人君則囚繫賢相為人父則不能衛子身沒之後社稷幾傾若與少康易時而處未必能復大禹之績嗚呼帝固有志於少康矣然而不能殲澆殪而身死人手者不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也余觀帝之所以論二君優劣書生之譚耳未能如石勒辭氣之雄爽也夏戶雅

夏四月賜大將軍昭袞冕之服赤

翻少詩照翻

烏副焉九錫之漸也丙辰帝幸大學與諸儒論書易及

禮諸儒莫能及

時帝與博士淳于俊論易庾峻論書馬照論禮記考其難疑荅問不過摘

抉經義及王鄭之異同耳非人君之學也

帝嘗與中護軍司馬望侍中王

沈散騎常侍裴秀黃門侍郎鍾會等講宴於東堂并

屬文論

沈持林翻散悉直翻騎奇寄翻屬之欲翻

特加禮異謂秀為儒林

丈人沈為文籍先生帝性急請召欲速以望職在外

特給追鋒車虎賁五人

望為中護軍其職在外傳子曰追鋒車施通幟遽則乘之

令虎賁五人昇之也晉志曰追鋒車去小平蓋加通幟如輶車駕二馬追鋒之名取其迅速也施於戎陳

之間是為傳乘賁音奔

每有集會輒奔馳而至秀潛之子也

裴

事武帝守代郡著名

六月丙午改元

蓋以甘露降而改元也

姜維在

鍾提議者多以為維力已竭未能更出安西將軍鄧

艾曰洮西之敗

見上卷

非小失也士卒凋殘倉廩空

虛百姓流離今以策言之彼有乘勝之勢我有虛弱

之實一也彼上下相習五兵犀利

管子曰蚩尤受盧山之金而作五兵

孔穎達曰步卒之五兵謂弓矢一及二矛三戈四戟五也鄭司農所謂戈矛戟酋矛夷矛車之五兵也犀

叢曰陸軍當  
作陸運然魏  
志艾傳亦是  
軍字

外倉下字亦有  
五也二字

董亭在今  
昌府定州西  
南 南安即  
定縣漢之縣  
道也 武城  
城在西南

堅也古以犀兕為甲故謂堅為犀 我將易兵新器仗未復二也將易艾自

謂初代王經也兵新謂遣還洮彼以船行吾以陸軍

勞逸不同三也言蜀船自涪戍白水可以上沮水由

漸峻陘小舟猶可入也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當有

守彼專為一我分為四四也從南安隴西因食羌穀

若趣祁山趣七喻翻下同熟麥千頃為之外倉賊有黠計其

來必矣黠下入翻秋七月姜維復率眾出祁山復扶

聞鄧艾已有備乃回從董亭趣南安水經注董亭在

水歷其下東艾據武城山以拒之水經注渭水過獠

北注于渭治也又東逕武城縣西武城川水入焉蓋以山名縣也酈道元後魏人武城縣必後魏所立而魏收地形

吳方董亭  
今望平昌府  
隴西界  
之云武城山在  
望平昌府南  
遠矣

段谷在秦州東

胡濟何不加罪此不殺如武侯之一

志無之蓋廢省也維與艾爭險不克其夜渡渭東行緣山趣

上邽艾與戰於段谷水經注上邽之南有段溪水水出西南馬門溪東北流合籍水

杜佑曰秦州上邽縣有段谷水趣七喻翻大破之以艾為鎮西將軍都督

隴右諸軍事維與其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

失期不至故敗士卒星散死者甚眾言士卒迸散如星不能收拾成

伍蜀人由是怨維維上書謝求自貶黜乃以衛將軍

行大將軍事八月庚午詔司馬昭加號大都督奏

事不名假黃鉞癸酉以太尉司馬孚為太傅九月

以司徒高柔為太尉文欽說吳人以伐魏之利說輸

蒯蒯孫峻使欽與驃騎將軍呂據驃騎及車騎將軍劉

吳之段谷在秦州西

吳年

吳曰自江都入淮云云自刊  
溝入淮自淮入泗圖青  
徐也

纂鎮南將軍朱異前將軍唐咨自江都入淮泗

江都縣屬

廣陵郡此自邗溝入淮自淮入泗也

以圖青徐

魏青州統齊濟南樂安城陽東萊徐州統下邳

彭城東海琅邪東莞東安廣陵臨淮晉志曰周禮曰正東曰青州蓋取土居少陽其色為青徐州取舒緩

之義或云因峻餞之於石頭遇暴疾以後事付從父

弟偏將軍繇

從才用翻繇丑林翻

丁亥峻卒吳人以繇為侍中

武衛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召呂據等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己丑吳大司馬呂岱卒年九十六始岱親近吳郡

徐原慷慨有才志岱知其可成賜巾襦

釋名巾謹也二十成人士

冠庶人中言當自謹脩於四教襦單衣

與共言論後

遂薦拔官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

好呼岱時有到翻

吳大司馬呂東... 爭讀... 又... 論之... 然於眾中... 成以

遂薦拔官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到翻岱時有

得失原輒諫爭爭讀又公論之公然於眾中人或以

告岱岱歎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徐原字及原死

岱哭之甚哀曰徐德淵呂岱之益友論語孔子曰益

諒友今不幸論語曰不幸岱復於何聞過復扶談者

美之呂據聞孫綝代孫峻輔政大怒與諸督將連

名共表薦滕胤為丞相將即綝更以胤為大司馬代

呂岱駐武昌據引兵還使人報胤欲共廢綝冬十月

綝遣從兄憲將兵逆據於江都使中使敕文欽劉纂

唐咨等共擊取據又遣侍中左將軍華融中書丞丁

晏魏晉之制中書無丞告喻胤宜速去意言宜速往

冬十月下字本有  
了未二字

此吳所置華戶化翻  
甘肅元年延熹七年太子之

且有誅罰。胤自以禍及，因留融。晏勒兵自衛，召典軍楊崇。

將軍孫咨，楊崇蓋胤帳下典軍告以胤為亂，迫融等使有書難。

胤，有者對無之稱於此，則文義不為通。通鑑既因三國志舊文，今亦不欲輕改難，乃旦翻。胤不

聽表言，胤反。許將軍劉丞以封爵，使率兵騎攻圍胤。

胤又劫融等，使詐為詔發兵。融等不從，皆殺之。或勸

胤引兵至蒼龍門，蒼龍門，吳建業宮之東門也。將士見公出，必委

綈就公，委棄也。時夜已半，胤恃與據期，又難舉兵向宮。

乃約令部曲，約勒而號令之。說呂侯兵已在近道，故皆為胤

盡死無離散者，偽為于胤顏色不變，談笑如常。時大風

比曉，據不至，比必寐翻。胤兵大會，遂殺胤及將士數十人。



比曉據不至比必緜翻緜緜兵大會遂殺眉及將士數十人

夷眉二族已西大赦改元太平或勸呂據犇魏者據

曰吾取為叛臣遂自殺據父範佐孫策以造吳故取為叛臣自殺以明節

以司空鄭冲為司徒左僕射盧毓為司空晉志曰尚書僕射漢

本置一人至漢獻帝建安四年以執金吾榮邵為尚書左僕射僕射分置左右蓋自此始經魏至晉迄于

江左省置無常置二則為左右僕射或不兩置但曰尚書僕射令闕則左為省主若左右並闕則置尚書

僕射以主省事毓余六翻毓固讓驃騎將軍王昶光祿大夫王觀

司隸校尉琅邪王祥詔不許祥性至孝繼母朱氏遇

之無道祥愈恭謹朱氏子覽年數歲每見祥被楚撻

楚荆也撻擊也輒泣抱持母母以非理使祥覽輒與

祥俱往及長娶妻長知母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

通鑑卷之二十一 晉書卷之二十一 延熙十九年 太平

之母患之為之少止為于偽翻祥漸有時譽母深疾之密

使酖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爭而不與母遽奪反之

漢書齊悼惠王傳奪反自後母賜祥饌饌雜戀翻覽

輒先嘗母懼覽致斃遂止漢末遭亂祥隱居三十餘

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毀瘁瘁秦醉翻杖而後起徐

州刺史呂虔檄為別駕委以州事州界清靜政化大

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徐州之地東際海西北距泗沂

故曰邦國不空別駕之功十一月吳孫綝遷大將

軍綝負貴倨傲多行無禮峻從弟憲嘗與誅諸葛恪

與讀峻厚遇之官至右將軍無難督平九官事九官即九

與讀峻厚遇之官至右將軍無難督平九官事九官即九

與讀峻厚遇之官至右將軍無難叔昇平九官事即九

卿也魏明帝太和二年吳主綝遇憲薄於峻時憲怒還建業留尚書九官於武昌綝殺憲服藥死

與將軍王惇謀殺綝事泄綝殺惇憲服藥死

二年春三月大梁成侯盧毓卒夏四月吳主臨正

殿大赦始親政事孫綝表奏多見難問難乃旦翻又科兵

子弟十八已下十五以上二千餘人科程也程其長短小大也或曰

科當作料音選大將子弟年少有勇力者使將之少

聊量度也日於苑中教習曰吾立此軍欲與之俱長長丁

即亮翻又數出中書視大帝時舊事問左右侍臣曰

先帝數有特制特制謂特出上意以手詔宣行也數所角翻今大將軍問

事問事猶言奏事不言但令我書可邪書可畫嘗食

大梁今開封府祥符

通鑑三十七

甘露二年延熹二年太平二年

吳太平

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

中藏中藏府也掌幣帛金銀諸貨物蜜蜂糖也藏徂

浪翻蜜中有鼠矢召問藏吏藏吏叩頭吳主曰黃門

從爾求蜜邪吏曰向求謂向者嘗求蜜也實不敢與黃門不

服吳主令破鼠矢矢中燥因大笑謂左右曰若矢先

在蜜中外當俱濕今外濕裏燥此必黃門所為也

詰之果服詰去吉翻左右莫不驚悚征東大將軍諸葛

誕素與夏侯玄鄧颺等友善玄等死玄死見上卷正元元年颺死見

七十五卷邵陵厲公嘉平元年颺余章翻又余亮翻王凌母丘儉相繼誅滅王凌

死見七十五卷嘉平三年母丘儉死見上卷正元二年誕內不自安乃傾帑藏

振施帑它朗翻施式智翻曲赦有罪以收衆心畜養揚州輕俠

數千人以為死士畜許六翻因吳人欲向徐場徐場即徐塘在東關

之東場請十萬眾以守壽春又求臨淮築城以備吳

寇司馬昭初秉政長史賈充請遣參佐慰勞四征魏置

征東將軍屯淮南征南將軍屯襄沔以備吳征西將軍屯關隴以備蜀征北將軍屯幽并以備鮮卑皆授

以重兵司馬昭初當國故充請慰勞以觀其志趣勞力到翻且觀其志昭遣充至

淮南充見誕論說時事因曰洛中諸賢皆願禪代君

以為如何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充父達先為豫州而卒故

稱之世受魏恩豈可欲以杜稷輸人乎若洛中有難難

旦翻吾當死之充默然還言於昭曰諸葛誕再在揚州

誕先督揚州東關之敗改督豫州母丘儉既死復督揚州得士眾心今召之必不

振施帑它朗翻曲赦有罪以收眾心畜養揚州輕使

來然反疾而禍小不召則反遲而禍大不如召之昭

從之甲子詔以誕為司空召赴京師誕得詔書愈恐

疑揚州刺史樂綝間已遂殺綝征東將軍與揚州刺

之任率以其州刺史為儲帥歛淮南及淮北郡縣屯

田口十餘萬官兵魏郡縣皆置屯田凡揚州新附勝

兵者四五萬人勝音升聚穀足一年食為閉門自守之

計遣長史吳綱將少子靚至吳將如字少詩照翻靚疾郢翻又疾正翻

稱臣請救并請以牙門子弟為質牙門諸將之子弟也質音致

吳滕胤呂據之妻皆夏口督孫壹之妹也壹孫奂庶子也夏戶

雅翻六月孫綝使鎮南將軍朱異自虎林將兵襲壹異

雅六月孫綝使鎮南將軍朱異自虎林將兵襲壹異

至武昌壹將部曲來犇乙巳詔拜壹車騎將軍交州

牧封吳侯開府辟召儀同三司袞冕赤舄事從豐厚

崇異孫壹者以招攜貳也司馬昭奉帝及太后討諸葛誕昭若

恐後有挾兩宮為變者故奉之以討誕吳綱至吳吳人大喜使將軍全

懌全端唐咨王祚將三萬眾與文欽同救誕以誕為

左都護假節大司徒驃騎將軍青州牧封壽春侯懌

琮之子端其從子也六月甲子車駕次項司馬昭督

諸軍二十六萬進屯丘頭是役也司馬昭攻丘頭曰

沈丘以鎮南將軍王基行鎮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

事與安東將軍陳騫等圍壽春基始至圍城未合文

印頭武丘今沈邱縣

通鑑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延熹二年 太平二年

公山在城北少東

五里

字曲在在在在西南  
吳之安豐也此在今  
陽府壽州南

欽全懌等從城東北因山乘險得將其眾突入城壽春

城外他無山唯城北有八公山耳

昭敕基歛軍堅壁基累求進討會

吳朱異率三萬人進屯安豐為文欽外執安豐縣漢屬廬江郡

魏分屬安豐郡今安豐縣在壽春南八十里詔基引諸軍轉據北山基謂

諸將曰今圍壘轉固兵馬向集但當精脩守備以待

越逸而更移兵守險使得放縱雖有智者不能善其

後矣遂守便宜上疏曰今與賊家對敵當不動如山

若遷移依險人心搖蕩於執大損諸軍並據深溝高

壘眾心皆定不可傾動此御兵之要也書奏報聽基報

聽行其策時帝在軍故諸軍節度皆稟詔指而裁其可否者實司馬昭也於是基等四面



行其策時帝在軍故留軍節度皆於是基等四面

合圍表裏再重龍翻斬壘甚峻文欽等數出犯圍數所

角翻逆擊走之司馬昭又使奮武將軍監青州諸軍事

石苞監古街翻督兗州刺史州泰徐州刺史胡質簡銳卒

為游軍以備外寇泰擊破朱異於陽淵水經注決水出廬江雩婁

縣北過安豐縣東又北右會陽泉水水西有陽泉縣故城故陽泉鄉也漢靈帝封黃琬為侯國決水又北

入于淮異走泰追之殺傷二千人秋七月吳大將軍繇

大發兵出屯鑊里後吳王責孫繇以留湖中不上岸一步則鑊里當在巢縣界復

遣朱異帥將軍丁奉黎斐等五人前解壽春之圍復扶

又翻帥異留輜重於都陸水經注博鄉縣王莽改曰楊陸泚水出焉北過芍陂

又西北入于淮意者都陸即楊陸歟進屯黎漿水經注芍陂

又據晉紀都陸在黎漿南直用翻進屯黎漿水經注芍陂

陽淵在雩婁之西

吳之陽淵即雩婁

之陽泉在今廬州府合肥之西北

吳之鑊里今廬州府巢縣

都陸在壽州之南

吳之在壽州之南

黎漿在壽州之北

通鑑卷之二十七 甘露二年 延熹二年 太平二年

破瀆水東注黎漿水水東逕黎漿亭南又東注肥水謂之黎漿水口也

石苞州泰又擊

破之太山太守胡烈以奇兵五千襲都陸盡焚異資

糧異將餘兵食葛葉走歸孫綝綝使異更死戰異以

士卒乏食不從綝命綝怒九月己巳綝斬異於鑊里

辛未引兵還建業

壽春之圍已固雖使周瑜呂蒙陸遜復生不能解也若孫綝能舉荆

揚之衆出襄陽以向宛洛壽春城下之兵必分歸以自救諸葛誕文欽等於此時決圍力戰猶庶幾焉

綝既不能拔出諸葛誕而喪敗士衆

喪息浪翻自戮

名將由是吳人莫不怨之

為後吳誅孫綝張本

司馬昭曰異不

得至壽春

而吳人殺之非其罪也欲以謝

壽春而堅誕意使其猶望救耳今當堅圍備其越逆

非其罪也四字  
宋在吳不得至  
壽春句下而吳  
人殺之句上

壽春而堅誕意使其猶望救耳今當堅圍備其越逆

而多方以誤之乃縱反聞聞古揚言吳救方至大軍

乏食分遣羸疾就穀淮北執不能久誕等益寬恣食

俄而城中乏糧外救不至將軍蔣班焦彝皆誕腹心

謀主也言於誕曰朱異等以大衆來而不能進孫綝

殺異而歸江東外以發兵爲名內實坐須成敗須待也

今宜及衆心尚固士卒思用并力決死攻其一面雖

不能盡克猶有可全者空坐守死無爲也言不若決死而求生

無爲坐守而待斃文欽曰公今舉十餘萬之衆歸命於吳而

欽與全端等皆同居死地父兄弟盡在江表就孫

綝不欲來主上及其親戚豈肯聽乎且中國無歲無

通鑑卷之七十一 魏志 延熹三年 太平二年

事軍民並疲今守我一年內變將起柰何舍此舍讀日捨

欲乘危徼倖乎徼堅堯翻班彞固勸之欽怒誕欲殺班彞

二人懼十一月棄誕踰城來降全懌兄子輝儀在建

業輝儀懌兄全緒之二子輝一作禕與其家內爭訟攜其母將部曲

數十家來奔於是懌與兄子靖及全端弟翮緝皆將

兵在壽春城中司馬昭用黃門侍郎鍾會策密為輝

儀作書為于偽翻使輝儀所親信齎入城告懌等說吳中

怒懌等不能拔壽春言不能拔壽春之眾於重圍也欲盡誅諸將家

故逃來歸命十二月懌等帥其眾數千人開門出降

帥讀曰率降戶江翻城中震懼不知所為詔拜懌平東將軍封

吳三駱谷在西安府盩厔  
屋山西南沈嶺在豐南

上時艾已自安西將軍  
為鐵西將軍

世平在駱谷水東

臨湘侯端等封拜各有差 漢姜維聞魏分關中兵

以赴淮南欲乘虛向秦川 秦地四塞以為固渭水貫其中渭川左右沃壤千里

世謂之秦川 率數萬人出駱谷至沈嶺時長城積穀甚多

而守兵少征西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司馬望 雍於用翻

及安西將軍鄧艾進兵據之以拒維維壁於芒水 水經

注駱谷水出郿塢東南山駱谷北流逕長城西又北流注于渭渭水又東芒水從南來注之水出南山芒谷北逕盩厔縣竹園中又北流注于渭余按駱數挑

谷在今洋州真符縣屈回八十里凡八十四盤 戰數所角翻 望艾不應是時維數出兵蜀人愁苦中

散大夫譙周作仇國論以諷之 續漢志曰中散大夫秩六百石漢官曰秩

比二千石胡廣曰光祿大夫本為中大夫武帝元狩五年置諫大夫為光祿大夫世祖中興以為諫議大

夫為光祿大夫世祖中興以為諫議大

史知釋之長城方城之名左傳所謂楚國方城以為城者在漢陽堵陽世名之拉兒山自比陽連百里號曰方城亦曰長城辨此長城當在郿城當在郿城當在郿城當在郿城

夫又有太中中散大夫此四等於古者為天子之下大夫視列國之上卿曰或問往古能

以弱勝彊者其術如何曰吾聞之處大無患者常多

慢處小有憂者常思善處昌呂翻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

治理之常也故周文養民以少取多句踐卹眾以弱

斃彊此其術也文王治岐由方百里起三分天下有其二所謂以少取多也句踐歸越弔

死問疾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以弱越斃彊吳或曰曩者項彊漢弱相與戰

爭項羽與漢約分鴻溝各歸息民張良以為民志已

定則難動也率兵追羽終斃項氏事見十卷漢高帝四年豈必

由文王之事乎曰當商周之際王侯世尊言世世居尊位也

君臣久固民習所專民習見君臣之分深根者難拔

家固者難奪當此之時在漢且安能文初鞭馬而反

君臣久固民習所專民習見君臣之深根者難拔

據固者難遷當此之時雖漢祖安能杖劍鞭馬而取

天下乎及秦罷侯置守之後謂罷列國諸侯分置三十六郡郡置守也民

疲秦役天下土崩或歲易主或月易公鳥驚獸駭莫

知所從於是豪彊並爭虎裂狼分疾搏者獲多遲後

者見吞今我與彼皆傳國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

時實有六國並據之執故可為文王難為漢祖夫民

之疲勞則騷擾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諺

曰射幸數跌不如審發跌差也射數差而不中不如審而後發也書曰若虞機張

往省括于是故智者不為小利移目不為意似改步

度則釋孔穎達曰舉足謂之步為于偽翻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

通鑑七十一 七 廿二 延熙三年 太平二年

之師不再戰而克

湯伐桀鳴條一戰而革夏命武王伐紂一戎衣而天下大定

誠

重民勞而度時審也

度徒洛翻

如遂極武黷征

征伐不欲數數則黷

土崩執生不幸遇難

難乃旦翻

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

姜維以數戰亡蜀卒如譙周之言

三年春正月文欽謂諸葛誕曰蔣班焦彝謂我不能

出而走全端全懌又率眾逆降

逆迎也降戶江翻

此敵無備

之時也可以戰矣誕及唐咨等皆以為然遂大為攻

具晝夜五六日攻南圍欲決圍而出圍上諸軍臨高

發石車火箭

石車即砲車也車昌遮翻

逆燒破其攻具矢石雨下

死傷蔽地血流盈壑

壑七艷翻

復還城城內食轉竭出降



死傷蔽地血流盈壑  
復還城城內食轉竭  
出降

者數萬口欽欲盡出北方人省食與吳人堅守誕不

聽由是爭恨欽素與誕有隙徒以計合事急愈相疑

言誕欽初以詭計苟合事急愈相猜疑欽見誕計事誕遂殺欽欽子鴛

虎將兵在小城中鴛虎欽二子也時壽春蓋別有小城聞欽死勒兵赴

之眾不為用遂單走踰城出自歸於司馬昭軍吏請

誅之昭曰欽之罪不容誅其子固應就戮然鴛虎以

窮歸命且城未拔殺之是堅其心也乃赦鴛虎使將

數百騎巡城呼曰呼火故翻文欽之子猶不見殺其餘何

懼又表鴛虎皆為將軍賜爵關內侯城內皆喜且日

益饑困司馬昭身自臨圍見城上持弓者不發曰可

攻矣

知其衆無拒守之心也

乃四面進軍同時鼓譟登城二月

乙酉克之

誕窘急單馬將其麾下突小城欲出司馬

胡奮部兵擊斬之夷其三族誕麾下數百人皆拱手

為列不降每斬一人輒降之

降戶江翻下同

卒不變以至於

盡

史言諸葛誕得人心人蒙其恩而為之死卒子恤翻

吳將于詮曰

詮且緣翻

大丈

夫受命其主以兵救人既不能克又束手於敵吾弗

取也乃免冑冒陳而死

陳讀曰陣

唐咨王祚等皆降

唐咨本魏

人降吳見七十卷文帝黃初六年

吳兵萬眾器仗山積司馬昭初圍

壽春王基石苞等皆欲急攻之昭以為壽春城固而

衆多攻之必力屈若有外寇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今

衆多攻之必力屈若有外寇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今

三叛相聚於孤城之中二叛謂諸葛誕文欽唐咨也天其或者使

同就戮吾當以全策縻之但堅守三面若吳賊陸道

而來軍糧必少吾以游兵輕騎絕其轉輸可不戰而

破也吳賊破欽等必成禽矣乃命諸軍案甲而守之

卒不煩攻而破卒子恤翻議者又以為淮南仍為叛逆仍相

因也吳兵室家在江南不可縱宜悉坑之昭曰古之用

兵全國為上戮其元惡而已言全其國之人民止戮其君所謂誅其君而弔

其民也吳兵就得亡還適可以示中國之大度耳一無

所殺分布三河近郡以安處之河南都也河東河內皆近京師處昌呂翻

拜唐咨安遠將軍其餘裨將咸假位號衆皆悅服其

通鑑卷一百一十二 晉書 唐咨 太平三年

淮南將士吏民為誕所脅略者皆赦之聽文鴛兄弟

收歛父喪給其車牛致葬舊墓文欽誰人也舊墓在焉斂力贍翻昭

遺王基書曰遺于季翻初議者云云求移者甚眾謂前詔諸軍轉

山據北時未臨履亦謂宜然臨履謂親臨其地而履行營壘處所也將軍

深筭利害獨秉固志上違詔命下拒眾議終至制敵

禽賊雖古人所述不是過也昭欲遣諸軍輕兵深入

招迎唐咨等子弟因釁有滅吳之勢王基諫曰昔諸

葛恪乘東關之勝竭江表之兵以圍新城城既不拔

而眾死者大半事見上卷邵陵厲公嘉平五年姜維因洮西之利輕

兵深入糧餉不繼軍覆上邽謂段谷之敗也夫大捷之後上

兵深入糧餉不繼軍覆上却謂敗也夫大捷之後上

下輕敵輕敵則慮難不深難乃旦翻今賊新敗於外又內

患未弭謂孫綝君臣相猜是其脩備設慮之時也且兵出

踰年人有歸志今俘馘十萬人斯得謂禽諸葛誕也書曰周公

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自歷代征伐未有全兵獨克如今之盛

者也武皇帝克袁紹於官渡自以所獲已多不復追

犇復扶又翻懼挫威也事見六十三卷漢獻帝建安五年昭乃止以基為

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進封東武侯習鑿齒

曰君子謂司馬大將軍於是役也可謂能以德攻矣

左傳晉文公城濮之勝君子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夫建業者異道各有所

尚而不能兼并也故窮武之雄斃於不仁如夫差智伯是也

東武在今東州府  
濼州非卷五十五之  
東武

通鑑卷一百一十二 魏書 卷一百一十二 習鑿齒傳

存義之國喪於懦退如宋襄公是也喪息浪翻今一征而禽三叛

大虜吳衆席卷淮浦俘馘十萬生虜為俘截耳為馘古者戰勝馘所格之

左耳而可謂壯矣而未及安坐賞王基之功種惠吳

人結異類之情善曰臯陶邁種德孔安國注曰種布也夫種則有獲種惠於吳人使歸心

中國以成他日混一之功如種藝之有秋也寵鴛葬欽忘疇昔之隙不咎

誕衆使揚土懷愧功高而人樂其成業廣而敵懷其

德樂音洛翻武昭既敷文筭又洽推是道也天下其孰能

當之哉鑿齒晉人其辭蓋有溢美者司馬昭之克壽春鍾會謀

畫居多昭親待日隆委以腹心之任時人比之子房

比之張良也漢姜維聞諸葛誕死復還成都復拜大將

漢書

案王昶是年  
晉荆豫諸  
軍據夾石以  
逼江陵使施  
績全無不得  
東與諸葛誕  
作勢

軍維以段谷之敗  
貶行大將軍事

夏五月詔以司馬昭為相國漢書

百官表曰相國丞相皆秦官又按蕭何封晉公食邑

八郡晉書帝紀曰以并州之太原上黨西河樂平新

加九錫昭前後九讓乃止秋七月吳主封故齊王

奮為章安侯奮徙章安見上卷邵八月以驃騎將

軍王昶為司空昶丑詔以關內侯王祥為三老鄭

小同為五更帝率羣臣詣太學行養老乞言之禮記

凡養老五帝憲三王又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

言有善則記之以為博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後乞

其德行三王又從之求善言可施行也博史博厚者  
也微其禮者依違鄭玄別傳曰玄有  
言之更工衡翻子為孔融吏舉孝  
小同玄之孫也

通鑑七十七 甘露三年 晉紀六年 太平二年

廉融之被圍往赴為賊所害有遺腹子以  
丁卯日生而亥以丁卯歲生故名曰小同  
吳孫緄

以吳主親覽政事多所難問難乃甚懼返自鑊里遂

稱疾不朝朝直使弟威遠將軍據入倉龍門宿衛古

蒼字武衛將軍恩偏將軍幹長水校尉闔闔音開又

分屯諸營欲以自固吳主惡之惡烏乃推朱公主死

意朱公主死見上卷正元二年推全公主懼曰我實

不知皆朱據二子熊損所白是時熊為虎林督損為

外部督吳外部督建吳主皆殺之損妻即孫峻妹也

緄諫不從由是益懼吳主陰與全公主及將軍劉丞

謀誅緄全后父尚為太常衛將軍吳主謂尚子黃門



謀誅絃全后父尚為太常衛將軍吳主謂尚子黃門

侍郎紀曰孫絃專執輕小於孤謂輕視之以為幼小也孤前敕

之使速上岸為唐咨等作援而留湖中不上岸一步

上時又委罪於朱異擅殺功臣不先表聞築第橋南

掌翻絃蓋築第於朱雀橋南不復朝見此為自在無所復畏自在謂

如不復知有君上復不可久忍今規取之規圖也卿父

作中軍都督衛將軍督中軍使密嚴整士馬孤當自出臨橋

率宿衛虎騎左右無難一時圍之吳有左右無難督督無難營兵作

版詔敕絃所領皆解散不得舉手正爾自當得之正

猶言正如此也卿去但當使密耳卿宣詔卿父勿令卿母知

之女人既不曉大事且絃同堂姊邂逅漏泄誤孤非

通五十二 廿五 卷三 太平三年

小也解戶解翻紀承詔以告尚尚無遠慮以語紀母

母使人密語語牛九月戊午倨翻緜夜以兵襲尚執之

遣弟恩殺劉承於蒼龍門外劉承即比明遂圍宮必

寐吳主大怒上馬帶鞬執弓欲出鞬居言翻曰孤大

皇帝適子適讀在位已五年誰敢不從者侍中近臣

及乳母共牽攀止之不得出咤陟罵全后

曰爾父憤憤憤烏外翻類敗我大事敗補又遣呼紀

紀曰臣父奉詔不謹負上無面目復見復扶又因自

殺緜使光祿勳孟宗告太廟發吳主為會稽王吳主

年十六會召羣臣議曰少帝荒病昏亂不可以處大

丁外翻

召羣臣議曰少帝荒病昏亂不可以處大

位承宗廟少詩照翻處昌呂翻下同巴告先帝廢之諸君若有不

同者下異議皆震怖怖普布翻曰唯將軍令懃遣中書郎

李崇奪吳主璽綬璽斯氏翻綬音受以吳主罪班告遠近尚

書桓彝不肯署名懃怒殺之典軍施正勸懃迎立琅

邪王休懃從之吳制中營置左右典軍已未懃使宗正楷與中

書郎董朝楷以吳同姓為宗正中書郎即晉中書侍郎之職迎琅邪王於會

稽吳建興元年休徙丹陽既又徙會稽會工外翻遣將軍孫耽送會稽王亮

之國亮時年十六徙全尚於零陵尋追殺之遷全公

主於豫章冬十月戊午琅邪王行至曲阿杜佑曰曲阿今丹陽

郡丹陽有老公遮王叩頭曰事久變生天下喁喁魚

願陛下速行王善之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魏志卷之六

曰平云布塞亭宜在今  
江寧府句容縣

迎琅邪王於永昌亭  
下宋本有二字曰  
奉宮以武帳為便  
殿設御座已卯王  
至便殿止東廂  
吳云永昌亭宜在今  
江寧府上元縣東

容翻師古曰喁喁眾口  
向上也又相應和聲  
是日進及布塞亭孫綝以琅

邪王未至欲入居宮中  
召百官會議皆惶怖失色徒

唯唯而已唯以水翻諾也  
選曹郎虞汜曰明公為國伊周處

將相之任汜音祀處昌呂翻  
擅廢立之威將上安宗朝下惠

百姓大小踴躍自以伊霍復見  
今迎王未至而欲入

宮如是羣下搖蕩眾聽疑惑非所以求終忠孝揚名

後世也綝不懌而止汜翻之子也  
綝命弟恩行丞相

事率百僚以乘輿法駕迎琅邪王  
於永昌亭孫恩奉

上璽符乘繩證翻上時掌翻  
王三讓乃受羣臣以次奉引引讀

王就乘輿百官陪位綝以兵千人  
迎於半野拜于道

王就乘輿百官陪位

側王下車荅拜即日御正殿大赦改元永安吳主休

吳主權孫綝稱草莽臣詣闕上書上印綬節鉞求避

賢路謂他有賢者進用恐妨其路求引身避之吳主引見慰諭見賢下詔

以綝為丞相荊州牧增邑五縣綝遷大將軍封永安寧侯今休以援立之功

增其封邑以恩為御史大夫衛將軍中軍督封縣侯孫據

幹闓皆拜將軍封侯又以長水校尉張布為輔義將

軍封永康侯初休為王時布為左右督素見信愛及即位遂寵任之為布擅吳立孫皓以亡

國喪身張本宋白曰吳赤烏八年分先是丹陽太守

李衡數以事侵琅邪王休徙丹陽見七十五卷邵陵厲公嘉平四年先悉薦翻數

所角翻其妻習氏諫之習姓按風俗通漢衡不聽琅

永康今金華府永康

角五七十一 甘露 吳主權 永安 吳主休 吳主孫

中國人手下宋本  
有衡曰計將安  
出焉曰八字

邪王上書乞徙他郡詔徙會稽及琅邪王即位李衡

憂懼謂妻曰不用卿言以至於此吾欲犇魏何如妻

曰不可君本庶民耳先帝相拔過重既數作無禮而

復逆自猜嫌復扶又翻逃叛求活以此北歸何面目見中

國人乎琅邪王素好善慕名好呼到翻方欲自顯於天下

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可自囚詣獄表列前失顯求

受罪如此乃當逆見優饒逆迎也言將優加其官以饒益之非但直

活而已衡從之吳主詔曰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

嫌自拘司敗左傳楚箴尹克黃自拘於司敗司敗即司寇也夫射鉤斬祛在

君為君齊桓公與公子糾爭國管仲射桓公中帶鉤子糾死桓公以管仲為相遂霸諸侯晉獻公

使寺人披伐蒲公子重耳踰垣而走披斬其袂及重

使寺人披伐蒲公子重耳踰垣而走披斬其袂及重耳反國與披謀國事發呂卻之謀薦趙衰守原為于

偽翻其遣衡還郡勿令自疑又加威遠將軍授以祭戟

果如習氏所料己丑吳主封故南陽王和子皓為烏程侯和死

皓全見上卷邵陵厲公嘉平五年羣臣奏立皇后太子吳主曰朕以

寡德奉承洪業泣事日淺恩澤未敷后妃之號嗣子

之位非所急也有司固請吳主不許孫綝奉牛酒詣

吳主吳主不受齎詣左將軍張布酒酣出怨言曰初

廢少主時多勸吾自為之者吾以陛下賢明故迎之

帝非我不立今上禮見拒是與凡臣無異當復改圖

耳上時掌翻布以告吳主綝以布為吳主所信倚故

復扶又翻詰之酒酣失言遂以覆禍

綝之凶愚其赤族且矣吳主銜之恐其有變數加賞賜數所戊

成吳主詔曰大將軍掌中外諸軍事統煩多其加

衛將軍御史大夫恩侍中與大將軍分省諸事分綝之權

也或有告綝懷怨侮上欲圖反者吳主執以付綝

殺之由是益懼因孟宗求出屯武昌吳主許之綝盡

敕所督中營精兵萬餘人皆令裝載中營兵即中軍也吳人謂裝船

為裝載綝欲以此兵自隨上武昌載才又取武庫兵

器吳主咸令給與綝求中書兩郎典知荊州諸軍事

主者奏中書不應外出吳主特聽之其所請求一無

違者將軍魏邈說吳主曰綝居外必有變說輸武衛

士施胡又告其謀反武衛士武吳主將討林密自南



士施朔又告緄謀反

武衛士武衛之士也

吳主將討緄密問輔

義將軍張布布曰左將軍丁奉雖不能吏書而計略

過人能斷大事

斷丁亂翻

吳主召奉告之且問以計畫奉

曰丞相兄弟支黨甚盛恐人心不同不可卒制

卒讀曰猝

可因臘會有陞兵以誅之

陞兵宿衛之兵夾殿陞者所謂陞戟之士

吳主

從之十二月丁卯建業中謠言明會有變

明會明日臘會也吳

以土德王用辰臘

緄聞之不悅夜大風發屋揚沙緄益懼戊

辰臘會緄稱疾不至吳主彊起之

彊其兩翻

使者十餘輩

緄不得已將入眾止焉緄曰國家屢有命不可辭可

豫整兵令府內起火因是可得速還遂入尋而火起

尋繼時也 綝求出吳主曰外兵自多不足煩丞相也 綝起

離席離力智翻 奉布目左右縛之 綝叩頭曰願徙交州 吳

主曰卿何不徙滕胤 呂據於交州乎 綝復曰復扶願

沒為官奴 吳主曰卿何不以胤據為奴乎胤據死見上甘露元年

遂斬之 以綝首令其眾曰諸與綝同謀者皆赦之

放仗者五千人 孫闓乘船欲降北 追殺之闓音開又

之諸弟據恩幹蓋已就誅 夷綝三族 發孫峻棺取其

印綬 斫其木而埋之古者棺槨厚薄皆有度斫而薄之以示貶 已巳吳主

以張布為中軍督 改葬諸葛恪 滕胤 呂據等 其罹恪

等事 遠徒者 一切召還 朝臣有乞為諸葛恪立碑者

等事遠徒者一切召還朝臣有乞為諸葛恪立碑者

為于吳主詔曰盛夏出軍士卒傷損無尺寸之功不

可謂能受託孤之任死於豎子之手不可謂智遂寢

恪死見上卷初漢昭烈留魏延鎮漢中事見六十八卷漢獻

帝建安二十四年皆實兵諸圍以禦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

入及興勢之役王平捍拒曹爽事見七十四卷邵皆

承此制及姜維用事建議以為錯守諸圍錯舍適可

禦敵不獲大利不若使敵至諸圍皆歛兵聚穀退就

漢樂二城諸葛亮築漢樂二城見七聽敵入平謂縱

入平重關頭鎮守以捍之令游軍旁出以伺其虛敵

攻關不克野無散穀千里運糧自然疲乏引退之日

不若使下字本有聞字

用三十一卷二卷廿二卷永安元年

比漢壽非常德武陵縣東北

漢城在東南鄒如西

然後諸城並出與游軍并力搏之此殄敵之術也於

是漢主令督漢中胡濟却住漢壽監軍王含守樂城

樂城在沔陽東山上周三十里甚嶮固諸葛亮所護築沔水逕其北又北逕西樂城東而北流注于漢

軍蔣斌守漢城姜維自棄險要以開狡焉啓疆之

四年春正月黃龍二見寧陵井中見賢遍先是頓丘

冠軍陽夏井中屢有龍見陳壽志曰去年青龍仍見頓丘冠軍陽夏縣界井中

寧陵縣前漢屬陳留郡後漢魏屬梁國頓丘縣漢屬東郡魏屬魏郡冠軍縣屬南陽郡陽夏縣漢屬陳國

魏屬梁國先悉羣臣以為吉祥帝曰龍者君德也上

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數屈於井數所非嘉兆也作潛

龍詩以自諷司馬昭見而惡之帝有誅昭之志不務養晦而憤鬱之氣見

於辭而不能自捨蓋亦淺矣此其

於辭而不能自揜蓋亦淺矣此其所以死於權臣之手乎惡烏路翻

夏六月京陵穆

族王昶卒

漢主封其子湛為北地王

湛時王翻

詢為新

興王虔為上黨王尚書令陳祗以巧佞有寵於漢主

姜維雖位在祗上而多率眾在外希親朝政權任不

及祗秋八月丙子祗卒漢主以僕射義陽董厥為尚

書令尚書諸葛瞻為僕射

冬十一月車騎將軍孫

壹為婢所殺

二年孫壹來降

是歲以王基為征南將軍都

督荊州諸軍事

據晉書文帝紀時分荊州為二都督基鎮新野州泰鎮襄陽

元皇帝上

諱奐字景明武帝之孫燕王宇之子也甘露二年封安次縣常道鄉公謚

法行義說民曰元帝本名璜即位改名奐

景元元年

是年六月方改元

春正月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

詔有司率遵前命復進大將軍昭位相國封晉公加

九錫

遵前年之命也復扶又翻

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

勝音升

五月己丑召侍中王沈

沈持林翻下同

尚書王經散騎常侍

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

言路人亦知其將篡

吾不

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

卿下當有等字

王經曰

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笑

魯季氏世執魯國之

政至昭公時伐之不勝公孫于齊次于陽州死于乾侯事見左傳

今權在其門為日

久矣朝廷四方皆為之致死

為于偽翻

不顧逆順之理非

一日也且宿衛空闕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

以復曰卿下補等字

且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

且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禍殆不測宜見重

詳重直用翻重帝乃出懷中黃素詔投地說文曰素白繒也

此黃素詔者蓋以白繒繒染為黃色以書詔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懼况

不必死邪於是入白太后沈業犇走告昭呼經欲與

俱經不從帝禮遇王沈呼為文籍先生而臨變乃爾

晉諸公贊帝遂拔劍升輦率殿中宿衛蒼頭官僮鼓譟而

出昭弟屯騎校尉佝遇帝於東止車門左右呵之佝

衆犇走佝讀曰胃中護軍賈充自外入逆與帝戰於南闕

下帝自用劍衆欲退騎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濟問充

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司馬公畜養汝等畜許六翻

兵晉志太子舍人職比散騎中書等侍郎時未立太子不應置東宮官屬濟本昭之私人授以是官耳騎奇寄翻倅七內翻正為今日偽為于翻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

抽戈前刺帝殞于車下時年二十昭聞之大驚自投

於地太傅孚犇往枕帝股而哭甚哀枕帝於股也左傳齊崔杼弑其

君光晏子枕尸股而哭之三踊而出枕職任翻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昭入

殿中召羣臣會議尚書左僕射陳泰不至昭使其舅

尚書荀顗召之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方於舅方比也今

舅不如泰也言顗阿附司馬氏而已忠於魏室子弟內外咸共逼之

乃入見昭悲慟昭亦對之泣曰玄伯陳泰字玄伯卿何以

處我處昌呂翻泰曰獨有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少詩詔翻

考異曰魏氏春秋曰帝之崩也太傅司馬孚右僕



處我處昌泰曰獨有斬賈充少可以諫天下王沼

考異曰魏氏春秋曰帝之崩也太傅司馬孚右僕射陳泰枕帝尸於股號哭盡哀大將軍入禁中泰見

之悲慟大將軍亦對之泣謂曰玄伯其如我何泰曰獨有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大將軍久之曰卿更

思其他泰曰豈可使泰復發後言遂歐昭久之曰卿血薨裴松之以為違實今從于寶晉紀

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進於此言當以弑君之罪罪昭不知

其次昭乃不復更言復扶顛或之子也太后下

令罪狀高貴鄉公廢為庶人葬以民禮收王經及其

家屬付廷尉經謝其母母顏色不變笑而應曰人誰

不死正恐不得其所以此并命何恨之有非此母不生此子

及就誅故吏向雄哭之哀動一市向姓也音式亮翻王沈以

功封安平侯庚寅太傅孚等上言請以王禮葬高貴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魏紀三十三 甘露三年 王沈

常道今順天府東安縣

鄉公太后許之使中護軍司馬炎迎燕王宇之子常

道鄉公璜於鄴水經注曰白祀溝水出廣陽縣之婁城東東南逕常道城西故鄉亭也西

去良鄉城四十里魏少帝璜所封也廣陽故燕國以為明帝嗣炎昭之子也

辛卯羣公奏太后自今令書皆稱詔制羣公自上公三公至

諸從公也癸卯司馬昭固讓相國晉公九錫之命太后

詔許之戊申昭上言成濟兄弟大逆不道夷其族

六月癸丑太后詔常道鄉公更名奐更工衡翻甲寅常道

鄉公入洛陽是日即皇帝位年十五大赦改元丙

辰詔進司馬昭爵位九錫如前昭固讓乃止癸亥

以尚書右僕射王觀為司空吳都尉嚴密建議作

南里唐據范書方術傳浦里塘在丹陽郡宛陵縣界

吳云浦里塘疑今甯國  
府宣城之灣址類也

侯官今福州府侯官縣

陽鄉見卷三五

浦里塘據范書方術傳浦里塘在丹陽郡宛陵縣界

里陳志濮陽興傳亦云嚴密建丹陽湖田作浦

塘羣臣皆以為難唯衛將軍陳留濮陽興以為可成

濮陽以邑為姓陳留風俗傳漢有長沙太守濮陽逸

吳主休居會稽時興為太守深與相結及即位遂與

張布並見信用遂會諸軍民就作功費不可勝數勝音士卒

多死亡民大愁怨會稽郡謠言王亮當還為天子

而亮宮人告亮使巫禱祠有惡言有司以聞吳主黜

亮為侯官侯遣之國晉志曰建安郡故秦閩中郡漢

徙其人名為東冶後漢改為侯官都尉吳置建安郡

以侯官為縣屬焉宋白曰漢武帝元鼎六年立都尉

居侯官以禦兩越所謂南北一侯也亮自殺衛送者皆伏罪冬十月

陽鄉肅侯王觀卒謚法剛德十一月詔尊燕王待

通五十二 廿五 吳主休 吳主休 吳主休 吳主休 吳主休

以殊禮 十二月甲午以司隸校尉王祥為司空

尚書王沈為豫州刺史初到下教敕屬城及士民曰

若有能陳長吏可否長知說百姓所患者給穀五百

斛若說刺史得失朝政寬猛者給穀千斛主簿陳歆

褚詵歆許今翻入白曰教旨思聞苦言示以勸賞竊

恐拘介之士或憚賞而不言貪昧之人將慕利而妄

舉苟不合宜賞不虛行則遠聽者未知當否之所在

當丁徒見言之不用因謂設而不行愚以為告下之

事可少須後須待沈又教曰夫興益於上受分於下

興益謂進言有益於上也受分謂受賞也斯乃君子之操何不言之有褚

郭嘉莊子注冰炭二字蓋本此又象已前乎此

襄陽郡即今南漳荆門等地也

沮水在今襄陽在荆門

碧復白曰復扶又翻下同堯舜周公所以能致忠諫者以其

欵誠之心著也冰炭不言而冷熱之質自明者以其

有實也若好忠直好呼到翻如冰炭之自然則諤諤之言

將不求而自至若德不足以配唐虞配合也明不足以

並周公實不可以同冰炭雖懸重賞忠諫之言未可

致也沈乃止

二年春三月襄陽太守胡烈襄陽縣漢屬南郡沈約曰魏武平荆州分南郡

編以北及南陽之山都立襄陽郡表言吳將鄧由李光等十八屯同

謀歸化遣使送質任質音致欲令郡兵臨江迎拔詔王

基部分諸軍徑造沮水以迎之造七到翻應劭曰沮水出漢中房陵東入

百五十二 景元二年 景元四年 永安四年

之西曰吳云沮水出今  
鄖陽府房縣東往  
保康南漳遠安東陽  
合漳水至江陵入江  
雖水也此在今襄陽  
府南漳地考

史記釋文沮水出武  
都東狼谷南至沙  
至入江雜說漢地  
理志沮水有二一武  
都沮縣東狼谷中  
南至沙入江合

于漢而入江故水經  
注云沔水一名沮水  
其一出漢中房陵  
淮山東至鄖入江  
左傳所謂沮漳

之沮也水經云沮水  
出漢中房陵  
淮山東南過臨沮  
好界又東南區

南入于江此沮水  
正指臨沮也  
之沮水非東狼谷  
之沮水也

江師古曰沮千余翻南郡臨沮縣以臨沮水得名水  
經注曰自臨沮界東南過枝江縣又東南入于江

若由等如期到者便當因此震蕩江表基馳驛遺司

馬昭書遺于季說由等可疑之狀且當清澄謂事之

定如水之混濁莫測其淺深且當未宜便舉重兵深

入應之又曰夷陵東西皆險陜陜與竹木叢蔚卒有

要害弩馬不陳蔚音尉又紆勿翻卒讀曰猝謂猝然

得陳其今者筋角濡弱考工記弓人為弓冬析幹春

角夏治筋以陽煦而筋角濡滑也冬析幹秋合三材

以陰凝而堅緻也春夏之交陽氣蒸潤筋角濡弱則

弓弩之力不勁水潦方降廢盛農之務要難必之利此事之  
危者也要一姜維之趣上邽趣七文欽之據壽春皆

深入求利以取覆沒此近事之鑒戒也嘉平已來累

有內難謂曹爽兄弟既死累有廢立之事母丘當今

之宜當務鎮安社稷撫寧上下力農務本懷柔百姓

未宜動衆以求外利也昭累得基書意狐疑敕諸軍

已上道者且權停住所在令各就其所至之地而住軍也須候節度

須待也基復遺昭書曰昔漢祖納酈生之說欲封六國

寤張良之謀而趣銷印事見十卷漢高帝三年復基

謀慮淺短誠不及留侯亦懼襄陽有食其之謬食其音異

基昭於是罷兵報基書曰凡處事者多曲相從順鮮

能確然共盡理實處昌呂翻誠感忠愛每見規示輒

依來旨已罷軍嚴既而由等果不降降戶烈奮之弟

也秋八月甲寅復命司馬昭進爵位如前不受

冬十月漢主以董欽為輔國大將軍諸葛瞻為都護

衛將軍共平尚書事以侍中樊建為尚書令時中常

侍黃皓用事歆瞻皆不能矯正揉曲使直曰矯士大夫多附

之唯建不與皓往來祕書令卻正久在內職與皓比

屋比毗至翻近也並也聯也又簿必翻相次也周旋三十餘年澹然自守

以書自娛既不為皓所愛亦不為皓所憎故官不過

六百石秘書令秩六百石而亦不懼其禍漢主弟甘陵王永

憎皓皓譖之使十年不得朝見朝直遙翻見賢遍翻吳主使五



官中郎將薛翊聘于漢翊况及還吳主問漢政得失

對曰主闇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

不聞直言經其野民皆菜色臣聞燕雀處堂子母相

樂以為至安也突决棟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禍之將

及其是之謂乎魏相子順引先人之言也嗚呼蜀之

布用事浦里塘之役吳民愁怨韋昭盛冲以切直而

不得居王所翊亦知之否邪知而不言無亦容身而

求免罪邪處昌翊綜之子也薛綜見七十二卷是

歲鮮卑索頭部大人拓跋力微始遣其子沙漠汗入

貢因留為質索昔各翻汗音力微之先世居北荒不

交南夏魏收曰魏之先出自黃帝黃帝子曰昌意昌

帝以土德王北人謂土為托謂后為拔故以為氏或曰自謂托天而生拔地而長故為托拔氏蕭子顯曰匈奴女名托跋妻李陵胡俗以母為姓故為李陵之後而甚諱之有言其是陵後者輒見殺夏戶雅翻

至可汗毛始疆大也宋白曰虜俗呼天為可汗可讀如渴汗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後五世至可汗推

寅魏書曰漢桓帝時鮮卑檀石槐分其地為東西三部其大人曰置鞬落羅曰律推演宴荔游等皆為大帥推演蓋即推寅也按魏收魏書帝紀毛死貸立

貸死觀立觀死樓立樓死越立越死推寅立推寅蓋俗云鑽南遷大澤又七世至可汗鄰推寅死利立利

研之義南遷大澤又七世至可汗鄰推寅死利立利

立肆死機立機死蓋立使其兄弟七人及族人乙旃

氏車悝氏車昌遮翻悝胡昆翻分統部眾為十族按

書官氏志毛統國有九十九姓至鄰七分國人使諸

兄弟各攝領之乃分其民以兄為紇骨氏後改為胡

氏次兄為普氏後改為周氏次兄為拔拔氏後改為

定襄今歸化城土默特  
特准東盛樂亦在  
土默特旗東

氏次兄為普氏後改為周氏次兄為拔拔氏後改為  
長孫氏弟為達奚氏後改為奚氏次弟為伊婁氏後  
改為伊氏次弟為丘敦氏後改為丘氏次弟為侯氏  
後改亥氏七族之興自此始也又命叔父之胤曰乙  
旃氏後改為叔孫氏又命疏族為車悝氏後  
改為車氏凡與托拔氏為十姓百世不通婚鄰老以  
位授其子詰汾使南遷遂居匈奴故地詰汾卒力微  
立復徙居定襄之盛樂漢定襄郡有成樂縣後漢屬  
雲中郡建安二十年併雲中  
定襄五原朔方為新興郡郡止置一縣以屬新興而  
盛樂故縣棄之荒外故力微得居之後魏既盛南都  
平城置盛樂宮於其地永熙中又置盛樂郡復扶又翻部眾浸盛諸部皆畏服  
之拓拔氏始見于此鮮卑軻比能與魏為敵者也軻  
比能死北邊差安而拓拔氏盛矣為後魏張本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七

浙江圖書館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八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  
事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貳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魏紀十 起玄默敦牂盡闕逢  
涿灘凡三年涿音噉

元皇帝下

景元三年秋八月乙酉吳主立皇后朱氏朱公主之

女也戊子立子寧為太子 寧烏闕翻據吳志吳主休  
為四子作名字寧音湖水

灣澳之灣非漢大將軍姜維將出軍右車騎將軍

先有此音也

景元三年 吳主立皇后朱氏 永安五年

吳主立

小日錄作少下三  
句作用之不已必  
將亡國又云姜  
維出處石

洮陽即今洮州  
洮陽洮水西北  
青海和碩特之  
頭道之東

侯和在洮州  
高和在洮州  
南

吳云侯和今在  
府岷州西北  
今甘肅作路及  
卡勒至三土司

廖化曰兵不戢必自焚伯約之謂也

左傳魯衆仲曰兵猶火也不戢

將自焚姜維字伯約今力弔翻智不出敵而力小於寇用之無

厭將何以存

謂較智則不出於敵人之上而較力則又弱小也厭於鹽翻

冬十月

維入寇洮陽

洮陽洮水之陽也洮水之陰魏不置郡縣維渡洮而攻之也沙州記曰強城東北三百里有曾城臨洮水曰洮陽城杜佑

曰臨洮郡城本洮陽城臨洮水洮土刀翻鄧艾與戰

於侯和破之維退住沓中

水經注洮水逕洮陽城又東逕共和山南城在四山中

又東逕迷和城北意侯和即此地也沓中在諸羌中即沙強之地晉張駿據河西因前趙之亂收河南

地至于狄道置武街石門侯和強川甘松五屯護軍與後趙分境乞伏熾盤攻強川師次沓中則侯和之

地在塞內沓中之地在羌中明矣初維以羈旅依漢

維降漢見七十

元年身受重任興兵累年功績不立黃皓用事於中與

洪和

右大將軍閻宇親善陰欲廢維樹宇維知之言於漢

主曰皓姦巧專恣將敗國家請殺之敗補漢主曰皓

趨走小臣耳往董允每切齒事見七十四卷邵吾常

恨之君何足介意維見皓枝附葉連懼於失言遜辭

而出漢主敕皓詣維陳謝維由是自疑懼此維未出

也返自洮陽因求種麥沓中不敢歸成都司馬昭因

維於沓中而伐蜀吳主以濮陽興為丞相廷尉丁密光祿

勳蓋宗為左右御史大夫漢成帝綏和元年罷御史

因之獻帝建安十三年罷司空復置初興為會稽太

守會工外翻吳主在會稽興遇之厚左將軍張布嘗

通鑑三十一 吳主在會稽五年永安五年

為會稽王左右督將

吳主休先封琅邪王徙居會稽自會稽入立未嘗封會稽王也

會稽當作琅邪將即亮翻

故吳主即位二人皆貴寵用事布典宮

省興關軍國以佞巧更相表裏

更工衡翻

吳人失望吳主

喜讀書

喜許記翻

欲與博士祭酒韋昭博士盛冲講論

前漢

五經博士有僕射一人東漢轉為祭酒胡廣曰官名祭酒皆一位之元長也古禮賓客得主人饌老者一

人舉酒以祭於地舊說以為示有先沈約志曰吳王鼻為劉氏祭酒夫祭祀以酒為本長者主之故以祭

酒為稱漢侍中魏散騎常侍高功者並為祭酒公府祭酒漢末有之張布以昭冲切直

恐其入侍言已陰過固諫止之吳主曰孤之涉學羣

書略徧但欲與昭等講習舊聞亦何所損君特當恐

駁道斥姦慝故不欲令耳如此之事孤已自備之不須昭等然後解羣羣謝且言



懼妨政事吳主曰王務學業其流各異不相妨也王務

猶言王此無所為非而君以為不冝是以孤有所及

事也耳不圖君今日在事更行此於孤也良甚不取布拜

表叩頭據陳壽志自孤之涉學已下皆詔荅之語布

得詔惶恐以表陳謝重自序述吳主又面荅

之自王務學業以下皆面荅之語也所謂今日在事

更行此於孤蓋比之孫綝以綝擅權之時不使吳主

親近儒生也於是布拜叩頭未嘗再上吳主曰聊相

表也此表字衍在事者在官任事也開悟耳何至叩頭乎如君之忠誠遠近所知吾今日

之魏魏皆君之功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詩大

之辭鮮終之實難君其終之然吳主恐布疑懼卒如

息淺翻布意卒子廢其講業不復使昭等入復扶譙郡嵇

魏竹林七賢上目  
錄有以放誕相尚  
五字

康晉書曰康之先姓奚會稽上虞人以避怨徙文辭

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俠戶與陳留阮籍籍兄

子咸姓譜殷有阮國在岐渭之間周詩有侵阮徂河

內山濤河南向秀向式琅邪王戎沛國劉伶特相友

善號竹林七賢皆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

落世事阮籍為步兵校尉其母卒籍方與人圍碁對

者求止籍留與決賭與決勝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

號吐血數升毀脊骨立骨立者言其脊甚身肉俱消

居喪飲酒無異平日司隸校尉何曾惡之惡烏面

質籍於司馬昭座質正也面以曰卿縱情背禮敗俗

之人今忠賢執政綜核名實若卿之曹不可長也皆

妹翻敗補邁因謂昭曰公方以孝治天下治直而聽翻長知兩翻

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座何以訓人宜擯之四

裔無令汙染華夏汗烏昭愛籍才常擁護之昭之讓

籍為公卿為勸進牋辭曾夔之子也何夔見六十三

年阮咸素幸奴婢姑將婢去咸方對客遽借客馬追

之累騎而還累重也兩人共馬謂之劉伶嗜酒常乘

鹿車賢曰鹿車言其小僅可容鹿也攜一壺酒使人荷鋪隨之荷下

鍾側洽曰死便埋我當時士大夫皆以為賢爭慕效

之謂之放達鍾會方有寵於司馬昭聞嵇康名而造

皇元三年 卷之五

之造七到翻康箕踞而鍛康性巧而好鍛鍛都玩翻小冶也不為之禮會

將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

來見所見而去遂深銜之山濤為吏部郎魏尚書郎有二十三

負吏部其一也舉康自代康與濤書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

湯武昭聞而怒之湯武革命而康非薄之故昭聞而怒康與東平呂安

親善安兄巽誣安不孝康為證其不然為于偽翻會因譖

康嘗欲助母仁儉言母仁儉反而康欲助之母音無且安康有盛名

於世而言論放蕩害時亂教且因此除之昭遂殺安

及康康嘗詣隱者汲郡孫登晉泰始二年始分河內為汲郡史追書也登

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司馬昭患姜

維數為寇官騎路遺求為刺客入蜀官騎騶騎也數所角翻騎奇寄

翻從事中郎荀勗曰明公為天下宰宜杖正義以伐

違貳違離也背也貳攜貳也兩屬也而以刺客除賊非所以刑于四

海也毛萇曰刑法也韓嬰曰刑正也昭善之勗爽之曾孫也荀爽淑之子也

漢末為公昭欲大舉伐漢朝臣多以為不可獨司隸校尉

鍾會勸之昭諭眾曰自定壽春以來息役六年治兵

繕甲以擬二虜治直之翻今吳地廣大而下濕攻之用功

差難不如先定巴蜀三年之後因順流之執水陸並

進此滅虢取虞之執也春秋晉獻公滅虢因以滅虞此言滅蜀乘勢可以滅吳也

計蜀戰士九萬居守成都及備他境不下四萬然則

通鑑卷之八十一 景元三年 且孫權五年 永安五年

餘衆不過五萬今絆姜維於沓中絆博漫翻繫足曰絆使不得

東顧直指駱谷出其空虛之地以襲漢中以劉禪之

闇而邊城外破士女內震其亡可知也乃以鍾會為

鎮西將軍都督關中征西將軍鄧艾以為蜀未有覺

屢陳異議善用兵者觀釁而動此艾所以陳異議也昭使主簿師纂為艾

司馬以諭之姓譜師古者掌樂之官因以為氏艾乃奉命姜維表漢

主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宜並遣左右車騎張

翼廖化時張翼為左車騎將軍廖化為右車騎將軍督諸軍分護陽安關

口陽安關口意即陽平關也及陰平之橋頭杜佑曰陰平橋頭在文州界以防

未然黃皓信巫鬼謂敵終不自致致至也又送也啓漢主

陽關在沓中西北  
陰平即今階州文縣  
橋頭在文縣北泉  
三橋也此白泉即拒  
水章柔白水區文  
縣入蜀有故中關

吳云陽安關即陽平今漢中府沓中白鳥山上橋頭今階州文縣南北水之上

寢其事羣臣莫知

正月辛未作二月  
綱目春有詔立故丞  
相亮廟於沔陽事

寢其事羣臣莫知

四年春正月復命司馬昭進爵位如前

如元年之詔也復扶又翻

又辭不受

吳交趾太守孫資貪暴

諳私

為百姓所

患會吳主遣察戰鄧荀至交趾

裴松之曰察戰吳官號今揚都有察戰巷

荀擅調孔爵三十頭送建業

調徒弔翻

民憚遠役因謀作

亂夏五月郡吏呂興等殺諳及荀遣使來請太守及

兵九真日南皆應之詔諸軍大舉伐漢遣征西將

軍鄧艾督三萬餘人自狄道趣甘松沓中

甘松本生羌之地張

駿置甘松護軍乞伏國仁置甘松郡後魏時白水羌

朝貢置甘松縣太和六年改置扶州隋改甘松為嘉

誠縣屬同昌郡唐武德初置松州取甘松嶺為名且

其地產甘松也杜佑曰甘松嶺江水發源之地甘松

甘松今西固城西南  
自外岷江源亦在  
沓中  
唐之松州乃  
隋同昌郡王嘉誠  
郡後周置龍州  
郡非甘松郡甘松

通鑑卷之... 吳永安六年

吳云甘松今  
望昌府岷州  
南嶺州崇  
路土司南甘  
松嶺也此  
自狄道南  
循岷州州  
至甘松嶺

吳永安  
六年

即在隋官昌郡之懷道縣唐亦為懷道縣屬官州

由西和北之初山趨成勢西之武街文路南之橋頭在舊中

斜谷最西在郿縣路谷居中在盤屋子午谷最東在長安三道同趨漢中

山在今交川郡境今臨洮和政郡之南及合川郡之地新唐書曰甘松山在洮水之西吐谷渾居山之陽

以連綴姜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三萬餘人自祁山

趨武街橋頭絕維歸路賢曰下辨縣屬武都郡今城州同谷縣舊名武街城水經

注濁水逕武街城南又曰白水出臨洮縣西傾山東南逕陰平故城南又東北逕橋頭雍於用翻

會統十餘萬眾分從斜谷駱谷子午谷趣漢中斜余

谷音浴趣以廷尉衛瓘持節監艾會軍事行鎮西軍

七喻翻鍾會時為鎮西將軍瓘既監艾瓘覲之子也衛事

武帝文帝明會過幽州刺史王雄之孫戎王雄刺幽州遣勇士

刺殺軻問計將安出戎曰道家有言為而不恃老子

比能非成功難保之難也或以問參相國軍事平原劉

通監七十八

吳武街今陝州成此自西和成縣至文

吳通鳳翔府郿縣斜谷循渭水

固為次西也由西安府

盤屋路駱谷循鐵冶

河德谷至洋水為次

東也由鄂

子午谷



寔曰鍾鄧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

其故寔笑而不答

鍾鄧之禍識者固知之矣

秋八月軍發洛陽大

賚將士

賚來代翻賜也

陳師誓衆將軍鄧敦謂蜀未可討司

馬昭斬以徇漢人聞魏兵且至乃遣廖化將兵詣沓

中為姜維繼援張翼董厥等詣陽安關口為諸圍外

助大赦改元炎興敕諸圍皆不得戰退保漢樂二城

用姜維之言也

城中各有兵五千人翼歛北至陰平聞諸葛

緒將向建威留住月餘待之鍾會率諸軍平行至漢

中九月鍾會使前將軍李輔統萬人圍王含於樂城

護軍荀愷圍蔣斌於漢城

斌音彬

考異曰晉書文紀作部將易愷今從魏志

會徑過西趨陽安口遣人祭諸葛亮墓諸葛亮初漢

武興督蔣舒在事無稱宋白曰武興漢武都沮縣地元和郡國志曰興州城即古

武興城也蜀以處當衝要置武興督以守之無稱言其庸庸無可稱者漢朝令人代之

朝直使助將軍傅僉守關口舒由是恨鍾會使護軍

廷翻胡烈為前鋒攻關口舒詭謂僉曰今賊至不擊而閉

城自守非良圖也僉曰受命保城惟全為功今違命

出戰若喪師負國喪息浪翻死無益矣舒曰子以保城獲

全為功我以出戰克敵為功請各行其志遂率其眾

出僉謂其戰也不設備使舒果迎戰亦未可保其必勝僉何為不設備邪關城失

守僉亦有罪焉舒率其眾迎降胡烈降戶烈乘虛襲城僉格

鬪而死僉彤之子也  
帝黃初三年彤余中翻  
鍾會

聞關口已下長驅而前大得庫藏積穀藏徂浪  
鄧艾

遣天水太守王頌直攻姜維營前漢天水郡後漢改  
日漢陽郡魏復曰天

水頌渠隴西太守牽弘邀其前金城太守楊欣趣其

松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引兵還欣等追躡於疆

川口大戰疆川口在強臺山南強臺山即臨洮之西  
傾山闕駟曰強水出陰平西北強山一日

強川姜維之還也鄧艾遣王維敗走聞諸葛緒已塞

頌追敗之於強口即是地也乃從孔函谷入北道欲出緒後緒聞

道屯橋頭塞悉則翻乃從孔函谷入北道欲出緒後緒聞

之却還三十里維入北道三十餘里聞緒軍却尋還

從橋頭過緒趣截維較一日不及言較遲一日維遂

疆川口在岷州南  
吳云疆川今祥楚河  
即白水源也

孔函谷在西國城南  
水南岸 吳云孔函  
谷今之階州西國城南  
北顧土司也在今  
文物西北  
趣截釋文辨誤引  
作趣截史始釋文曰

見下

通鑑卷之八

景元四年

炎興元年

永安六年

史始釋文曰  
趣截連斷  
也趣超玉切  
辨誤史書緒

欲開闢城下字未有未  
陰平今文如劉三字  
白水今文如南白水  
劍閣今保寧府劍州  
北南棧口也

若曰施績即朱績  
五鳳中復姓施

還至陰平合集士眾欲赴關城聞其已破退趣白水

遇廖化張翼董厥等合兵守劍閣以拒會水經注小

大劍山三十里連山絕險飛閣通衢故謂之劍閣華

陽國志曰廣漢郡德陽縣有劍閣道三十里至險祝

穆曰劍門漢屬廣漢郡為葭萌縣地蜀先主以霍峻  
為梓潼太守有劍閣縣符秦使徐成寇蜀攻二劍克  
之始有二  
劍之號

安國元侯高柔卒冬十月漢人告急

於吳甲申吳主使大將軍丁奉督諸軍向壽春將軍

留平就施績於南郡議兵所向將軍丁封孫異如沔

中以救漢沔中時為魏境吳兵未能至也擬其所向

城接境自此行兵亦可以達沔中然耳吳之巫秣歸等縣皆在江北與魏之新  
亦猶激西江之水以救涸轍之魚耳  
將獻捷交至復命大將軍昭進位爵賜一如前詔復  
扶

隨前將數  
讀曰趣也  
吳云白水  
在階州者

此言南棧  
也今保寧  
府昭化南  
劍州西北

又翻昭乃受命始受相國晉公九錫之命昭辟任城魏舒為相國參

軍任音初舒少時遲鈍不為鄉親所重鄉里親戚也少詩照翻

從叔父吏部郎衡有名當世從才用翻亦不知之使守水

碓為碓水側實輪碓後以橫木貫輪橫木之兩頭復以木長二尺許交午貫之正直碓尾木激水灌輪

輪轉則交午木戛擊碓尾木而自春不煩人力謂之水碓碓都內翻每歎曰舒堪數百

戶長謂小邑長也我願畢矣舒亦不以介意不為皎

厲之事皎者求以暴白於世厲危行也唯太原王又謂舒曰卿終當

為台輔常振其匱乏舒受而不辭年四十餘郡舉上

計掾上時掌翻掾于綃翻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

可以為高舒曰若試而不中中竹仲翻其負在我安可虛竊

景元四年仲夏六月

凌氏延堪曰釋算乃射之禮胡氏不引而引投壺何也

不就之高以為已榮乎於是自課百日習一經因而對

策升第累遷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參佐參軍及諸

佐吏也毓舒常為畫籌而已射之畫籌猶投壺之釋筭也為干偽翻下徐為

同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射以兩人為朋射之有朋猶古射儀之有耦也

周禮王以六耦射三侯諸侯以四耦射二侯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士以三耦射射豻侯左傳魯襄公享范

獻子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舒容範閑雅發無不中於家臣杜預注云二人為耦

仲竹舉坐愕然莫有敵者坐徂翻毓歎而謝曰吾之不

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豈一事哉及為相國參軍

府朝碎務未嘗見是非府朝猶言府庭也朝直遙翻見賢通翻至於廢

興大事眾人莫能斷者斷丁亂翻舒徐為籌之多出眾議

江油好屬就字府

白水關據注引辛懷  
言在梁州金牛路則  
非陰平之白水也  
今涉界

之表昭深器重之 癸卯立皇后卞氏昭烈將軍秉

之孫也 鄧艾進至陰平簡選精銳欲與諸葛緒自

江油趣成都 水經注涪水出廣漢屬國剛氏道徼外

北鄧艾自陰平景谷步道懸兵東馬入蜀逕江油廣

漢者也宋白曰龍州江油郡北踰山至文州三百三

十里文州漢陰平地也鄧艾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

百里至江油即此九域志龍州北至文州四百三十

里元豐九域志龍州治江緒以本受節度邀姜維西

油縣南至綿州二百餘里 行非本詔遂引軍向白水 此白水關也賢曰在今梁

州金牛縣西東北至關城 百八與鍾會合會欲專軍執密白緒畏懦不進檻車

徵還軍悉屬會姜維列營守險會攻之不能克糧道

險遠軍食乏欲引還鄧艾上言賊已摧折宜遂乘之

通鑑七十一 景元四年 炎興元年 永安五年

吳之白水  
關今保寧  
府昭化縣

德陽亭今劍州西  
北所謂景谷道也

涪今縣州

若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按前漢無德陽縣後漢志廣漢郡始有德

陽縣蓋因漢故亭而置縣也自蜀分廣漢置梓潼郡之後劍閣縣屬梓潼德陽縣屬廣漢續漢志以為德

陽縣有劍閣今姜維守劍閣拒鍾會而鄧艾欲從德陽亭趣涪則此時分為兩縣明矣然德陽亭亦非此時德陽縣治蓋前漢德陽亭故處也此道即所謂陰平景谷道

趣涪趣七喻翻出劍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出其不

意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劍閣之軍不

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趣七喻翻遂自陰平行無人之

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今隆慶府陰平縣北六十里有馬閣

山峻峭峻嶒極為艱險鄧艾軍行至此路不得通乃懸車束馬造作棧閣始通江油因各馬閣又自文州

青塘嶺至龍州百五十里自北而南者右肩不得易所負謂之左擔路亦艾伐蜀路也據鍾會傳艾自漢

所負謂之左擔路亦艾伐蜀路也

吳德陽今劍州梓潼  
此西北也此  
由文州景谷  
進棧循龍  
安江油至梓  
潼也四路  
此景西矣



德陽亭入江油左擔道則山谷高深至為艱險又糧

運將匱瀕於危殆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雷翻將士

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山崖險隘單行相繼而進如貫魚然先登至江

油江油今龍州江油縣地南至綿州二百餘里綿州古涪城也蜀守將馬邈降降

江翻下同諸葛瞻督諸軍拒艾至涪停住不進陳壽曰涪去成都三百六

十里尚書郎黃崇權之子也黃權劉璋所用先主伐吳而敗權隔在江北遂

魏降屢勸瞻宜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瞻猶豫未

納崇再三言之至于流涕瞻不能從艾遂長驅而前

擊破瞻前鋒瞻退住縣竹縣竹縣屬廣漢郡今綿竹縣東北至綿州百餘里

艾以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為琅邪王諸葛氏本琅邪人故以此

縣竹在綿州西  
有百四十里

景元四年  
炎興元年  
永安六年

誘之誘音西瞻怒斬艾使列陳以待艾使疏吏翻陳艾遣讀曰陣下同

子惠唐亭侯忠出其右司馬師纂等出其左忠纂戰

不利並引還曰賊未可擊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

舉何不可之有叱忠纂等將斬之忠纂馳還更戰大

破斬瞻及黃崇瞻子尚歎曰父子荷國重恩荷下可翻不

早斬黃皓使敗國殄民用生何為策馬冒陳而死杜佑

曰漢州德陽縣鄧艾破諸葛瞻於此因為京觀敗補邁翻漢人不意魏兵卒至不

為城守調度卒讀曰猝聞艾已入平土百姓擾擾皆

迸山澤不可禁制孟翻漢主使羣臣會議或以蜀之

與吳本為與國宜可犇吳或以為南中七郡南中七郡越雋

朱提祥柯雲南興阻險斗絕易以自守易以宜可豉翻犇

南光祿大夫譙周以為自古以來無寄他國為天子

者若入吳國亦當臣服且治政不殊則大能吞小此

數之自然也治直吏翻由此言之則魏能并吳吳不能并

魏明矣等為稱臣為小孰與為大偽翻再辱之恥何

與一辱謂今降魏一辱而已若犇吳稱臣是一辱矣與吳俱亡又將臣服於魏是為再辱且

若欲犇南則當早為之計然後可果果決也今大敵

已近禍敗將及羣小之心無一可保恐發足之日其

變不測何至南之有乎謂衆心已離既行之後中道潰散必不能至南中或

曰今艾已不遠恐不受降如之何降戶江周曰方今

景元四年炎興元年永安六年

東吳未賓事執不得不受受之不得不禮若陛下降

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請身詣京都京都謂洛陽魏都晉

景王諱師晉人避之率謂京師為京都蜀方議降譙周已為晉人諱矣吁以古義爭之衆

人皆從周議漢主猶欲入南狐疑未決周上疏曰南

方遠夷之地平常無所供為言其民既不出稅租以供上用又不出力為上

有所施為猶數反叛自丞相亮以兵威逼之窮乃率從事

七十卷文帝黃初六年數所角翻今若至南外當拒敵內供服御費

用張廣他無所取耗損諸夷其叛必矣漢主乃遣侍

中張紹等奉璽綬以降於艾璽斯氏翻綬音受北地王謀怒

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將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

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諶時王翻李何降乎漢主

不聽是日諶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謂

庸禪有子張紹等見鄧艾於維維縣屬廣漢郡西南

艾大喜報書褒納漢主遣太僕蔣顯別敕姜維使降

鍾會又遣尚書郎李虎送士民簿於艾戶二十八萬

口九十四萬甲士十萬二千吏四萬人艾至成都城

北漢主率太子諸王及羣臣六十餘人面縛輿櫬詣

軍門杜預曰面縛縛手於後唯見其面也艾持

節解縛焚櫬延請相見檢御將士無得虜略綏納降

附使復舊業輒依鄧禹故事承制拜漢王禪行驃騎

景元四年 炎興元年 永安六年

將軍太子奉車諸王駙馬都尉漢羣司各隨高下拜

為王官或領艾官屬依鄧禹承制授隗囂故事也以

師募領益州刺史隴西太守牽弘等領蜀中諸郡艾

聞黃皓姦險收閉將殺之皓賂艾左右卒以得免子

恤姜維等聞諸葛瞻敗未知漢主所嚮乃引軍東入

于巴巴即巴中鍾會進軍至涪遣胡烈等追維維至郿

郿縣屬廣漢郡劉昫曰梓州飛鳥縣漢郿縣地隋得

取飛鳥山以名縣師古曰郿音妻又音千私翻得

漢主敕命乃令兵悉放仗送節傳於胡烈傳株自從

東道與廖化張翼董厥等同詣會降將士咸怒拔刀

巴即保寧府章  
案據注巴中則維  
引軍東入重慶  
府蓋將由蜀水  
歸成都保守也  
鄭今潼川府三臺

斫石觀此則蜀之將士豈肯下

於是諸郡縣圍守皆

吳之巴蜀  
巴蜀鄭今  
潼川府三  
臺即南界

被漢主敕罷兵降圍守即魏延所置漢中諸圍之守兵也鍾會厚待姜

維等皆權還其印綬節蓋漢先主以獻帝建安十九年得蜀魏文帝黃初二年

即帝位傳二世吳人聞蜀已亡乃罷丁奉等兵吳

中書丞吳郡華覈魏有中書監令無中書丞此官詣蓋吳置也華戶化翻覈戶革翻詣

宮門上表曰伏聞成都守臣主播越社稷傾覆失

委附之士棄貢獻之國臣以草芥竊懷不寧陛下聖

仁恩澤遠撫卒聞如此必垂哀悼臣不勝忡悵之情

卒讀曰猝勝音升左傳楚人滅江秦伯謹拜表以聞為之降服出次不舉

忡丑中翻憂也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敢不矜乎吾自懼也蜀吳

之與國蜀亡岌岌乎為吳矣吳之君臣不知懼故華覈拜表魏之伐蜀也吳人或謂襄陽張悌曰司馬氏

通鑑七十八 景元四年 漢亡 永安六年

得政以來大難屢作

難乃旦翻謂王凌母上儉諸葛誕舉兵也

百姓未服

今又勞力遠征敗於不暇何以能克悌曰不然曹操

雖功蓋中夏

夏戶雅翻

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不獻承

之刑繁役重東西驅馳無有寧歲司馬懿父子累有

大功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為之謀主而救其疾苦

民心歸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二叛而腹心不擾

邵陵厲公

嘉平元年王凌叛高貴鄉公正元元年母仁儉叛甘露二年諸葛誕叛

曹髦之死四方

不動任賢使能各盡其心其本根固矣姦計立矣今

蜀閹宦專朝

朝直遥翻

國無政令而玩戎黷武民勞卒敝

競於外利不脩守備彼疆弱不同智筭亦勝因危而



吳云漢葭今西陽州彭水  
遷陵今永順府保靖州

吳云赤沙今西陽州黔江  
也 酉陽今酉陽州

伐殆無不克噫彼之得志我之憂也吳人笑其言至

是乃服 吳人以武陵五溪夷與蜀接界蜀亡懼其

叛亂乃以越騎校尉鍾離牧領武陵太守魏巴遣漢

葭縣長郭純試守武陵太守率涪陵民入遷陵界沈約

曰漢獻帝建安六年劉璋以涪陵縣分立丹興漢葭  
二縣立巴東屬國都尉後為涪陵郡遷陵縣屬武陵

郡吳境也屯于赤沙誘動諸夷進攻酉陽赤沙蓋在  
遷陵西陽

長知兩翻之間酉陽縣屬武陵郡縣在西溪之陽劉昫曰黔州  
彭水縣漢西陽縣地吳分西陽置黔陽郡隋於郡置

彭水縣尋為黔州九域志曰漢武陵郡酉陽縣古城  
在今辰州界杜佑曰思州治務川縣亦漢酉陽地

郡中震懼牧問朝吏曰朝郡朝也西蜀傾覆邊境見

侵何以禦之皆對曰今二縣山險諸夷阻兵不可以

軍驚擾驚擾則諸夷盤結宜以漸安可遣恩信吏宣

教慰勞勞力到翻牧曰外境內侵誑誘人民誑居况翻當及其

根柢未深而撲取之柢典禮翻又丁計翻撲普卜翻此救火貴速之

執也敕外趨嚴趨讀曰促嚴裝也撫夷將軍高尚謂牧曰昔

潘太常督兵五萬然後討五溪夷事見七十二卷明帝太和五年是

時劉氏連和諸夷率化今既無往日之援而郭純已

據遷陵而明府欲以三千兵深入尚未見其利也牧

曰非常之事何得循舊即帥所領晨夜進道帥讀緣日率

山險行垂二千里斬惡民懷異心者魁帥百餘人帥所

類翻及其支黨凡千餘級純等散走五谿皆平 十二

月庚戌以司徒鄭冲為太保 壬子分益州為梁州

益州統蜀犍為汶山漢嘉江陽朱提越雋犍柯梁州統漢中梓潼廣漢涪陵巴西巴東梁古州也言西方金剛之氣疆

梁故因名焉 癸丑特赦益州士民復除租稅之

半五年復方 乙卯以鄧艾為太尉增邑二萬戶鍾

會為司徒增邑萬戶賞平蜀之功也 皇太后郭氏殂 鄧

艾在成都頗自矜伐謂蜀士大夫諸君賴遭艾故得

有今日耳如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吳漢屠成都事見四十二卷漢

光武建武十二年 艾以書言於晉公昭曰兵有先聲而後實

者漢初李左車以是說韓信艾祖其說以言於晉公司馬昭既受封錫遂書其爵 今因平蜀

之執以乘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

士疲勞不可使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

二萬人煮鹽興冶為軍農用蜀有鹽井朱提出銀嚴道邛都出銅武陽南安

臨邛沔陽皆出鐵漢置鹽官鐵官艾欲復其利並作舟船豫為順流之事然

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使疏今吏翻

宜厚劉禪以致孫休封禪為扶風王錫其資財供其

左右郡有董卓塢董卓築塢於扶風郿縣為之宮舍爵其子為

公侯食郡內縣以顯歸命之寵開廣陵城陽以待吳

人開廣陵城陽為王國以待孫休也廣陵屬徐州城陽屬青州蓋魏廣陵郡治淮陰故城城陽郡治莒

二郡壤界實相接也則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昭使監軍衛瓘

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重言曰重直用翻銜命征行

奉指授之策元惡既服至於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謂

合權宜今蜀舉眾歸命地盡南海南中之地東南東

接吳會宜早鎮定若待國命往復道途延引日月春

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

春秋公羊傳之言今吳未賓執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

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孫子曰將之至任不可不

唯人是保而利於主國之寶也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國

家計也鍾會內有異志姜維知之欲搆成擾亂乃說

會曰聞君自淮南已來筭無遺策謂平諸葛誕也說翰芮翻晉道

克昌皆君之力今復定蜀復扶又翻威德振世民高其功

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何不法陶朱公汎舟絕迹

全功保身邪越大夫范蠡既與越王句踐滅吳以雪會稽之恥乃扁舟五湖汎海而止於陶

欲絕其跡乃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且為今之道號曰陶朱公

或未盡於此也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於

老夫矣言為亂也維之智固足以玩弄鍾會於掌股之上迫於時制於命柰之何哉由是

情好歡甚好呼出則同輦坐則同席會因鄧艾承制

專事乃與衛瓘密白艾有反狀會善效人書於劔閣

要艾章表白事要一遥翻章表上之皆易其言令辭

指悖傲多自矜伐悖蒲內翻又毀晉公昭報書手作

以疑之既以怒昭又疑艾

咸熙元年是年五月始改元咸熙此猶是景元五年春正月壬辰詔以檻

車徵鄧艾晉公昭恐艾不從命敕鍾會進軍成都又

遣賈充將兵入斜谷斜昌遮翻谷音浴又古祿翻昭自將大軍從

帝幸長安將即亮翻以諸王公皆在鄴乃以山濤為行軍

司馬鎮鄴楚王彪之死盡錄諸王公置鄴事見七十五卷邵陵厲公嘉平三年行軍司馬之號

始初鍾會以才能見任昭夫人王氏言於昭曰昭夫人王

氏肅之女也生晉武帝會見利忘義好為事端好呼齊王攸後謚文明皇后

寵過必亂不可大任及會將伐漢西曹屬邵悌言於

晉公曰自漢以來丞相有東西曹掾屬今遣鍾會率十餘萬眾伐蜀

愚謂會單身無任魏制凡遣將帥皆留其家以為質任會單身無子弟故曰單身無任

通鑑卷之... 景元五年... 永安七年...

不若使餘人行也。晉公笑曰：我寧不知此邪？蜀數為

邊寇，師老民疲。我今伐之，如指掌耳。指掌言易也。數所角翻。而

衆言蜀不可伐，夫人心豫怯，則智勇並竭。智勇並竭

而疆使之，疆其兩翻。適所以為敵禽耳。惟鍾會與人意同

今遣會伐蜀，蜀必可滅。滅蜀之後，就如卿慮，何憂其

不能辦邪？言會若為亂自能辦之也。夫蜀已破亡，遺民震恐，不足

與共圖事。中國將士各自思歸，不肯與同也。會若作

惡，作為也。惡不善也。作惡作亂也。所為不善也。祇自滅族耳。卿不須憂此。

慎勿使人聞也。及晉公將之長安，悌復曰：鍾會所統

兵五六倍於鄧艾，但可敕會取艾，不須自行。晉公曰：



卿忘前言邪忘巫放翻而云不須行乎雖然所言不可宣

也我要自當以信意待人但人不當負我耳我豈可

先人生心哉先悉薦翻近日賈護軍問我頗疑鍾會不賈護

軍賈充也時為中護軍不讀曰否我答言如今遣卿行寧可復疑卿

邪復扶又翻賈亦無以易我語也我到長安則自了矣了辦

也決鍾會遣衛瓘先至成都收鄧艾會以瓘兵少欲

令艾殺瓘因以為艾罪瓘知其意然不可得距瓘監艾會

軍遣之收艾是以職分使之故不可得而距乃夜至成都檄艾所統諸將

稱奉詔收艾其餘一無所問若來赴官軍爵賞如先

謂復加爵賞如先平蜀時也敢有不出誅及三族比至鷄鳴比必寐翻

悉來赴瓘唯艾帳內在焉平日開門瓘乘使者車續漢

志有大使車小使車諸使車大使車立乘駕駟赤帷

持節者重導從賊曹車斧車督車功曹車皆兩大車

伍伯璵弩十二人辟車四人從車四乘無節單導從

者減半小使車不立乘有駢赤屏泥油重絳帷導無

斧車近小使車蘭輿赤轂白蓋赤帷從騶騎四十人

此謂追捕考察有所勅取者之所乘也諸使車皆朱

班輪四輻赤衡軛徑入至艾所艾尚卧未起遂執艾父子置

艾於檻車諸將圍欲劫艾整仗趣瓘營趣七瓘輕出

迎之偽作表草將申明艾事詭言將申明艾無反心諸將信之

而止丙子會至成都送艾赴京師會所憚惟艾艾父

子既禽會獨統大衆威震西土遂決意謀反會欲使

姜維將五萬人出斜谷為前驅會自將大衆隨其後

既至長安令騎士從陸道步兵從水道順流浮渭入

河以為五日可到孟津與騎兵會洛陽一旦天下可

定也談何容易會得晉公書云恐鄧艾或不就徵今遣中

護軍賈充將步騎萬人徑入斜谷屯樂城諸葛亮所築成固之

樂城也吾自將十萬屯長安相見在近會得書驚呼所

親語之曰但取鄧艾相國知我獨辦之謂昭知會之足以辦取艾

之事語今來大重大讀曰太必覺我異矣異變也便當速發

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漢不失作劉備也蜀漢謂漢

蜀郡漢中郡之地丁丑會悉請護軍郡守牙門騎督以上此皆

從會軍在成都者也及蜀之故官為太后發哀於蜀朝堂明元郭太

后去年殂蜀都成都矯太后遺詔使會起兵廢司馬

昭皆班示坐上人坐祖使下議訖書版署置更使所

親信代領諸軍所請羣官悉閉著益州諸曹屋中著

略城門宮門皆閉嚴兵圍守衛瓘詐稱疾篤出就外

解解古隘會信之無所復憚姜維欲使會盡殺北來

諸將已因殺會盡坑魏兵復立漢主密書與劉禪曰

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

而復明姜維之心始終為漢千載之下炳炳會欲從

維言誅諸將猶豫未決會帳下督丘建風俗通丘魯

又云齊太公封於營本屬胡烈會愛信之建愍烈獨

丘支孫以地為氏

坐啓會使聽內一親兵出取飲食諸牙門隨例各內

一人烈給語親兵及疏與子淵曰丘建密說消息會

已作大坑白楛數千給徒亥翻語牛倨翻楛步項翻欲悉呼外兵入

人賜白帽帽魏武帝所製狀如弁缺四角帽苦洽翻拜散將將即亮翻以次楛

殺內坑中諸牙門親兵亦咸說此語一夜轉相告皆

徧已卯日中胡淵率其父兵雷鼓出門雷盧對翻諸軍不

期皆鼓譟而出曾無督促之者而爭先赴城時會方

給姜維鎧杖杖與仗同直亮翻白外有匆匆聲似失火者許

容翻又許勇翻毛晃有頃白兵走向城會驚謂維曰許

兵來似欲作惡當云何維曰但當擊之耳會遣兵悉

殺所閉諸牙門郡守內人共舉机以柱門內人謂會所閉在屋

內者机舉綺翻机案也兵斫門不能破斯須城外倚梯登城斯

也須待也言其間無多時於此可待也或燒城屋蟻附亂進矢下如雨

牙門郡守各緣屋出與其軍士相得姜維率會左右

戰手殺五六人衆格斬維爭前殺會考異曰衛瓘傳曰會留瓘謀

議乃書版云欲殺胡烈等舉以示瓘不許因相疑貳瓘如廁見胡烈故給使使宣語三軍言會反會逼瓘

定議經宿不眠各橫刀膝上在外諸軍已潛欲攻會瓘既不出未敢先發會使瓘慰勞諸軍瓘便下殿會

悔遣之使呼瓘瓘辭眩疾動詐仆地比出閣數十信追之瓘至外解服鹽湯大吐會遣所親人及醫視之

皆言不起會由是無所憚及暮門閉瓘作檄宣告諸軍並已唱義陵旦共攻會殺之常璩華陽國志曰會

命諸將發喪因欲誅之諸將半入而南安太守胡烈等知其謀燒成都東門以襲殺會及維今從魏志又

世語曰維死時見剖膽如斗大會將士死者數百人

如斗非身所能容恐當作升

殺漢太子璿及姜維妻子軍眾鈔略死喪狼籍璿從宣翻

鈔楚交翻衛瓘部分諸將數日乃定分扶問翻鄧艾本營將士

追出艾於檻車迎還衛瓘自以與會共陷艾恐其為

變乃遣護軍田續等將兵襲艾遇於縣竹西斬艾父

子艾之入江油也田續不進艾欲斬續既而捨之及

瓘遣續謂曰可以報江油之辱矣鎮西長史杜預言

於眾曰伯玉其不免乎衛瓘行鎮西軍司而杜預為鎮西長史則為同僚而軍事

則瓘任之也身為名士位望已高既無德音又不御

下以正謂激田續使報鄧艾而行其私也將何以堪其責乎瓘聞之

迴本字作延說  
文行步延也

不候駕而謝預預恕之子也

杜恕見七十三卷  
明帝景初元年

鄧艾

餘子在洛陽者悉伏誅徙其妻及孫於西城

西城縣屬魏興

郡為晉武帝叙  
艾孫灼張本

鍾會兄毓嘗密言於晉公曰會挾術

難保不可專任及會反毓已卒

恤翻

晉公思鍾繇之

勳與毓之賢

鍾繇有定關中之功

特原毓子峻迪官爵如故

裴松

之曰迪勅連翻

會功曹向雄收葬會尸晉公召而責之曰往

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問

事見上卷  
景元元年

鍾會

躬為叛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當如王法何

復扶又翻

雄

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

記月令孟春之月掩骼埋胔鄭玄注曰骨

枯曰骸肉腐曰胔陸德明曰露骨曰骼有肉  
當時豈



先卜其功罪而後收葬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  
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引於下以此訓物  
不亦可乎何必使雄背死違生以立於世皆蒲明公  
雎對枯骨言會已誅晉公復以枯骨為雎對不令收葬捐之中野豈仁賢  
之度哉晉公悅與宴談而遣之 二月丙辰車駕還

洛陽 庚申葬明元皇后 初劉禪使巴東太守襄

陽羅憲將兵二千人守永安 姓譜羅本潁頊末肩受封於羅國今房州也為

楚所滅子孫以為氏譙周巴記曰漢獻帝初平六年益州司馬趙韙建議分巴郡諸縣漢安以下為永安

郡建安六年劉璋改永安為巴東郡治魚復縣蜀先主章武二年改魚復曰永安聞成都敗

吏民驚擾憲斬稱成都亂者一人百姓乃定及得禪

手敕乃帥所統臨于都亭三日帥讀曰率都亭求安之

吳聞蜀敗起兵西上上時掌翻外託救援內欲襲憲憲曰

本朝傾覆朝直遙翻吳為唇齒不恤我難而背盟徼利難

旦翻徼一遙翻不義甚矣且漢已亡吳何得久我寧能為吳

降虜乎降戶江翻保城繕甲告誓將士厲以節義莫不憤

激吳人聞鍾鄧敗白城無主有兼蜀之志而巴東固

守兵不得過乃使撫軍步協率眾而西協步騰子吳以為撫軍將

軍憲力弱不能禦遣參軍楊宗突圍北出告急於安

東將軍陳騫又送文武印綬任子詣晉公協攻永安

憲與戰大破之吳主怒復遣鎮軍陸抗等帥眾三萬

人增憲之圍

時吳以陸抗為鎮軍將軍都督西陵帥讀曰率

三月丁丑以

司空王祥為太尉征北將軍何曾為司徒左僕射荀

顛為司空

顛魚豈翻

己卯進晉公爵為王增封十郡高貴

鄉公甘露二年晉公始封八郡帝景元之二三年加封司州之弘農雍州之馮翊凡十郡今又增封十郡凡

二十郡

王祥何曾荀顛共詣晉王

顛魚豈翻顛謂祥曰相王

尊重何侯與一朝之臣

何侯謂何曾一朝之臣謂舉魏朝之臣也朝直遙翻下同

皆已盡敬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無所疑也祥曰相國

雖尊要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王公相去一階

而已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

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我不為也及入顛遂拜而祥

獨長揖王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也 劉

禪舉家東遷洛陽時擾攘倉猝禪之大臣無從行者

姜維既死張翼廖化董厥必亦死於亂兵矣 惟祕書令郤正及殿中督汝

南張通捨妻子單身隨禪禪賴正相導宜適舉動無

闕宜當也適亦當也禪初入洛見魏君臣其禮各有所當嗚呼使正束帶立於朝上而擯贊漢主下而

與賓客言事事合宜而無闕失豈非人臣之至願哉 乃慨然歎息恨知正之晚

初漢建寧太守霍弋都督南中 建寧漢益州郡也蜀後主建興元年改建

寧郡治味縣 聞魏兵至欲赴成都劉禪以備敵既定不聽

成都守弋素服大臨三日 臨力 諸將咸勸弋宜速

降 降戶江 弋曰今道路隔塞 塞悉 未詳主之安危去

安樂人順天府順義

業此漢漁陽

郡安樂如也

華陽國志則

云安樂在上

庸與考志

就大故不可苟也若魏以禮遇主上則保境而降不

晚也若萬一危辱吾將以死拒之何論遲速邪得禪

東遷之間始率六郡將守上表曰南中七郡而此言六郡者蓋越雋已

降魏也將即亮臣聞人生在三事之如一惟難所在

則致其命無父母烏生無君烏以為生今臣國敗主

附守死無所是以委質不敢有貳質如晉王善之拜

南中都尉委以本任丁亥封劉禪為安樂公晉志安樂屬燕

國樂音洛子孫及羣臣封侯者五十餘人晉王與禪

宴為之作故蜀技蜀技蜀樂也如巴渝舞之類也為于偽翻下同技與伎同渠綺翻

旁人皆為之感愴而禪喜笑自若王謂賈充曰人之

無情乃至於此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全况姜

維邪佗日王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

也郤正聞之謂禪曰若王後問宜泣而答曰先人墳

墓遠在岷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西悲用詩東山語此儒生之搜章摘

也句因閉其目會王復問復扶禪對如前王曰何乃似

郤正語邪禪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笑 夏四月

新附督王稚浮海入吳句章新附督蓋以吳人新附者別為一部置督以領

之句章縣屬會稽郡賢曰略其長吏及男女二百餘

口而還長知五月庚申晉王奏復五等爵封騎督

以上六百餘人賞平蜀之功也周制列爵五等公侯

通鑑卷一百一十八 十一

廢五等爵漢列侯以戶為差獻帝建安二十年魏王操置名號侯以賞軍功虛封自此始矣今雖復五等爵亦虛封也

甲戌改元始改元 咸熙

癸未追命舞陽

文宣侯懿為晉宣王忠武侯師為景王 羅憲被攻

凡六月被皮義翻救援不到城中疾病大半或說憲棄城

走說輸芮翻 下布說同憲曰吾為城主百姓所仰危不能安急

而棄之君子不為也畢命於此矣陳騫言於晉王遣

荊州刺史胡烈將步騎二萬攻西陵以救憲秋七月

吳師退晉王使憲因仍舊任加陵江將軍沈約志魏置陵江將

軍為四十號之首言欲陵駕江流以蕩平吳會也封萬年亭侯 晉王奏使

司空荀顛定禮儀中護軍賈充正法律尚書僕射裴

吳王萬年亭亭未詳

三十一

景元改延

熙元并

永安七年

秀議官制太保鄭冲搃而裁焉 吳分交州置廣州

漢武帝元鼎六年開百越置交趾州刺史治龍編

帝建安八年改曰交州治蒼梧廣信縣十六年徙治

南海番禺縣至是分爲二州 吳主寢疾口不能言

廣州治番禺交州還治龍編

乃手書呼丞相濮陽興入令子翬出拜之 翬讀如變 休把

興臂指翬以託之癸未吳主殂諡曰景帝 年三十 羣臣

尊朱皇后爲皇太后吳人以蜀初亡交趾攜叛 謂呂

也 國內恐懼欲得長君 長知兩翻 左典軍萬彧嘗爲烏程

令與烏程侯皓相善稱皓之才識明斷長沙桓王之

儔也 孫策謚長沙桓王斷丁亂翻 又加之好學奉遵法度 好呼屢

言之於丞相興左將軍布興布說朱太后欲以皓爲



嗣朱后曰我寡婦人安知社稷之慮苟吳國無隕宗

廟有賴可矣賴恃也於是遂迎立皓改元元興大赦

皓字元宗八月庚寅命中撫軍司馬炎副貳相國

事依五官將初鍾會之伐漢也辛憲英謂其夫之

從子羊祜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從才用

呂吾畏其有他志也會請其子郎中琇為參軍琇息

憲英憂曰他日吾為國憂今日難至吾家矣為于偽

日琇固請於晉王王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軍

旅之閒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琇竟以全歸詔以琇

嘗諫會反賜爵關內侯琇司馬師夫人之從父弟

詔以琇二字未有  
癸巳三字

九月戊午以司馬炎為撫軍大將軍

晉志撫軍大將軍位從公班驃

騎車騎衛伏波等將軍下

辛未詔以呂興為安南將軍都督交

州諸軍事以南中監軍霍弋遙領交州刺史得以便

宜選用長吏弋表遣建寧爨谷為交趾太守

爨氏建寧之大

姓世為耆帥至隋唐為東爨西爨蠻杜佑曰昆明在越嵩西南諸爨所居率牙門董元毛

昺昺古迴翻又古惠翻

孟幹孟通爨能李松王素等將兵助興

未至興為其功曹王統所殺

吳主貶朱太后為景

皇后

貶其號從夫而自父其父母其母

追謚父和曰文皇帝尊母何

氏為太后

冬十月丁亥詔以壽春所獲吳相國參

軍事徐紹為散騎常侍水曹掾孫或為給事黃門侍

郎水曹掾吳相府所置吳未嘗置相國魏人以晉王  
良為相國因亦稱吳丞相參軍為相國參軍掾于綃

翻以使於吳使使其家人在此者悉聽自隨不必使

還以開廣大信言吳不必使還以廣中晉王因致書

吳主諭以禍福初晉王娶王肅之女生炎及攸以

攸繼景王後司馬師攸性孝友多才藝清和平允名

聞過於炎問音晉王愛之常曰天下者景王之天下

也吾攝居相位百年之後大業宜歸攸炎立髮委地

手垂過膝膝同嘗從容問裴秀曰人有相否因以異

相示之從千容翻秀由是歸心羊琇與炎善為炎畫

策察時政所宜損益偽為于皆令炎豫記之以備晉王

訪問晉王欲以攸為世子山濤曰廢長立少違禮不

祥長知兩翻賈充曰中撫軍有君人之德不可易也

何曾裴秀曰中撫軍聰明神武有超世之才人望既

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相息亮翻晉王由是意定

丙午立炎為世子為晉武帝不能容齊王攸張本吳主封太子

及其三弟皆為王霍弟名霍霍音如兕觥之觥次名鉅鉅音如草莽之莽次名冠冠音

如褒衣下寬大之褒皆吳主休自作名字立妃滕氏為皇后初吳主之

立發優詔恤士民開倉廩振貧乏科出宮女以配無

妻者科條也禽獸養於苑中者皆放之當時翕然稱為

明主及既得志麤暴驕盈多忌諱好酒色好呼到翻大小

失望濮陽與張布竊悔之或譖諸吳主十一月朔興

布入朝朝直吳主執之徙於廣州道殺之夷三族以

后父滕牧為衛將軍錄尚書事牧肩之族人也滕肩為孫

殺是歲罷屯田官置屯田官事見六十二卷漢獻帝建安元年

浙江圖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八

柔兆閏茂且月庚辰點句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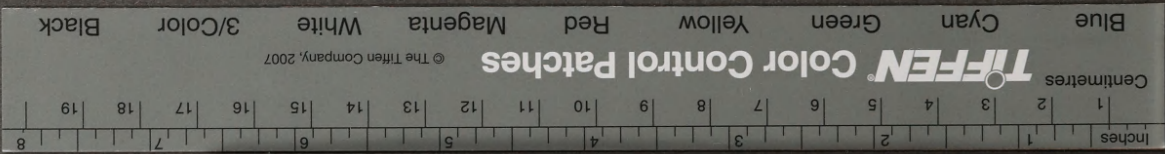
乙登記號：002080

一九 年 月 日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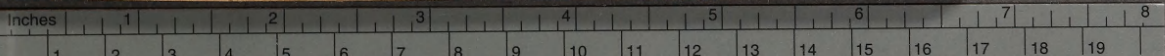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